

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

[珍藏版]

窗下的树皮小屋

百年百部



冰波◎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BEI CHILDREN'S PRESS

B

作者简介

冰波，本名赵冰波，杭州人。一个从小就爱幻想、自卑而内向的人，他发现最适合自己的事就是写童话，至今写童话已经有26年的历史。

他创作的童话，从婴幼儿至中学生均有适龄的作品，已出版各种童话著作150余本。

他的作品主要风格是抒情、优美，富有意境，被称为“抒情派”童话的代表人物。

主要作品有：童话集《窗下的树皮小屋》、《毒蜘蛛之死》、《冰波童话》、《蛤蟆小姐减肥》，中篇童话《长颈鹿拉拉》、《怪蛋之谜》、《红蜻蜓，红蜻蜓》，长篇童话《狼蝙蝠》、《阿笨猫全传》等。

他是以下奖项的得主：全国“五个一工程”奖（3次）、国家图书奖（2次）、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3次）、宋庆龄儿童文学奖（1次）、冰心儿童图书奖（6次）。

- 绿色：纯真篇
 - 青蛙国王
 - 白云
 - 露珠项链
 - 买梦
 - 树上的鞋子
 - 耳朵上的绿星
 - 梨子提琴
 - 树叶鸟
 - 沙漠上的脚印
 - 小精灵的冬天
 - 小老虎的大屁股
 - 红女巫
 - 小青虫的梦
- 紫色：典雅篇
 - 钟声
 - 九叶草
 - 蛤蟆的明信片
 - 丁铃铃
 - 一路平安
 - 蓝鲸的眼睛
 - 晚安，我的星星
 - 窗下的树皮小屋
 - 永远的萨克斯
 - 秋千，秋千……
 - 孤独的小螃蟹
- 橙色：奇思篇
 - 红纱巾
 - 神秘的眼睛
 - 狮子和苹果树
 - 神奇的颜色

- [毒蜘蛛之死](#)
 - [老蜘蛛的礼物](#)
 - [火龙](#)
 - [如血的红斑](#)
 - [猩猩王非比](#)
- [黑色：幽默篇](#)
 - [时髦的运动](#)
 - [牙签销售大法](#)
 - [卜拉拉飞蛾](#)
- [本书作品获奖记录](#)
- [冰波童话的情绪变调](#)
- [民族形式与现代意识——关于冰波童话《蓝鲸的眼睛》及其他](#)

绿色：纯真篇

青蛙国王

在一个小池塘里，生活着许多青蛙。他们都长得一模一样，分不清谁是谁。但是没有关系，大家还是很友好地住在一起。

有一天，青蛙国王到这里来视察了。于是，所有的青蛙们马上排好队，欢迎国王的到来。

青蛙国王驾到了。他头上戴着金皇冠。青蛙国王昂着头，只用眼角看池塘里的青蛙们：“瞧这些池塘里的青蛙，长得多么普通、多么俗气！”

一只小青蛙悄悄地问一只老青蛙：“什么叫‘俗气’呀？”

老青蛙说：“就是说咱们长得很低级、很难看。”

小青蛙朝国王仔细看了看，说：“我觉得，国王除了头上戴着皇冠，和我们也是一模一样的呀。”

就在这个时候，刮起了一阵大风，把青蛙国王的金皇冠吹掉了。金皇冠在地上滚了几下，掉在池塘里，沉到水底下去了。不过，这件事，粗心的青蛙们没有看到。

过了一会儿，大家发现国王不见了，非常紧张：“国王呢？国王哪去了？”

有一只青蛙在叫着：“我就是国王，我就是国王！”

青蛙们都笑他：“你算什么国王。你长得和我们一样俗气，而且，头上也没有皇冠呀。”

那只青蛙一边跳，一边叫着：“我就是国王呀，我就是国王呀。”

所有的青蛙都笑起来：“瞧这只青蛙，他疯了。”

青蛙们笑着，都走开去，只管自己去捉虫子吃。

那个掉了皇冠的国王心里想：“怎么回事？难道他们没有从我的高贵的长相上看出来，我就是他们的国王吗？”

其实，他长得与一般的青蛙真的没什么两样。从此以后，青蛙们就没有国王了。

白云

胖小猪和小白兔，本来是最要好的朋友。可是，今天却为了一件小事，吵架了。

小白兔说：“哼，叫你夜里睡不着觉！”

胖小猪说：“哼，叫你的毛变得黑黑的！”

他俩都气呼呼地回家了。到了晚上，怪事发生了：

胖小猪本来一挨上枕头，就会呼噜呼噜睡着了，可是今天却翻来覆去，总睡不着。数到一百，还是睡不着。哎呀，难受死了！

小白兔呢，睡觉前总要照照镜子，今天一照，吓了一跳：一身雪白雪白的毛，全变黑了！用水洗，用肥皂擦，一点没用，还是黑黑的。哎呀，脏死了！

小白兔哭了一夜。胖小猪也一夜没睡。

第二天，胖小猪一看见小白兔变成了小黑兔，就难过起来，“都是我不好，我是个坏猪！”他在心里骂着自己，跑到山上躲了起来。

胖小猪爬上高高的山顶，看见一朵朵白云在脚下飘过。他想，用白云洗个澡，小白兔会变白的吧？

胖小猪呼噜呼噜奔下山，回家拿了条大口袋，又呼噜呼噜爬上山顶。他捉住了好几朵白云，装进大口袋。一会儿，就装满了。

胖小猪背着一大口袋白云下了山，满头大汗地来到小白兔面前。

“你……洗个白云澡吧，会……白的。”

说完，胖小猪就难为情地跑回家了。

小白兔从口袋里，捧出一朵白云往身上一擦，啊，真灵！擦过的地方，立刻又变得雪白雪白。小白兔真是高兴极了。

多好的白云呀，她真舍不得全用完……

晚上，胖小猪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还是睡不着。他数到二百，还是醒着。他难过得想哭了。

“笃笃！”是小白兔来了，怀里抱着个大枕头。胖小猪一看，哟，小白兔真白，真好看！

小白兔说：“这是用白云缝的枕头，给你枕吧。”说完，把枕头往胖小猪怀里一塞，就难为情地跑回去了。

胖小猪枕着软软的白云枕头，又开始数：“一，二，三……”

还没数到十，胖小猪就呼呼地睡着了。

露珠项链

在小虫里面，长得最丑的要算小蜘蛛了。

蟋蟀、纺织娘，还有蚂蚱，她们都穿着漂亮的裙衫，特别瞧不起小蜘蛛，总说：“黑不溜秋的，小蜘蛛最丑！”

就连毛毛虫也瞧不起小蜘蛛，她说：“我将来会变成花蝴蝶的，她小蜘蛛变什么呀？”

小蜘蛛当然很难过，所以她总是不敢和她们一起玩，独自躲在角落织网。

“我自己织网玩儿吧。”小蜘蛛这样想。

小蜘蛛能织很好的网，又整齐又有弹性。

有一天，小蜘蛛早上醒来，忽然发现她的网上，缀满了星星点点的露珠。这些露珠被太阳一照，都闪出了绚丽的色彩，看起来是那样的美丽。

小蜘蛛的心儿“冬冬”地跳着，想：我能把它们收集起来吗？太阳会把它们晒没的，得把它们放到阴凉的地方去晾着……

小蜘蛛很小小心地把一串串的露珠连着丝一起拆下来，轻轻地拿到野花的叶子下挂着。

“晾着，晾着，它们会变成真的珠子吧？”她这样想着，一直在旁边守护着，不走开一步。

这样过了三天。小蜘蛛用脚尖，很轻地碰了一下露珠。

“啊，它没有掉下来！”她惊喜极了。

她又稍稍重一点儿弹了一下露珠。

“丁……”露珠发出一声清脆而细微的音响。

“天哪，它们变成真珠子了！”小蜘蛛叫出声来，心儿“冬冬”地跳得好快。

她仔仔细细地把珠子收下来。一、二、三，啊，一共有三串哪。她把三串珠子结好，做成了三串项链。

小蜘蛛多喜欢她的项链啊，轻轻地抚摸它们。“不过我太丑了，戴它们好可惜呢。”她想。

小蜘蛛把三串项链送给了蟋蟀、纺织娘和蚂蚱。她们戴着项链，变得更美了。流着光溢着彩的项链，使她们美得像新娘子。

毛毛虫没有得到项链，难过得要滴下泪来。

小蜘蛛说：“别难过，下次我再给你做。等你变成蝴蝶了，再戴项链不是更好吗？”

毛毛虫说：“嗯。”

小蜘蛛走开了。她说：“再见，我去织网了。”

小蜘蛛驼着背，在地上爬的样子，依然很丑。

可是，蟋蟀、纺织娘、蚂蚱和毛毛虫，这次都没有嘲笑小蜘蛛。

她们看见，小蜘蛛又在一个角落忙活着，她还要织最好的网，晾最美的珠子。

买梦

有一天，小松鼠独个儿呆在松树上，东张西望，忙着采松子。

一只小红鸟飞来了，很高兴地对小松鼠说：“小松鼠，告诉你吧，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和一只好漂亮的大蝴蝶一起玩呢！”

小松鼠眨眨眼睛，心想：哟，这可真好！

小红鸟飞走了。小黄鸟又飞来了，对小松鼠说：“小松鼠，告诉你吧，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朵孔雀花，美极了。”

小松鼠又眨眨眼睛，心想：哟，这可真好！

小黄鸟说完，就飞走了。

小松鼠想：呀，做梦真美。今天晚上，我也要做一个梦。

到了晚上，他早早睡在床上，闭上眼睛，等着梦来。小松鼠等呀等呀，慢慢睡着了。

可是他没有做梦。

小松鼠一觉醒来，闭着眼睛想了想：咦？我什么梦也没有做呀。他很不高兴。

突然，小松鼠想到一个好主意：“对了，我去买一个梦吧。”

他拿了一分钱，买梦去了。

小松鼠走到大湖边，看到红鲤鱼在水里游。他对红鲤鱼说：“红鲤鱼，红鲤鱼，我想买一个梦，你有吗？”

红鲤鱼说：“我不卖梦。”说完，红鲤鱼游走了。她那红红的尾巴，在绿绿的湖水里，一甩，一甩。

这时候，一只白天鹅落到了水面上，小松鼠对天鹅说：“白天鹅，白天鹅，我想买个梦，你有吗？”

白天鹅说：“我不卖梦。”说完，白天鹅扑着翅膀向天上飞去。她那雪白的大翅膀，在蓝蓝的天空里，一扇，一扇。

小松鼠又到树林里，看到小白兔在树林里荡秋千。

小松鼠大声说：“小白兔，小白兔，我想买一个梦，你有吗？”

小白兔说：“我的梦怎么能卖给你呢？”说完，又荡起秋千来。她荡呀，荡呀，好像一朵白云在飘。

小松鼠买不到梦，难过地回家去了。

天黑了，他想：我没有买到梦，今天晚上肯定也不会做梦了。

夜里真静，小松鼠轻轻呼吸着，一下子睡着了。

小松鼠开始做梦了。

他做了一个大湖的梦。在梦里，他和红鲤鱼一起在湖中游来游去，一起做游戏。

接着，他又做了一个飞的梦。在梦里，白天鹅背着他，在蓝天上飞，越过湖水，越过高山，飞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还做了一个秋千的梦。在梦里，他和小白兔坐在秋千上，荡呀，荡呀，荡到云朵里去了……

天亮时，他眨着眼睛，想着自己做过的梦。

“原来，我会做这么多好玩的梦呀！”小松鼠高兴极了。

可是，他还有点不明白：以前我不会做梦，为什么现在会做了呢？

树上的鞋子

“笃笃笃，笃笃笃。”

在一张抖呀抖的蜘蛛网上，蜘蛛老鞋匠在那里钉鞋子呢。蜘蛛是一位手艺很好的老鞋匠，他能用小野果壳上削下来的皮，做成一双双精致的小皮鞋，走起来还会“的咯的咯”响。

小虫虫们都来请蜘蛛老鞋匠做小皮鞋。

蟋蟀穿着小皮鞋去音乐会上演奏小提琴，蚂蚱穿着小皮鞋去参加时装表演，就连蜜蜂也是穿着小皮鞋去采蜜的。反正，不管是谁，只要穿上了小皮鞋，就特别有派头哪。

蜘蛛老鞋匠可真忙坏了，每天“笃笃笃，笃笃笃”地钉着鞋子。

这天，小毛毛虫也来了。

“蜘蛛老伯伯，给我也做一双鞋子，好吗？”毛毛虫的声音细细的，很胆怯。

“你？”蜘蛛老鞋匠很吃惊，那意思就是说，你这么难看，也想穿皮鞋？

毛毛虫说：“是的，我也想穿‘的咯的咯’响的小皮鞋。”

蜘蛛老鞋匠看了一眼毛毛虫那六只又粗又壮的肉脚，说：“唉，你的脚板也太大了……”

蜘蛛老鞋匠又叹了一口气，说：“唉，好吧好吧。不过，你得等我做完了这蜈蚣先生的四十二只鞋子，才轮到给你做呀。”

天哪，四十二只！蜈蚣先生的脚也太多了！

不过，毛毛虫还是很高兴：“谢谢蜘蛛老伯伯，我愿意等着。”

毛毛虫迈着轻轻脚步，爬到旁边一根小树枝上，静静地等着。

“笃笃笃，笃笃笃。”

钉鞋子的声音不断地传过来。

起先，毛毛虫觉得这声音很好听，可听到后来，就打起瞌睡来。

风儿吹在毛毛虫身上，好冷啊，她打了好几个寒噤。

为了保暖，毛毛虫吐出丝来，结了一个茧，把自己包在里面。

“我在茧里等着吧……”毛毛虫这样想着，睡着了。

蜘蛛老鞋匠终于做完了蜈蚣先生的四十二只小皮鞋，接着，他就开始给毛毛虫做。很快，给毛毛虫的六只鞋子就做好了。

不过，这六只鞋子不像别的鞋子那样小巧玲珑，而是胖鼓鼓的，像没盖没嘴的茶壶似的。

“咦？毛毛虫哪儿去了，怎么不来拿鞋子呢？”蜘蛛老鞋匠等了一会，又等了一会，最后，只好把鞋子串起来，挂在树上。

“毛毛虫来了，会看到她的鞋子的。”蜘蛛老鞋匠这样想着，收起摊子，回家去了。

好几天过去了，鞋子还挂在树上。

毛毛虫在哪里呢？她还在她的茧里面睡觉呢。

终于有一天，毛毛虫醒来了，重新从她的茧里钻出来。可她已不再是毛毛虫了，她变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长着一对漂亮的翅膀和细细长长的六只小脚。

蝴蝶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挂在树上的六只鞋子。

“哟，这是什么东西？看起来真漂亮。”蝴蝶自言自语地说着。睡了这么长一觉，她已经忘记自己曾经是毛毛虫，也忘记了自己曾经多么想穿上“的咯的咯”响的小皮鞋。

蝴蝶朝树上的鞋子看了好久。

“它们在风里晃得多轻松自在哪！”蝴蝶这样想着，向那些鞋子飞过去。她在每一只鞋窝窝里，都产下了一些卵。“让我的宝宝睡在里面吧，这是最好的摇篮啦。”

蝴蝶说着飞走了。她想去给自己那六只美丽的小脚找鞋子穿。“最好是会‘的咯的咯’响的小皮鞋。”她想。

树上的六只鞋子，还在风里面轻轻地晃着、摇着鞋窝窝里的那些小宝宝。将来，等这些小毛毛虫出世了，他们会不会知道这六只鞋子是怎么来的呢？

“笃笃笃，笃笃笃。”

又传来钉鞋子的声音，蜘蛛老鞋匠不知又在给谁做小皮鞋哩。

耳朵上的绿星

今天晚上，森林里要开个音乐会。小松鼠要到台上去表演唱歌。

小松鼠想：上台表演，一定要打扮得很美才行呀，我怎么打扮才好呢？

小松鼠来到了花园里，她看到了绿绿的小草。小松鼠想：我用小草编顶帽子，戴在头上一定很美。

小松鼠刚要去摘小草，小草说：“别摘我，别摘我，我要痛的呀！”

小松鼠没有摘小草，走开了。

小松鼠又看到了一朵红红的玫瑰花，她想：我用玫瑰花的花瓣，把嘴唇涂得红红的，一定也很美。

小松鼠刚要去采玫瑰花，玫瑰花说：“别采我，别采我，我要痛的呀！”

小松鼠没有采玫瑰花，又走开了。

这时候，躲在一片树叶底下的两只萤火虫，看到了这一切。他们说：“绿绿的小草，是我们玩的地方；红红的玫瑰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小松鼠不摘草，也不采花，她真好。”

小松鼠回到了家，心里很难过。她想：我什么也没打扮，去参加音乐会，一定不会显得漂亮了。

晚上，月亮出来了。小松鼠去参加音乐会，要路过花园。

小松鼠走过小草的身旁，又走过了玫瑰花的身旁。这时候，两只萤火虫轻轻地飞了起来，悄悄地跟着小松鼠。

森林音乐会开始了。第一个节目，就是小松鼠唱歌。

小松鼠轻盈地跳上舞台。台下所有的观众都惊呆了：啊，小松鼠从来没有这么漂亮过！她的两只尖尖的小耳朵上，有两颗绿色的小星星。

小松鼠的歌唱得美妙极了，把满天的星星都唱出来了，眨着眼睛静静地听。可是，天上的星星再美，也美不过小松鼠耳上的两颗绿色的小星星。

谁也没有看出来，小松鼠耳朵上的绿星，就是两只萤火虫扮的，连小松鼠自己也不知道呢！

梨子提琴

住在松树上的小松鼠，有一天从树上爬下来，到地上来玩。他在地上走来走去，突然看见一个大梨子。大梨子颜色黄黄的，一头大一头小，可是小松鼠不认识它。

“咦？这是什么东西呀？真好玩。”

小松鼠费了好大的劲，把梨子背回家了。他找来一把刀，把梨子对半切开，一股香味飘散开来了。

“啊，好香啊，好香啊。”

小松鼠把半个梨子吃掉了。那剩下的半个，他舍不得吃了。他捧着那半个梨子左看右看，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我用它来做一把提琴吧！”

小松鼠真的把它做成了一把小提琴，又用小树枝和自己的胡子，做成了一把琴弓。

他坐在树枝上，拉起提琴来了。

好听的声音，带着一股淡淡的香味，传到很远很远。

这样好听的音乐，森林里从来没有过。

这时候，在森林里的一个地方，有一只狐狸在追一只小鸡。小鸡一面哭，一面拼命地跑。

“我一定要捉住你！”狐狸很凶地说。

狐狸跑得快，小鸡跑得慢，狐狸很快就追上小鸡了。“救命呀，救命呀！”小鸡吓得尖声乱叫。

突然，好听的音乐传进了狐狸的耳朵。呀，真好听呀！狐狸对小鸡喊起来：

“喂，你别跑啦，我不捉你了，我要去听音乐。”

这时候，在森林里的另一个地方，有一头狮子在追一只小兔子。小兔子一面哭，一面拼命地跑。

“我一定要把你捉住！”狮子凶狠地说。

狮子脚步大，小兔子脚步小，狮子很快就要追上小兔子了。“救命呀，救命呀！”小兔子吓得尖声乱叫。

突然，好听的音乐传进了狮子的耳朵里。呀，真好听呀！狮子对小兔子喊起来：

“喂，你别跑啦，我不捉你了，我要去听音乐。”

小松鼠还在松树上拉提琴。

动物们都悄悄地来到了松树下。大家的脚步轻轻的，呼吸也轻轻的，在松树下坐下来。

狐狸也来了。他的身后，跟着那只小鸡。

狮子也来了，他的身后，跟着那只小兔子。

大家仰起头，看着在松树上拉提琴的小松鼠。

拉呀，拉呀，星星也来听，月亮也来听。

优美的音乐，好像都流到动物们的心里去了，大家都觉得甜蜜蜜的。

森林里，又美好又安静。

狐狸让小鸡躺在他的大尾巴上，这样，小鸡听音乐时会觉得更舒服。狮子让小兔子躺在他的怀里，这样，小兔子听音乐时会觉得更暖

和。

小松鼠拉着拉着，突然，从提琴上掉下来一粒东西，掉在地上不见了。

“咦？是什么掉下来了呢？”

小松鼠说：“大概是我不小心，让提琴里的一个小音符掉出来了
吧？”

第二天，掉在地里的小音符，长出来一棵小绿芽，啊，是小音符在地里发芽了！

动物们都来看这棵小绿芽。大家说：“瞧，它那弯弯的样子，真像个怕难为情的小音符呢！”

小松鼠拉提琴给小绿芽听。

听到琴声，小绿芽很快地长大了，长成了一棵大树。大树上，又结出了很多很多的梨子。这些梨子，有的很大，有的很小，长了满满的一树。

小松鼠说：“这些梨子，都可以做提琴呢！”

小松鼠把梨子摘下来，送给动物们。最大的送给狮子；不大不小的，送给狐狸和小兔子；小的送给小鸡；最小的，送给了小甲虫。

这些梨子，都做成了大提琴、中提琴和小提琴。

有了提琴，动物不再追来打去了，他们每天在一起学拉琴。到了有月亮的晚上，动物们都到松树下来开月光音乐会。

现在，森林里到处可以听到音乐，到处都有快乐。

树叶鸟

树妈妈是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的。树妈妈的孩子是谁？就是长在树上的那些叶子呀。孩子可真多，他们从一丁点儿的小芽芽，长成一片美丽的叶子，花了树妈妈多少的心血呀。

“夏天是多么美好啊……”树妈妈回忆着。

夏天的时候，叶子们特别绿，特别亮，特别精神，整天在风里跳着舞……

可是，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唉，”树妈妈叹了一口气，“我好冷啊，快拉不住我的孩子们了。”

秋风呼呼地吹着。

在冷冷的秋风中，树叶们都冷得变黄了，失去了他们的绿色，失去了他们的鲜亮和精神。最后，他们终于离开了树妈妈，随风飘着，翻滚着。

就在树叶快要飘落到地上的那一刻，他们都化成了小鸟——一只只黄色的小鸟。

小黄鸟们向远方飞去，他们心里有个同样的愿望，要为树妈妈去寻找温暖，寻找绿色。

飞啊，飞啊，这么大个世界，他们没心思玩，一直向前飞着。

“妈妈很冷呢，妈妈很冷呢。”小黄鸟们想。

终于，他们飞到了一个美丽的地方，这里的湖水是绿绿的，暖暖的。

他们喝一点绿湖里的水，好甜好甜的水啊；他们在绿湖里洗个澡，好清好清的水啊。

喝了水，洗了澡，小黄鸟们都变成了小绿鸟。每一只小绿鸟，都是那么绿，那么的鲜亮，那么的精神。

抖一抖小翅膀，对着绿湖唱一支歌，小绿鸟们就一齐往回飞了。

“妈妈很冷呢，妈妈很冷呢。”小绿鸟们想着。他们要飞回妈妈的身边去。

小绿鸟一直向前飞着，停也不停。

他们终于回到了家乡，找到了自己的树妈妈。他们停在树上，快乐地唱着歌，唱得那么清脆，那么响亮，天也变得暖和了。

树妈妈看见孩子们回来了，心里真高兴。树妈妈说：“啊，是春天来了！”

是啊，小绿鸟就是树妈妈的春天呀。

树妈妈又长出了好多好多的绿芽芽。这些绿芽芽听着小绿鸟的歌声，很快长大了，成了一片片美丽的叶子。

小绿鸟们还在树叶间唱着。

慢慢地，每一只小绿鸟又变成了一片美丽的树叶，那么绿，那么亮，那么有精神。

沙漠上的脚印

有一头骆驼，他站在大沙漠里，看着这茫茫一片大沙漠想：这片大沙漠的那边，会有什么呢？

骆驼想着，有时候就会自言自语地说出声来。

一只活了一百年的蜥蜴，听到了骆驼的话，对骆驼说：“大沙漠的那边还是沙漠，什么都没有。你看，这沙漠大得望不到边呢。”

骆驼说：“我不相信，我要去看看。”

老蜥蜴说：“哎呀呀，你别去，会在大沙漠里干死的！”

骆驼还是向大沙漠走去了。他想：“不去看一看，怎么会知道呢？”

骆驼走啊走啊，大沙漠里，留下了一串长长的脚印。

骆驼看着自己背后的那串脚印，心里想：“是不是谁都没有在沙漠里留下过这样的脚印呢？”

沙漠里没有一滴水，没有一根草，更没有一棵树。

走啊走啊，头上的太阳这么热。

走啊走啊，骆驼真的快干死了。

可是，就在骆驼快要倒下的时候，他看到了一片绿绿的森林，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啊，我已经走出沙漠了！”

骆驼一下子来了力气，赶紧向森林跑去。

森林里的空气是潮湿的，闻起来那么清新，还带着一股树叶的香味；每一片草叶上都带着露珠，吃起来是那么甘甜。

骆驼说：“现在我知道了，大沙漠的这边，是一片美丽的森林。”

骆驼在森林里打几个滚，喝饱了水，又上路了。他说：“现在，我要回去，告诉老蜥蜴我看到的一切。”

骆驼又在大沙漠里走着。他在大沙漠里留下了第二串脚印。

到了第二年，已经活了一百零一岁的老蜥蜴吃惊地看到，在大沙漠的地上，有很多小窝窝，在那些小窝窝里，已经积了一点点水，有的小窝窝里，还长出小草和小花。

沙漠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

那些小窝窝，就是骆驼留下的脚印。

小精灵的冬天

有一伙小精灵，他们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在空中跟小鸟玩，可以到水里跟小鱼玩，还可以坐在树上，跟树叶上的小虫虫玩。

玩累了，小精灵们可以躲到花朵里面去睡午觉。

可是，到了冬天，小鸟飞走了，小鱼沉到水底去了，花儿也睡觉了。这时候，小精灵们也只好关紧门，住在大树屋子里，悄悄地过冬。

冬天好长啊。

终于下雪了，好大好大的雪啊！

小精灵们高兴极了，他们把门打开，都冲了出来。

有的小精灵爬到了屋顶上。

到屋顶上去滑雪。

到树杈上去跳降落伞。

到树枝上去倒挂着荡秋千。

有的小精灵在地面上。

在门口堆一个巨大的雪人。

从远处推一个大雪球过来。

在雪地上啪嗒啪嗒走，印出自己的大脚印……

小精灵们原来以为冬天好难过，只能躲在屋子里睡觉，没想到，因为有了雪，冬天变得这么快乐。

小老虎的大屁股

小老虎有一个大屁股。

小兔子有一个大皮球，她很喜欢：“这皮球不但可以拍，还可以当凳子坐呢。”

小老虎来了，说：“让我也坐坐。”

小老虎的大屁股一坐上去，“嗞——”皮球就漏气了。

小猴子有一辆三个轮子的小童车，他最喜欢骑着它转来转去。

小老虎来了，说：“让我也坐坐。”

小老虎的大屁股坐在车凳上，才骑了一圈，车子就不动了。仔细一看，车轮子已经扁了。

小猴子和小兔子再也不理小老虎了：“哼，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屁股！”

小老虎看小兔子和小猴子不理他，坐在地上哭。

哭了半天，小老虎才站起来。他看见，在他刚刚坐过的地方，有一个圆圆的大坑。

“咦，这里怎么有个大坑呢？”

小老虎想了好久才明白：“这是我坐出来的大坑，原来，我的屁股这么大啊。”

小老虎去找小兔子和小猴子：“都怪我的屁股，让你们打我的屁股。”

这时候，大灰狼正在欺负小兔子。

小老虎冲上去，用他的大屁股一撞，把大灰狼撞得老远。

在另一个地方，狐狸正在追小猴子。

小老虎冲上去，又用他的大屁股一撞，把大狐狸撞到沟里去了。

小老虎说：“刚才，都怪我的大屁股，把自行车和皮球都弄坏了，现在，你们打我的屁股吧。”

小老虎转过身来，把腰弯下，把大屁股向小兔子和小猴子翘着。

小猴子和小兔子说：“不，多亏了你的大屁股救了我们。”

小老虎站起来，说：“那我自己打两下吧。”

啪，啪！小老虎在自己的屁股上打了两下。其实，小老虎的屁股太大了，打起来一点都不痛。

红女巫

红女巫住在一座破房子里。因为她总是穿着一件红衣服，所以，人家就叫她红女巫。其实她也只有这么一件衣服，想换也不成。

红女巫每天都要自学魔法书。可是，她有点笨，魔法总是学不好。

最喜欢看变魔法的小朋友们，到她这里来过一次，就再也不来了。因为，她想把苹果变成鸡蛋，却总是变出了马铃薯；想把头发变成丝线，却总是变出了面条。

小朋友不来了，红女巫就很孤独。她虽然已经活了一百二十三岁了，但是，在女巫里面，她还是小孩子。最大的女巫，已经有三千岁了。

有一天，红女巫忽然想通了：“我既然这么笨，就别学那么多的魔法了，就只学一样魔法吧。对了，就学变爆玉米花！”

这个魔法是把玉米粒放进抽屉里，关上抽屉的时候说一声：“砰！”如果拉开抽屉里面是爆玉米花，那就成功了。

红女巫就一遍一遍地练。有时候爆出来一抽屉小石子，有时候爆出来一抽屉乱爬的小蚂蚁。一直练到第八百次，终于成功了。

现在，她在抽屉里放进一把玉米粒，关上抽屉的时候说一声：“砰！”拉开抽屉一看，哈，满满一抽屉好香的爆玉米花！

红女巫高兴地对自己说：“一个人，一辈子只要学好一样本事，那就很了不起。红女巫啊，你真行！”

第二天，红女巫的家门口，贴出了这样一张海报，上面写着：“好消息！红女巫新魔法：大变爆玉米花！欢迎免费品尝！！保证成功！！！”

红女巫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等着小朋友来呢。

小青虫的梦

夏夜的草丛里，音乐响起来了，它和月光一样，仿佛会流淌似的。

“吉铃铃……”

那是蟋蟀在开音乐会。他的琴弹得特别好，油亮亮的样子也特别神气。

“噢，伟大的音乐家！”

到草丛里来听音乐的昆虫们都这么说。

躲在一片草叶底下的小青虫，动也不敢动，她在偷偷地听着。小青虫虽然长得难看，但她爱音乐，爱得那么厉害。

“唉……”每当蟋蟀弹完一曲，小青虫都会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太美了……”

音乐，总会把小青虫带到一个遥远的梦境里。

可是，蟋蟀不喜欢小青虫，常常把她赶走。他挥着优雅的触须，不耐烦地说：“我的音乐这么美，你这么丑，去去去！”

小青虫只好伤心地爬开去，躲在远远的地方流眼泪。眼泪里，映着满天冷冷的小星星。

“吉铃铃……”

音乐又传来了。

小青虫抬起头来，凝神听着，望着那远远的、朦胧的草丛。那里显得更加迷人了。

她轻轻地向前爬去，后脚踩着前脚脚印。

她爬到一棵小树上。谁也没有发现她。

月亮是那么圆，星星是那么亮。蟋蟀就在这棵树下弹琴。

“这里就像是那个梦境。”小青虫心里说。

小青虫躲在一片树叶底下，悄悄地做了一个茧。她想：藏在茧里面听，蟋蟀就看不见我了。

一个淡灰色的茧，在风里轻轻摇晃着。

细丝织成的茧，把别的声音全挡在外面，只有音乐能传进来，在茧里面轻轻回响。

听着优美的音乐，小青虫睡着了。

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长出了一对可以跳舞的翅膀。音乐一直陪伴着这个好长好长的梦。

……当小青虫醒来时，她已经变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美丽得让她自己也吃惊。

蝴蝶从茧里飞出来。

蟋蟀仰起头来，看着她。

“啊，像个仙女！仙女……”蟋蟀说。

蟋蟀大概还不知道，这美丽的蝴蝶就是那丑小青虫变的；蝴蝶大概也不知道，如果没有音乐，她会是什么样子。

琴声又响了。音乐融在月光里，在草丛里流淌。蝴蝶和着音乐，翩翩起舞。

昆虫们都在想：是蟋蟀的音乐使蝴蝶变得更美呢，还是蝴蝶的舞蹈让音乐变得更美？

紫色：典雅篇

钟声

从小螃蟹住的小泥洞口望出去，那一片晚霞，那一球夕阳，都是血一样的红。面前的小池塘，闪着一片片的红光，仿佛池水很浓很浓。

小螃蟹特别喜欢傍晚。

“多么安宁啊，如果一直是这样，那该多好……”小螃蟹叹了一口气，轻轻地说。

远处，传来了一种特别的声音：

“空……空……空……”

天哪，这个声音又来了！小螃蟹的心猛地抽了一下。

这个声音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抖抖的，沉沉的，听起来好像很寂寞，很烦闷，又很悲伤。

每次听到它，小螃蟹的心情就会变得特别沉重，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怎么会这样的？听到这个声音，就会那么难过？”

小螃蟹自己也不明白。

小螃蟹发现，住在周围的小动物们，听到这个声音，也都显得很不安。小鸟在树上跳来跳去，小兔子的耳朵紧张地一扇一扇，小刺猬蜷成一团，躲进了树洞里……

小螃蟹向那个树洞走去，问小刺猬：“喂，这是什么声音？”

小刺猬很神秘地小声说：“嘘——那是住在老石洞里的老乌龟，又在敲他的钟了……”

小刺猬说完，立刻就钻进树洞里去，好像害怕似的。

老乌龟？敲钟？

小螃蟹想起来了。在这个地方，一直有这样一个传说：有一只住在一个老石洞里的老乌龟，他的行动总是很神秘，白天在洞里睡大觉，一到了天黑，就出来到处爬，像个游魂似的。他也从来不说话，也从来不看谁一眼。他身上的大龟壳，长满了褐色的苔藓，看起来永远是又冰凉又潮湿。

老乌龟为什么要敲钟呢？

“空……空……空……”

那声音还在传来，听得小螃蟹心里一阵阵的发虚、发冷。

“可是，我一定要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钟，会发出这么怪的声音……”小螃蟹想。

天已经很黑了。

小螃蟹吸一口气，向发出怪钟声的方向爬去。月亮也跟着小螃蟹走，好像鬼鬼祟祟似的。

离那“空空空”的声音越来越近了。小螃蟹的心跳得很厉害。

小螃蟹已经到了老石洞口了。他躲在一块石头后面，偷偷向前看。

淡淡的月光下，可以看见老乌龟黑黑的影子。他一手抱着一个大钟，另一只手掌一下一下，慢慢地往一个大钟上敲：

“空……空……空……”

每敲一下，老乌龟就掉下一滴眼泪。眼泪在月光里闪一下亮，掉在他抱着的那个钟上。

小螃蟹再仔细一看，吓了一跳。老乌龟抱着的那只大钟，竟是一只大大的螃蟹壳！那螃蟹壳颜色红红的，看起来很干，很厚，硬硬的。

啊，用螃蟹壳来做大钟！小螃蟹感到一阵难过。

“空……空……空……”

那声音，还在一下一下地响着。

又一个传说，在小螃蟹的耳边响起来了。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老乌龟，他有一个乌龟孩子，是唯一的一个，动物们经常能看见这一老一小，在草丛里慢慢地散步。可是有一天，在傍晚的时候，老乌龟的孩子不见了，听说，他是被一只很大的螃蟹用钳子钳死，慢慢地吃掉了。从此以后，老乌龟就不会说话了。每天晚上默默地爬来爬去，不知在找他的孩子，还是在找钳死他孩子的大螃蟹……

小螃蟹浑身一哆嗦：现在，老乌龟一下一下敲着的螃蟹壳，是不是那只大螃蟹的遗骨呢？

老乌龟为什么总是每天傍晚要敲这螃蟹壳，而且每敲一下，就要流下一滴眼泪？他是在恨那只大螃蟹，还是想把他的孩子从螃蟹壳里拍出来呢？

这些问题，恐怕永远是个谜了。因为，老乌龟已经不会说话了。

“空……空……空……”

这声音，是多么令人害怕啊……

小螃蟹吓得逃回了他的泥洞。

天上的月亮很苍白。

小螃蟹想：老乌龟就这么一辈子敲那螃蟹壳吗？这样，那死去的大螃蟹永远也不会得到安静的，老乌龟也永远不能安心的呀。还有，知道这个故事的人，只要一听到这“空空空”的钟声，也都永远不会安宁的……

小螃蟹冒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他再次走出泥洞，一步步向老乌龟的老石洞爬去。

到了那里，小螃蟹在石头后面等着。一直等着。

老乌龟一直敲着他的钟，敲一下，流下一滴眼泪。

天快要亮了，老乌龟停住了手，疲惫地爬进老石洞里去，他要睡了。

那大螃蟹壳留在洞外，没有了声音。

小螃蟹向它爬过去。

空空的螃蟹壳，那两只眼睛是发白的。

小螃蟹用他的两只钳子，钳住了大螃蟹壳，拖着它走。

小螃蟹来到一块长着小草的地方，用他的钳子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螃蟹壳放了下去。然后，再用土盖上，种上几棵小草。

做好了这一切，小螃蟹回到了他自己的洞里。

他很累。

天大亮了。太阳又开始像往日一样，照一小块在他的洞口。

小螃蟹睡着了。

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那“空空空”的钟声了。

小螃蟹常常想：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可是，我希望大家都能高兴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祖辈们留下来的一些伤心事，最好能忘记它。就像这每天一样升起的太阳，照到的是一个比昨天更好的新世界……

“不知道老乌龟现在怎么样了？今天，我去看看他吧，虽然我是那么的怕他。”小螃蟹想。

九叶草

一头野牛在原野上走着。

他那对巨大的角，尖角强有力地向上弯着，上面仿佛刻着他一生的坚韧和痛苦。

他低头走着。他是一头孤独的野牛。

他走到一个高坡上，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特别喜欢就这样站着。

他在等待。

一阵风吹来，带来了淡淡的九叶草的气味。这是一种奇异的气味，也不是香，也不是臭，有一点辛辣，却又温和，虽然淡，却又有

一点刺鼻。不过，如果直接去闻九叶草的话，是没有这种感觉的。它只有融在空气里，才会有那么的好闻。

他等待的就是这个，九叶草的气味。闻到这种气味，野牛就会觉得浑身热血沸腾起来，又会飘飘然起来。他觉得自己像一张绷紧的弓，既是含蓄着强大的力量，却又显示着那么柔美的曲线。

九叶草的气味越来越浓了。浓得让他感到恍惚起来。

“怎么回事？”野牛想，“从来没有这样过。”

忽然，他的眼睛一亮。就在高坡下，有一头母牛站着，仰着头，正在朝他看。

这是头母牛，有着一一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

野牛向她跑去，他的蹄下，飞卷起滚滚的尘土。

野牛跑到母牛的面前。鼻子里喷着粗气。他简直不能控制自己了。他强烈地感到他爱她。

“你看见我了？”母牛问。她的声音很温柔。

“我，我……”野牛不知说什么好。

从母牛身上发出的九叶草的气味，使他感到晕眩。“原来，我每天到高坡上去闻的气味，是从她身上发出来的？”虽然这气味，别的母牛身上也有，但不一样。这一点，野牛心里很清楚。

野牛绕着母牛走了一圈，一边走，一边重重地点着头，仿佛在炫耀着自己的大角。

“跟我走吧！”野牛重重地说。这就是他的求爱方式。

“不……”母牛说。

“什么？”野牛不能接受这个回答。他抬起头来，看着她。

“我是说，”母牛犹豫地说，“还是你跟我走吧。”

“跟你走？这是什么意思？”野牛不明白，这不合惯例。

母牛不再说什么，开始跑了起来。空气中，弥漫着她身上发出来的强烈的九叶草的气味。

野牛紧跟着追去。

原野上，飞卷起两股滚滚尘土。

野牛并不用看着母牛追，他只要循着那九叶草的气味追就可以了。前面，就是那棵千年古樟树。

母牛跑到那棵古樟树前，停下了。

野牛也停下了，因为他看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在那古樟树下，站着一个人，而母牛就站到了他的旁边，竟然任那个人怜爱地在她的脖子上抚摸着。

野牛被他所看到的情景惊呆了。

母牛的眼神里透出一种温柔，她对野牛说：“唉，这个人是我的主宰，我不能离开他，你要想跟我在一起，也得跟他在一起。”

野牛脑子里一片糊涂。

母牛用更温柔的声音跟野牛说：“来吧，和我在一起吧。我喜欢你。”

一阵阵的九叶草的气味，让野牛失去了意志。他迷迷糊糊地向母牛走去。

走近了，母牛的头在野牛的脖子里钻着，撒娇似的表示她对野牛的爱。

那个人向前走了，母牛和野牛跟着他。

人带他们到的一个地方，周围都用铁栅栏围着。确切地说，这里是一个斗牛场。中间是一大块圆形的空地，四周是供人坐的看台。至于斗牛场的意义，野牛在三天后才明白。

野牛和母牛被放进了一个单间里。他在那里，充分感受了母牛的温柔和体贴。她使野牛那躁动不安的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安抚。野牛觉得，他付出自由的代价，是值得的，因为他得到了爱情。

三天以后，野牛被拉到了斗牛场。他的任务是与别的公牛斗。

在野牛面前站着的一头公牛，是一头人驯养的公牛。那头公牛喷着鼻子，一副训练有素的样子。

“他不是野牛。哼。”野牛想。他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这种被人驯养的公牛，他的爆发力根本不值一提。

看台上，人们的呐喊声响起来了。

“他们喜欢看我们牛相斗吗？”野牛觉得奇怪。

野牛的心里，还装满着母牛，他不想与别的牛斗，而是只想回到她的身边，去闻她身上发出的九叶草的气味，那种使他陶醉的气味。

公牛低着头，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咕噜声，冲过来了。

野牛还没有醒过神，他还沉浸在九叶草的气味里。训练有素的公牛一头就把他顶翻了。

看台上的人一阵喊叫，似乎对野牛如此无能的表现极为不满。

那个在古樟树下站过的人，过来愤愤地把野牛带走。

野牛对自己的失败并不在意，他不喜欢这战场，宁愿回到母牛身边去。

然而，那个人却把野牛带到了一个远离母牛的房间，把他与她隔离开了。四面都是坚硬的石壁，没有母牛的声音，没有那九叶草的香味。连一个小水槽里的水也是冰冷的。

这时，野牛才明白，这是对他失败的惩罚。他才明白，为了母牛，为了母牛身上那九叶草的气味，他付出的代价不止是自由，还有他的力量、勇气和愤怒。

野牛在又静又黑的房间里狂躁地踱步。

他的大角在墙上划了一下，闪出一道耀眼的火光。“让我去斗，让我去斗！”他喊着。

闻不到那九叶草的气味，他痛苦得发狂。为了那种特殊的气味，现在让他干什么都可以。

第二天，那个人又把他带到了斗牛场。

这次，换上了另一头公牛。他瞪着一对大眼睛，喷着粗气，向野牛冲来。

此刻已经是凶暴无比的野牛，前蹄刨着地，也向公牛冲去。

“砰！”两对牛角重重地撞在一起，爆出了火花。

看台上的人似乎还没有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公牛已经倒在地上，满嘴的白沫，抽搐着。他的两只角都已断了。从断口里，正汨汨地流着血。

一会儿，那头公牛就死了。

看台上，有一些人在欢呼，也有一些人垂头丧气。野牛懂了，他与公牛的决斗，原来是一场赌博。有把希望押在他身上的，也有把希望押在那头死了的公牛身上的。

胜利了的野牛，兴奋地绕着场子跑着，他不是庆贺，而是在寻找那个人。

“她在哪里？快带我去见母牛，我需要九叶草的气味！”

半个小时以后，野牛又与母牛在一起了。在这个房间里，野牛贪婪地闻着满屋子的九叶草的气味。

骤然间，野牛感到自己的灵魂得到了安宁。因为母牛在身旁，因为有九叶草的气味。

“你累了吧？来，过来。”母牛说。她的声音是那么的温柔。

从此以后，每当野牛离开母牛，被带到斗牛场上去的时候，他都会变得十分的狂暴，哪一头公牛都不是他的对手。有的被他顶得脑浆迸溅，有的被他的大角挑破了肚子。野牛厌恶搏斗，然而，正是这种厌恶，才给了他狂暴的力量。

野牛成了场上的常胜英雄。

可是，有一天，斗牛场上出现了另一头野牛，比他更年轻，比他更强壮。

年轻的野牛战胜了他。他受了伤，倒在地上，一时站不起来。

他看见，那个人，带着年轻的野牛，向本来是属于他的房间走去，向本来是属于他的母牛走去。

那扇门刚刚被打开。母牛看到那年轻的野牛，先是一惊，随即就露出一个美丽的笑来。

母牛用她温柔的声音对年轻的野牛说：“你赢了？祝贺你。”

说着，母牛的头，在年轻的野牛脖子上擦着，就像她初次见到他一样。

绝望和愤怒，像一团火一样在野牛的胸膛里燃烧着。猛然间，他又想到了以前，想到了他站在那个高坡上，闻着淡淡的九叶草的气味，力量在他的体内奔腾着，他仿佛成了一张绷紧的弓……

野牛一下子从地上蹦了起来，狂奔过去。

他巨大的弯角，先是从那个曾在古樟树下站过的人的背后扎进去，又从他的肚子里穿出来。他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死了。

接着，野牛又从后面，把角尖扎进了猝不及防的年轻的野牛的肚子里。头再一甩，挑出了肠子。

当他站在母牛的面前时，她竟一点惊讶也没有。只是温柔地对他说：“你真厉害，你累了吧？”

当她斜着头，又想来擦他的脖子的时候，野牛忽然想到：“怎么，她除了温柔，似乎没有别的感情了？”

狂暴的野牛，对她吼着：“走，跟我走！”

“到哪儿去？”母牛问着。

“到原野上去，到高坡上去，到树林里去。总之，离开这里。”

“离开这里……”母牛轻声重复着，她看一眼躺在地上的那个人，泪水从眼睛里流下来了。

“快走！”野牛大吼着。他把头一斜，那扇关他们两个的铁门上的粗铁条，立刻被顶弯了。然而也就在此时，野牛头上的一只角也连根断了。他的头上只剩下一只角，那样子，看起来是那么的古怪。

母牛几乎是被野牛硬赶出去的。她一直在回头看着那个躺在地上已经死了的人，好像看看他还会不会再醒过来。

当他们奔向原野的时候，从后面隐隐约约传来了人们的惊叫声。

“他们的声音是那么的杂乱和胆怯……”野牛想。

又回到了原野上。

野牛把她带到了那个他每天要去的高坡上。

从原野上的风里，他又闻到了九叶草的气味。他明白，那是他心里的气味。以前，他从风里去感觉九叶草的气味，现在是风来感觉这种气味，并把它带向整个原野。

幸福是这么近。

野牛说：“从今以后，就我们俩在一起生活吧。”

母牛朝他摇摇头，眼睛里满是悲哀。

“怎么，你不愿意？”野牛不明白。

“不，不……”母牛还是摇头，她的动作变得迟缓起来，好像有点醉似的。

“你怎么啦？”野牛问。

“我……我快要死了，”母牛无力地说，“那个人……他死了，我也要死了……”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为我付出太多了，你，不值得……”母牛开始喘起来，“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你吧，我……”

忽然，母牛的两只前腿跪倒在地上。

“我不是一头真的母牛。”

“什么？你说什么？”

“我是那个人做出来的，是为你，也为所有的公野牛做出来的。现在，他死了，我的能量也没有了……”

“你说什么？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懂？”野牛急切地问。

“一会儿，你就会明白了。谢谢你喜欢我身上的气味，谢谢你爱我，真的……”

说完这句话，母牛挣扎着站起来，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向前一扑。

她从高坡上摔下去了。

她在空中翻滚了几下，砰的一声，重重地摔在了岩石上。一动也不动了。

野牛狂奔下去。

当他跑到她的面前的时候，他看见，母牛的脑壳摔破了。从她的脑壳里，掉出来的不是脑浆，而是一堆散乱电子元件。

她是一头机械牛。

野牛绕着她，狂奔起来。他觉得，他的一生似乎都在这么狂奔着。

飞扬的尘土，朦胧了她的尸体。

母牛的身上，现在一点点九叶草的气味也没有了。

在空气中，仿佛也闻不到一点点九叶草的气味了。

忽然，野牛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觉得自己正在枯萎，正在像一片被烤干的树叶，正在绝望地卷起来。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曾经那么强健过，曾经像一张绷紧的弓。

野牛倒下去，死了。

很久以后，这里的一切又像以往一样了。那头野牛和机械牛的尸骨早已变成了尘土。然而，只有野牛的一只角还在。

这只角，斜插在野牛用自己的身体使之肥沃了的土里。从空空的野牛角里，长出来一棵细细的小草，正在风中抖动着。

这棵草，就是九叶草。

蛤蟆的明信片

住在乡下的蛤蟆，一直还是这么穷。新年快到了，他又开始想念在远方的青蛙老弟。

“今年，得给青蛙老弟寄一张真正的贺卡了。以前总是用明信片代替，也太寒酸了。”

蛤蟆走到村口的小店里去买贺卡。但是，蛤蟆没想到所有的贺卡都那么贵，买哪种他口袋里的钱也不够。最后，蛤蟆还是买回了一张明信片，是不用贴邮票，也不用套信封的那种。

蛤蟆的字不好，他再认真写，字还是歪歪扭扭的。他这样写：

青蛙老弟你好吗？我很想念你。去年你没有回信是不是很忙？有空回来看看。要过年了吃得好一点。蛤蟆老哥。

蛤蟆的脑子里，总是浮现出青蛙出村那天的情景：真的要离开家了，青蛙忽然害怕了。他就拍拍青蛙的背说：“不怕，好好在外面闯，真的不行了，就回来，有你蛤蟆老哥呢！我每年过年都给你寄贺卡，就算我老哥在陪你！”青蛙听了，就流了眼泪。但他还是一边回头一边越走越远了。

“嘿嘿。”蛤蟆想到这里，就苦笑了一下，“说是寄贺卡，可一次也没有寄过，都是用明信片代替的。唉，这贺卡也太贵了，不值。”

蛤蟆又在明信片上加上一句话：“用明信片代替贺卡请多多原谅。”

蛤蟆向明信片深深地弯了一个腰，就算是向青蛙行了一个祝福的礼，然后把它投进了信箱。

青蛙老弟，蛤蟆老哥祝你新年快乐！

邮递员打开信箱取信时，从一堆漂亮的贺卡中看到了这张朴素的明信片，就顺便看了看上面的内容。

“啊，蛤蟆虽然穷，可是对朋友很诚心呀！”

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情，邮递员在明信片的边框上添画了花纹，这样，可以让明信片显得有点节日的气氛。

信被送到了邮局，邮局里的小姐看到了这张明信片。

“啊，蛤蟆虽然穷，可是对朋友很诚心呀。”

为了表示她的心情，她也在明信片的空白处，添画了几片树叶和一朵鲜花。这样，明信片又漂亮了一些。

明信片在寄往青蛙家的路上，经过了很多人的手，大家都会看一看。看了之后，大家都会有一种感觉：现在是什么年代了，还在用最

低档的明信片表示祝贺，真是老土！于是，心里就会生出同情和感动，忍不住要往上面添画，来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情。

明信片本来就不大，很快就画满了。没地方画了，大家开始想别的办法，比如：往上面扎丝带、粘花瓣，当然，还有洒香水。

明信片已经变得很漂亮，显得厚了一些，重了一些，蛤蟆写的字显得更笨更难看了。

明信片送得并不顺利。

按着地址，明信片送到了青蛙的家。但是，青蛙没有在家，门上也积了厚厚的灰尘。

住在隔壁的人说：“青蛙先生的信？他早就不在这里了！搬走了！”

邮递员问：“搬到哪里去了？”

“他做生意发了大财，还会住在这里？上半年就搬走了。香格里拉街一号的花园别墅！你们把信送到那里去吧。”

砰的一声，隔壁的人家把门关上了。

邮递员又把明信片带回来，放进了一个塑料筐里。这满满的一筐装的都是贺卡，全是寄往一个地方的：“香格里拉街一号花园别墅青蛙先生收”。

蛤蟆的明信片，随着满满一筐贺卡，送到了香格里拉街青蛙先生的府上。

与那些豪华精致的贺卡相比，蛤蟆的明信片显得那么的不同。

晚上，在暖暖的灯光下，青蛙在看那些贺卡。当他看到蛤蟆的明信片时，忽然就呆住了。

青蛙翻来覆去地看着，心里酸酸的，好像要流泪了。

蛤蟆老哥的明信片，让他好感动：想不到乡下的蛤蟆老哥还记着他；想不到蛤蟆老哥每年都忘不了给他寄贺卡（虽然是用明信片代替的）；想不到蛤蟆老哥还会把明信片弄得那么漂亮（好像太俗气了点）；想不到蛤蟆老哥还是……还是那么穷……

“去年忘记给蛤蟆回寄贺卡，今年一定要给他回了。”

青蛙挑了一张最豪华的贺卡，在桌上摊开，开始写：“蛤蟆老哥：你……”

刚写到这里，青蛙的脑子里，浮现出多年前蛤蟆送他出村的情景：世界这么大，他现在要离开家乡去流浪，他是多么害怕。蛤蟆就拍拍他的背说：“不怕，好好在外面闯，真的不行了，就回来，有你蛤蟆老哥呢！我每年过年都给你寄贺卡，就算我老哥在陪你！”他当时听了，好感动，胆子也大了些。他想，一定要在外面好好做，过年带很多好吃的回来给蛤蟆老哥。他一边走还一边不断地回头，看到蛤蟆一直站在那里看着他走远。

“唉，没想到，我这一走，再也没有回去过……”青蛙叹了口气，感到心里又沉重又疲倦。

青蛙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青蛙坐在飞机上，望着窗外。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出国了。这次他要去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那里有一笔大生意的合同等着他去签字。

窗外是丝一般的云，云的下面，还可以看到一片片黄色的土地和起伏不平的山脉。

“黄色的土地，往往是比较落后和贫穷的……”青蛙喃喃地对自己说。

忽然，他浑身一抖，差点叫出声来：“贺卡！我走之前忘记把贺卡寄出了！”

他这次出去大概要一个月，等他回来，年早就过了。

昨天晚上，青蛙只把贺卡写了一半就睡着了。

现在，那写了一半的贺卡，正静静地躺在那张贵重的红木桌子上。贺卡上这样写着：

“蛤蟆老哥：你……”

就在这同一时间里，在乡下的村子离大路最近的地方，蛤蟆坐着，望着大路那头发着呆。

蛤蟆自己知道，他不是发呆，他其实是在等信。他希望能收到青蛙老弟的信。不过，他不好意思让人家看出来是在等信，就故意装出发呆的样子。

“出门在外的人都很辛苦的，说不定青蛙老弟没时间写信的。再说，没时间写信，说明他很忙，他很忙，那他就是在外边干得还不错……”

蛤蟆这样安慰自己。

天上飞过一架飞机。

飞机的隆隆声打断了他的思路。蛤蟆抬头望着呼啸而过的飞机，心里又想：“唉，要是飞机里坐着我的青蛙老弟就好了。”

这样一想，蛤蟆就站起来，朝着飞机飞去的方向，鞠了一个躬。

蛤蟆变得高兴多了。

如果蛤蟆知道这架飞机里真的坐着他的青蛙老弟，他一定会更高兴的。

丁铃铃

“丁铃铃……”

小鹿摇一摇头，挂在她脖子上的那只小铃铛，就会发出悦耳的声音。这只小铃铛，原来是挂在妈妈脖子上的，自从妈妈生了她，就挂在她的脖子上了。小鹿特别喜欢这只小铃铛。

小鹿和妈妈住在一个很小的山洞里。小鹿很喜欢自己的家，因为，在小山洞里摇小铃铛，声音更好听。传出来的一声声回音，好像是在水里洗过似的，“丁铃铃，丁铃铃……”

有一天，妈妈对小鹿说：“我出去找点吃的东西，你还很小，在家好好玩，别乱跑。”

妈妈走了。

天都黑了，妈妈还是没有回来。

外面的风呜呜地吹，树叶的黑影子在风里乱摇。小鹿很害怕。她想：“天这么黑，妈妈在外面迷路了吧？我到山洞口去摇小铃铛，妈妈听到铃声，就会回来了。”

小鹿站在山洞口，使劲儿摇脖子上的小铃铛。

“丁铃铃，丁铃铃……”铃声在夜里传得很远很远。

不知道妈妈听到铃声没有，怎么还不回来呢？

小鹿想睡觉了。她把小铃铛从脖子上解下来，挂在山洞口。

“我把小铃铛挂在这里，妈妈回来的时候，额头碰到小铃铛，小铃铛就会响了。”

小鹿这样想着，睡着了。

“丁铃铃……”

小鹿才睡了一会儿，小铃铛就响了。她立刻醒来了，赶紧问：“是妈妈回来了吗？”

没有声音回答她。她看见，小铃铛发出一闪一闪的光，在轻轻摇晃。哦，原来是风吹得小铃铛摇响了。

小鹿又睡着了。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妈妈回来了，额头碰在了小铃铛上……

“丁铃铃……”铃声又响了。

小鹿听到了重重的脚步声，“是妈妈回来了吗？”小鹿赶紧问。

“是我！”山洞里响起一个粗粗的声音。不是妈妈！小鹿吓了一跳。一个很大的黑影走过来了。啊，是豹，一只大母豹！

豹是要吃小鹿的。可是小鹿不知道，妈妈没告诉她这件事。不过，这头豹现在不饿，她还不想吃小鹿。

豹说：“啊，今天真冷，大概要下雪了。这个山洞真暖和，我在这里睡觉吧。喂，小鹿，你到外面去！”

“这是我的家呀，您……”小鹿很奇怪。

“你不出去我就咬死你！”豹张开大嘴，吓唬小鹿，然后，用头一顶，就把小鹿撞到洞外去了。

“那，”小鹿在洞外可怜巴巴地说，“求您件事好吗？我妈妈回来的时候，这个铃铛会响的。铃铛响了，您告诉我一声好吗？”

豹不耐烦地说：“好好，别吵，我要睡了！”

豹躺在山洞里，心想：这个傻小鹿，还在等妈妈！她妈妈早被狮子吃了。就是这头可恨的狮子，前几天把自己的孩子——一头可爱的小豹咬死了。每想起这些，豹心里就阵阵发颤……

外面正刮着冷风，一阵一阵的，越刮越紧。天上飘下来一朵朵雪花。

“妈妈还没回来……”小鹿抽泣着，慢慢睡着了。

雪花一片一片，盖在小鹿身上。小鹿做梦了，梦见妈妈的额头碰在小铃铛上，发出那么好听的声音：“丁铃铃……”

小鹿一惊，醒来了。她仔细一听，什么声音也没有。咦？梦里听见小铃铛响的嘛。铃声响过了吧？

小鹿站起来，抖抖索索地走到山洞口，轻轻摇晃着母豹的巨大的身躯。

“什么？！”豹被摇醒了，又要发火。

“是铃声，我梦里听到响过了，是妈妈回来了吗？”

小鹿胆怯地说，抬起头，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望着远方。

豹发起火来，张开大口，就要扑过去咬小鹿……

突然，豹的两只眼睛的视线模糊了，小鹿好像变成了她死去的孩子，可爱的小豹每天也是这样等着妈妈回来。

豹赶紧镇静一下自己，她看到的仍是那只可怜的小鹿。她的妈妈其实早就不在了，可她还是那么认真地盼着妈妈回来，盼着妈妈把小铃铛碰响……

豹的目光变得温柔了。

“……进来吧，到里面来等，外面冷……”豹说。

小鹿进来了，在豹的身边躺下。

小鹿睡着了。她身上的雪，慢慢化了。她还在梦里叫着妈妈。

第二天，山洞外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太阳升在天空，红红的，照在小铃铛上。小铃铛发出一闪一闪的红光，亮得好刺眼睛。

小鹿醒了。突然问：“这个铃声能传很远吗？”

“这么小的铃，传不远。”

小鹿想了想，说：“那，妈妈一定没有听到我的铃声，才回不来了。我要找妈妈去！”

“你不能去，狮子会吃你的！”

小鹿说：“狮子要是吃我，妈妈回来要骂他的！”

小鹿跳到雪地上，跑了起来。雪地上，留下一串黑黑的、细细的脚印。

这时候，豹听到一声吼叫。是狮子来了！

豹喊起来：“小鹿，快回来！快回来！”

小鹿远远地说：“不，我要去找妈妈……”

豹猛地从山洞里蹿出来，拼命向小鹿追去。她很快追上了小鹿。豹张开嘴，轻轻咬住了小鹿，往回跑。

豹跑进山洞，把小鹿一放，狠狠地说：“不许出去！”

这时候，山洞外响起了一个声音：“唔，我好像闻到了一股小鹿的气味，哈哈，我又饿了……”

啊，是狮子来了，豹立刻钻了出去。

“你滚开！”豹朝狮子大吼一声，眼睛里好像要冒出火来。

狮子一惊。“啊，一定是山洞里有小鹿，你想独吞！”狮子说着，就要往洞里钻，“我们对半分。”

“你滚开！”豹又是大吼一声，朝狮子猛扑上去。

狮子又是一惊，接着就开始反扑。两张血盆大口，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齿。豹和狮子咬成了一团。吼叫声震得大地都发抖了。树上的雪，大块大块往下落。

豹本来不是狮子的对手，可是，为了孩子而发了狂的豹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狮子看到，豹的眼睛里，好像冒出一团火。

狮子突然一阵惊慌，逃走了。

豹精疲力竭地向山洞走去。她的身上，被狮子咬了好几个洞，向外汩汩流血。脖子上，被狮子咬下了一块皮，露出了红红的肌肉。血，滴在雪地上。一点一点的鲜红，一直牵到山洞口。

豹钻进山洞。她的额头碰着了挂在洞口的小铃铛。

“丁铃铃……”好听的声音响了。

小鹿抬起头，眨着美丽的大眼睛，望着豹：“是妈……啊，是豹阿姨，您在流血啦，疼吗？”

豹在小鹿的身边躺下来，喘着气说：“我和你一起等妈妈，好吗？”

小鹿点点头。

她们一起望着小铃铛。小铃铛在风里轻轻地摇晃。

豹又说：“如果妈妈不回来了。我做你的妈妈，好吗？”

小鹿又点点头。

这时候，豹想笑一笑，可是，她太累了，伤口太痛了。她提起流着血的尾巴，把挂着的小铃铛碰了一下。

“丁铃铃……”

小铃铛响了。小山洞里传出的回声，那么好听，好像在水里洗过似的。

“丁铃铃，丁铃铃……”

一路平安

天，渐渐地黑了。

老头子和老太太像往日一样，坐在椅子上。

老头子拿出那张旧唱片，搁到唱机上。唱片微微摇摆着，转起来了。

还是那支萨克斯演奏曲——《一路平安》。

带着一点忧郁，带着一点陶醉，恍恍惚惚的萨克斯，好像把灯光也变得暗淡了。

让人迷惑又让人沉醉的萨克斯啊……

时间真是飞快。50年前，也是这支萨克斯吹的《一路平安》，老头子和老太太是坐在咖啡馆听的。带着一点忧郁，带着一点陶醉，恍恍惚惚的萨克斯，好像把灯光也变得暗淡了。老头子那时是强壮的小伙子，老太太那时是美丽的小姑娘。后来他们结婚了，一直在一起生活着，很平静，很和谐。

唱片在转着，那是一张很老很老、快磨平了的老唱片。萨克斯在吹着，那是一个很老很老的祝愿：“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今天，是老头子和老太太结婚50周年。但他俩心里却想着50年前那个小咖啡馆。

老头子说：“我要送你一件礼物。”

他从包里，取出了一只小铁丝笼，里面是一只小白鼠。

老头子又说：“当你一个人的时候，有了它，就不会寂寞了。”

老太太说：“我也要送你一件礼物。”

她从包里，取出了一只盒子，里面是一个烟斗。

老太太又说：“当你一个人的时候，有了它，就不会寂寞了。”

他们同时把礼物送到对方的手里。

老头子把烟斗珍藏起来。

老太太很喜欢这只小白鼠。它在那个会转动的圆笼子里，跑啊跑啊，可它一边跑，笼子一边转，总也跑不到上面去。老太太觉得它一

定很恼火，就把小白鼠放出来了。

“你就在我们的屋子里随便跑吧。”老太太说。

可小白鼠不乱跑，喜欢爬到桌上和老头子老太太一起吃饭。到了晚上老头子老太太开始听那张老唱片时，小白鼠总是呆在他们中间，安静地听。

老太太非常宝贝她的小白鼠。

有一天，老太太死了。

老头子一直在旁边守着她。她咽气的时候，摸摸小白鼠，然后微笑着对老头子说：“我一生都很幸福。你一定要快乐地生活下去，不要太难过……”

可是，老头子很难过，很悲伤。

小白鼠也很悲伤，它会哭，会流泪。它的眼泪是滚圆的。

老头子原来不抽烟，现在，他把老太太送给他的烟斗拿出来，装上烟，抽起来了。

原来总是坐着老太太的那把椅子，现在空了。老头子把夹着老太太照片的镜框取下来，放到椅子上。

“你再陪陪我……”

老头子说着，流了眼泪。

小白鼠也流了眼泪。它的眼泪是滚圆的。

老头子走到唱机旁边，又去放那张老唱片。他的手抖抖的，没拿稳，掉到了地上。

“咔！”

唱片碎了，碎成了好几块。

“是啊，”老头子自言自语地说，“我不能一个人听这张唱片的。”

50年前的那个小咖啡馆，多么温暖，多么甜蜜。那支萨克斯在吹着，吹着一个很老很老的祝愿：“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后来他们结婚了。

后来她死了。

老头子又“吧嗒吧嗒”地抽烟了。

小白鼠的眼睛看着老头子，它听到老太太临终前说的话：“我一生都很幸福。你一定要快乐地生活下去，不要太难过……”

小白鼠的眼睛也是滚圆的。

整个房间里都弥漫着烟雾。

在缭绕着的烟雾里，老头子好像看见了老太太。

他看见，老太太还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不像平常那样平静、安详地看着他，而是哀怨、悲伤地看着他。老头子一生都没见过老太太那样的表情。

老头子痛苦极了。他也明白，老太太不希望他那样痛苦。

夜已经很深了。

老头子坐在椅子上睡着了。他的烟斗掉在了地上。

小白鼠把烟斗捡起来，用布擦着。

老头子做了一个梦。

在一个小咖啡馆里，坐着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小姑娘。他看看她，她看看他，暗暗的灯光，让人有点恍恍惚惚。萨克斯响起来了，那是一个很老很老的祝愿：“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他的梦醒了。

可是，萨克斯还在吹着。

老头子看见，那是小白鼠在吹萨克斯，它吹的萨克斯，就是老头子那个烟斗。

“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房间里的空气，已经变得清新。

老头子坐在椅子上，老太太的照片放在椅子上。他们都在听小白鼠用烟斗萨克斯吹《一路平安》。

老头子想说：“是的，生活还是那么美好。”

可是，他没说，他在听音乐。

以后，小白鼠每天都给老头子吹烟斗萨克斯，吹那支《一路平安》。

老头子想到以前，当小白鼠还在笼子里的时候，它总是往前跑，想跑到圆笼子的上面去。可是，笼子边跑边转，它总也到不了上面。

“可是，小白鼠它还是往前跑，真勇敢。”老头子很佩服小白鼠。

老头子快乐地过了好多年。

后来，老头子也死了。

老头子最后对小白鼠说：“小白鼠啊，活着是多么美好啊。一直往前跑，是多么美好啊……”

小白鼠拿起它的烟斗萨克斯吹起来。

烟斗，原来是喷吐那些呛人的烟雾的，可现在，它成了一支萨克斯，它在吹着一个很老很老的祝愿：

“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老头子安详地闭上了他的眼睛。

以后，小白鼠抱着它的烟斗萨克斯，给所有的人们送着一个很老很老的祝愿：

“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蓝鲸的眼睛

橙色的月亮上偶尔拂过丝丝云缕，宁静而端庄。

黑蓝的夜空里钉满了星星，深远而冰冷。

深蓝的大海，缓缓地起伏，透着呼吸。

它，浮起来了。

仿佛一块平滑的礁石，海面上露出了它的背脊。这背脊呈蓝灰色，布满了白色的斑点，泛着深邃的光。这背脊，竟然如此像这星空！是这海洋还不够大么，它要披一块星空在身上？

它，就是巨大的蓝鲸。

蓝鲸在看月亮。

它浮在海面上，一动不动，像一个孤独的小岛。与它的身体相比，它的眼睛是显得太小了。它们深深嵌在肉里，忽闪着幽幽的蓝光，狡黠地沉思着似的。没有比蓝鲸更爱自己眼睛的生命了。蓝鲸的一生，始终孜孜不倦地调理它的眼睛。用海水滋润洗刷眼睛，让眼睛常常沐浴在橙色的月光、银色的星光里。特别是它还最爱吃那些发着绿光的浮游生物。这一切，都是为了让那双眼睛获得纯净的蓝光。

纯净的蓝光，是那么的神秘、幽远、灵逸，因为，它是灵魂的光。

蓝鲸呼出一口气，热气在冷冷的空气中凝成雾滴，仿佛一根白色的水柱。

它的眼睛，充满了对月光和星光的饥渴。

一个女孩坐在海边高高的礁石上。

女孩仰头望着夜空。

月儿昏昏，星儿朦胧。夜空仿佛裹着浓雾，大海一片茫然。

女孩睁大眼睛。她的眼睛非常美丽。然而，那是一双患了病的眼睛，视力一天天在明显地减弱。各种药都医不了，所有的医生都叹息着微微摇头。

这个世界的光亮和色彩，在她眼中，一天比一天显得模糊，最后，她将投入永远的黑暗中。

“我还小啊……”

女孩嘴唇颤抖着，睫毛上闪着泪珠。那泪珠，比她的瞳仁更晶莹。

“到海边去吧，听着浪声看看海，以后，你听到浪声，就会和看见海一样了。”

爷爷是这么对她说的。爷爷是村里最有威望的老渔民，咸味的海水浸了他一辈子，腥味的海风吹了他一辈子，现在，他浑身的骨头都锈了，不能出海了。

爷爷爱海。当一切从眼里消失的时候，惟有海是要永远记住的。

女孩虔诚地望着黑茫茫的大海。

“大海啊，给我的眼睛一点光明吧……”

远远地，传来一声低沉的螺号。

朦胧中，看见一条帆船出海了。

怎么夜里出海呢？女孩想。

模糊的船影里，亮着一盏蓝色的灯。

怎么是一盏蓝色的灯呢？女孩想。

蓝灯晃悠着，慢慢消失了，仿佛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海风推着帆船，悄悄地向前驶去。

船上，坐着一个年轻的渔民。

他手里紧紧握着那杆钩矛。矛尖上带着倒钩，发出白森森的光，冷冷的，像鲨鱼的牙齿。

桅杆上那盏蓝色的灯，发出鬼鬼祟祟的、捉摸不定的蓝光，映在他紫红的脸上，发出青绿色。

他心里很紧张。为了一个让人心慌意乱、耳热心跳的秘密，他要去冒犯大海。

那双眼睛是多么美啊。我就干这一次……

他望着桅杆上那盏蓝灯。它那冷冷的光，使人害怕，又令人兴奋。他觉得口渴。

就在这里等它吧。

船停住了。那帆一收下来，桅杆上的蓝灯马上显得瘦了。

月亮从云堆里钻了出来。

“啊，蓝色的月亮！”年轻人禁不住轻声惊叫。他看见了一个蓝色的月亮。

他出了一身冷汗，再看天上，那蓝色的月亮不见了。

橙色的月亮空空地悬着，仿佛会掉下来。

年轻人心跳得厉害，直想呕吐。

就这一次，就这一次……

蓝鲸久久地凝视着月亮和星星。

柔和的月光流进了它幽幽的蓝眼睛，活泼的星光跳进了它幽幽的蓝眼睛。

蓝鲸自己也不明白，它生活在大海，心灵却仿佛是属于星空的。

突然，蓝鲸的双眼感受到一阵灼热。

远远的海面上，竟浮着一点蓝光！

月亮和星星霎时失去了颜色。它完全被那一点海面上从不出现的蓝光摄去了。它的呼吸急促起来，魂不守舍地向蓝光游去。

那里，仿佛有个灵魂在向他召唤。

来了，来了。

年轻人全身紧张，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海面，握着钩矛的手微微颤抖。

它来了，就像一个漂浮的岛屿。

它停下了，靠得那么近。它的宽大的嘴就伸在船底下。它似乎已停止了呼吸，纹丝不动地用它的双眼啜饮桅杆上蓝灯的光流。除此之外，一切都不存在了。

年轻人注视着它的眼睛。那里，仿佛是两朵蓝火，正陶醉地舞蹈着。

就是它们，我只要其中的一个。

年轻人又想起那双美丽而迷茫的眼睛。

年轻人决然地举起钩矛。一道寒冷的白光，像一支闪电，射向蓝鲸的眼睛。

蓝鲸发出一声短促的、痛苦的叫喊，惊呆了。剧痛使它猛然地回到现实里。它看见了钩矛上拖着的麻绳正像蛇一样疯狂地扭动。

惊愕、痛苦、愤怒涌上了蓝鲸的心，但最厉害的是绝望。

——我的眼睛！

蓝鲸一头潜下水去。

海面上发出了一声巨大的轰响，一个岛屿轰然沉没了。接着，漩涡中又翘起了蓝鲸的尾巴，像一面复仇的大旗，像一只愤怒的巨掌。帆船，遭到了沉重的一拍。又是轰然一声，水面上零落地漂起帆船的碎片。

年轻人始终抱着那根断裂的桅杆。桅杆上，捆着钩矛上的麻绳的另一头。

我只要那只蓝眼睛！

年轻人开始收那长长的麻绳，可是，他只收过来一截空空的麻绳，系着钩矛的那一头，早在一声巨响之时断了。

我的钩矛呢？那上面有我要的蓝眼睛。

蓝鲸拼命下潜。

麻绳在它突然下潜的那一刻被挣断了。钩矛从它眼睛里脱出，摇摇晃晃地沉向海底。可那是带钩的矛啊，钩矛脱出时，那无情的倒钩把它的整只眼睛钩了出来，离开了它深凹的眼眶。

蓝鲸只能拼命下潜。

它失去了一只比生命更宝贵的眼睛。巨大的绝望把它埋葬了。它只有下潜。

海的深处是一片漆黑。有一点孤独的蓝光在下沉。

与此同时，另一点蓝光却在上升。它穿越云雾般缭绕着的血水，向上浮着，浮着。

暗淡的蓝光恍恍惚惚。

夜深了。

黑压压的海面上，浮动着一团幽幽的蓝光，像一个茫然的幽灵。

这茫然的幽灵随波逐流，哪里是归宿？

女孩还坐在那块高高的礁石上。

大海更黑了。

她有点心神不宁。怎么会有人点着蓝灯在夜里出海呢？爷爷说过，出海的人是最忌用蓝灯的。蓝光是鬼光，会带来厄运的。有人说，鬼魂的眼睛会发蓝光。那么，鬼魂的眼睛一定很好吧，一定不会像我这样……

月昏昏，星朦胧。

浓雾一般的世界里，跳出了一团带一圈晕的蓝光。

女孩看见了它，它在海面上，正向她漂来。

是那帆船回来了吗？

当女孩盯着它看的时候，那蓝光像泉水一样流进了她的眼睛，凉丝丝的感觉在身体里渗浸开去。

看着那团带晕的蓝光，女孩的眼睛奇怪地清爽起来。蓝晕竟很快地消退，只剩下纯净透明的蓝光。

她的心剧烈地跳着。

蓝光越漂越近，海浪摇得它慌乱地晃。

女孩跳进海里，向它游去。

她终于抱住了它。

这是一个冰凉、光洁、半透明的水晶球，正发出淡淡的、令人迷惑的蓝色光芒。

女孩在抱住它的一瞬间，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月儿不再昏昏，星儿不再朦胧。眼睛所能看到的一切，全是清晰的，就仿佛让这水晶球的蓝光洗过一般。

女孩抱着它，游上了岸。

这奇异的水晶球，不轻不重，不软不硬。抱着它，女孩奇怪地感觉到，它又像要沉重地落下地，又像要轻盈地飞上天。

啊，这是一颗海浪孕育的珍珠吗？女孩想。

一片平静的大海，拂着温柔的波浪，波浪上躺着一个蓝色的月亮，慢慢摇，轻轻晃……

这是女孩心灵深处的大海。

年轻人抱着那截断了的桅杆，拼命地游着。系在桅杆上的那截空落落的麻绳，在后面颓丧地拖得老长老长。

海水冷得刺骨。年轻人又渴又饿又冷，双腿划得有点僵硬了。

我怕游不到岸边了。

天上的月亮悠闲地穿行在淡云中，显得异常轻盈。

如果月亮掉到海里，一定会毫不费力地浮在水面上的。它不用游，只要浮着就行。多好啊！

星星在闪烁。

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现在一定安然地闭上了吧？要是我得到了那只蓝眼睛的话，那双大眼睛会更美的。

可是……

海水好像更冷了。海水你可别冻住啊……

女孩抱着水晶球，推醒了爷爷。

爷爷满脸的皱纹抽动了一阵，昏花的眼睛突然放出异样的神采。

“这是蓝鲸的眼睛啊！”

“啊？”

女孩一下子恍惚起来，她仿佛被推进了一个古老、离奇、神秘的幽谷里。

蓝鲸的眼睛，蓝鲸的眼睛……它应该是比梦更虚幻的梦啊。

爷爷开始抽那一袋烟。

“蓝鲸是大海中的巨龙，是大海的灵魂。它是我们渔民的神。它从来不作恶，自己只吃海面上闪闪烁烁的星星。

“它爱它的眼睛。因为它的心灵就在眼睛里。每天，它都用月亮的光、星星的光洗眼睛。天天这样洗，它眼睛里的污浊被一点一点洗去了。

“什么是眼睛的污浊呢？那就是世界上被看进眼睛里的邪恶。蓝鲸的眼睛是容不得污浊的。污浊越洗越少，它的眼睛会越来越蓝。当它的眼睛没有了一点污浊，那时，他的灵魂就会升到天上了。

“蓝鲸不是属于我们的，它不是动物，它是神，是天上的神。它从天上来到大海，是为了来修炼的。它的修炼就是洗眼睛。

“每个渔民都知道，得到了蓝鲸的眼睛，就是得到了光明。有了它，瞎眼能见光明，亮眼能炯炯有神。最珍奇的，它能使人的眼睛变

得越来越美，永不衰老。

“千百年来，多少人想得到蓝鲸的眼睛啊。可是，所有的人都失败了。因为，只有把蓝鲸弄死，才能得到它的眼睛。可是，死去的蓝鲸眼睛就不再发光了，因为眼睛也跟着死了。只有活的蓝鲸眼睛才有神效。谁也得不到活的蓝鲸眼睛。人在它面前，只是一只蚂蚁，能远远地对它的蓝眼睛看上一眼，就算是幸运了。

“可……可是，这真是千古罕见的奇迹啊。这只蓝鲸的眼睛，它怎么亮着蓝光？这么说，那蓝鲸还活着！

“蓝鲸的眼睛是有灵性的，它怎么会来到你的怀里呢？是因为你天天在海边看月亮、看星星，像蓝鲸一样？是因为你也爱着自己的眼睛，像蓝鲸一样！

“你要好好对待它。要让它活着，每天带它去看月亮和星星，让大海的腥风吹它。它已经修炼到这样的蓝了，真是不容易啊……

“可是，蓝鲸啊蓝鲸，你的眼睛怎么会掉下来的呢？”

爷爷满脸的皱纹里透出了严峻，眼光深邃得像星空。

女孩痴迷地望着远方，心灵深处那片大海更温柔了。

蓝鲸的眼睛，发出柔和而迷幻的蓝光。

年轻人机械地划动着他的双腿。

他时沉时浮，衰弱得像一根稻草。

我做了蠢事吗？难道那双美丽的眼睛不该更美丽吗？

月亮，你告诉我，不要像那双眼睛一样，总是默默地看着我……说……

前面出现了黑沉沉的海岸。

海岸……你多像魔鬼的额头。不过，我已经从你的脚爬到了你的额头了……

年轻人的脚触到了沙滩的细沙。

我的脚还能踏在什么上面，真是滑稽。

他倒在了沙滩上，像一截颓然的朽木。

远远地，似乎有一阵悠长而悲凉的歌，从海面上漂来。

一个蓝色的月亮，一双美丽的黑眼睛。可是，却都那么朦胧。

“啊，爷爷，他醒啦！”

一个遥远的声音。怎么鸟儿也会说话？

“年轻人，说吧。”爷爷的声音平静而威严。

一道蓝色的闪电直刺年轻人的眼睛，他打了一个寒噤。

“蓝鲸的眼睛！天啊！”他失声叫着。

女孩看着他。他看着女孩。

这是原来的那双眼睛吗？美得他不敢看。看着这双美丽的眼睛，他觉得自己正在变成干瘪的苹果。

“年轻人，说吧。”爷爷说。

“我……我用钩矛扎了蓝鲸的眼睛……”

沉默。天阴了。

从窗格里，吹进来一阵腥味的风。

海面上飘来一阵悠长而悲凉的歌。

“这是蓝鲸在哭。”爷爷说。

爷爷的眼光深邃得像星空。

女孩心灵里那片温柔的海，正在倾斜。

年轻人昏昏地睡着了。

蓝鲸在漆黑的深海里呆了很久。

漆黑中，朦胧地亮着一点蓝光。它比以前暗淡了很多，而且再也不会跃跃跳动了。多少年那孜孜不倦地啜饮月亮和星光的拳拳之情，却白费了。

它的伤口已经不再流血，疼痛已变得麻木。

左眼，现在只剩下一个黑洞。

恶毒之火，从深深的海底升上来，渗透进它的身体，在它心里熊熊燃烧起来。

它开始迅速上浮。

当它浮上海面时，长夜已经过去，阳光刺眼地照耀着。

远处，浮着点点白帆。在它看来，这些白帆是柔和的海面上的点点霉斑。

蓝鲸迅速向这些白帆游去。一路上，它唱起了悠长而悲凉的歌。

女孩抱着蓝鲸的眼睛，坐在那块高高的礁石上。

蒙在她眼睛上的那层浓雾被撕开了，世界变得多么美好。

蓝天，阳光，飞鸟，大海，白浪……

透明的腥风吹着她怀里的蓝色鲸眼，她心灵深处那片海，波浪更轻更柔了。

“蓝鲸啊，我在这里等着，你不来找你的眼睛吗？”

恐怖，旋风般地席卷了整个渔村。

渔村里所有出海的渔船，无一例外地倾覆在大海里。

从海里逃生的渔民们惊慌地来找爷爷。

“我们先是听到一头蓝鲸在远远的地方叫，好像在喊冤。后来，看见它一边叫着一边飞快地向我们的船队游来，我们都没在意——蓝鲸是从来不作恶的。当它游近的时候，浪涌得特别大，所有的船都乱摇起来。

“突然，它的头钻下了水，尾巴翘了起来，向我们的船拍过来。它每拍一下，就有一条船被拍成了碎片，我们还没明白过来，所有的船都已被打成了碎片，我们全都掉进了海里。

“大家惊慌地抱住断桅残片，拼命地往回游。它没有追来，只是停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一声声叫着，叫声又闷又长。

“大家拼命地游啊，游啊，都在心里叫：老天保佑，千万别让我们遇上鲨鱼！

“可是，最怕的事情偏偏出现了。西边，海面上露出了好几把黑黑的刀，向我们飞速地劈过来，那是鲨鱼的背鳍啊！我们遇上鲨鱼群了。大家的心都冰凉了，连叫喊的力气都没有，只有等死了。

“鲨鱼快要靠近我们的时候，海水翻腾起来了，冲起几丈高的浪。突然，后面的那头蓝鲸冲上来了。快赶上我们的时候，它一个转弯，向鲨鱼群猛冲过去。鲨鱼群一下子被冲散，都惊慌地逃走了。

“大家松了口气，又拼命游，回头一看，那头蓝鲸在我们后面慢慢跟着。这回看清楚了，它是一头独眼蓝鲸，一只眼睛碧蓝，另一只是个空洞。

“后来它一直跟在后面，大概是怕鲨鱼再来吃我们。

“我们终于都游到了岸，一个人也没淹死，大幸啊。

“……可是真怪，这独眼蓝鲸一定是疯了，又要害我们，又要救我们。”

沉默。

爷爷吧嗒吧嗒地抽着烟，一声不响地听完了。他沉重地说：

“这独眼蓝鲸，它在报复。明天再派一条船出海吧，试试它还会不会再来。渔民，总得出海啊。”

海面上，那一声声悠长而悲凉的歌又传来了。

“就是它。它又在哭了。”爷爷说着，向那个用钩矛扎蓝鲸的年轻人看了一眼。

年轻人感到这目光像一把刀子，直扎他的心。他的精神崩溃了。

“是我，是我啊！我用钩矛扎了它的眼睛！”

年轻人大叫着，扯着自己的头发，痛悔地失声大哭。

没有一个人作响，都望着慢慢黑沉下来的天空。

女孩抱着蓝鲸的眼睛，坐在高高的礁石上。她迎来初升的月亮，看着第一颗星星在天空出现。

“看看吧，看看吧，这是月亮，这是星星……”女孩轻轻地对蓝鲸的眼睛说。

蓝鲸眼睛里的蓝光，旋转起来了。蓝光里，闪出了星星和月亮，闪出了海水里跳跃的光影，闪出了浮游着的绿光和斑斓的鱼群……

蓝光里，还有另一只悲哀的蓝眼睛。

女孩把它高高地举向头顶。

“蓝鲸啊蓝鲸，你来吧！你的眼睛在这里，我把眼睛还给你……”

远远望去，仿佛女孩捧着一轮蓝色的月亮。

报复的火焰在蓝鲸的心里燃烧着，海水也仿佛是滚烫的。它觉得身体要爆炸。

然而，它又感到有一只温柔的小手在轻轻安抚它的心，有一双清澈的眼睛在凝望着它的眼睛。

它还时常朦胧地感到，自己变得很轻很轻，躺在一片温柔的波浪上，慢慢摇、轻轻晃……

一条帆船出海了。

船上，就只有那个年轻人。

是我惹下的祸，就由我一个人来担当。我愿意作这一次鱼饵，只要以后的渔船不再受到它的侵扰。报复我吧，蓝鲸！我等着你来。那双眼睛已经变得更美丽了，我不再需要别的了。你来吧，蓝鲸！

年轻人把帆船停在老地方。

他摸出了一把匕首。刀锋上，白森森地闪着寒光，像鲨鱼的牙齿，像那杆钩矛。

这次也是等蓝鲸来，可他的手丝毫也没有颤抖。他那紫红的脸，像庄严的古铜钟。

一声声悠长而悲凉的歌，唱起来了。

蓝鲸悄无声息地游近了。

年轻人闭上眼睛等待着。

蓝鲸的头钻进水里，油亮亮的，线条优美的尾巴翘了起来，沉重地拍在了帆船上。轰的一声，帆船立刻变成了碎片在空中飞溅开来，散落在水中。

年轻人的头浮出了水面。蓝鲸的独眼冷冷地看着他。

水面上，露出了年轻人的手臂；手上，紧紧握着那把锋利的匕首。

“蓝鲸啊，我们的账清了！”

年轻人把匕首插进了自己的胸膛。

海水红了一大片，云雾般缭绕着。年轻人头仰着，在红云般的血水中，望着天空缓缓下沉。

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充满了整个天空；纯洁、善良、清澈、温柔的大眼睛，那女孩的眼睛啊。

蓝鲸惊呆了。

它无声无息，默然不动，那首悠长而悲凉的歌，再没有唱。它的那只独眼，忽然间变得很蓝很蓝，闪闪跳动出来的，是那种最纯净的

蓝光。

洗净一切污浊的鲸眼，才会有这种最纯净的蓝光。

整个渔村在不安中静静等待着年轻人的归来。

四天过去了，年轻人一直未出现。谁也不会知道，年轻人已经用匕首与蓝鲸清了账。

这四天来，蓝鲸也没再叫过，它的沉默更令人害怕。

恐惧，飓风一般袭击着人们的心。

不能再出海了！渔船默默地空躺在海上，像被扔掉的鞋子。

爷爷把全村的船老大召到了自己家里，他要召开一个生死攸关的会。

爷爷握着烟袋，缓缓地说话了。他的眼睛不看众人，凝望着远处。

“蓝鲸的报复升级了，它不让我们再出海，我们就要失去大海了，可我们是渔民啊！该把这事了结了，我们必须把它杀死！”

了结？谈何容易！对方是蓝鲸啊！

“它的一只眼睛在我孙女手上，把这只眼睛弄死，蓝鲸就会立刻死去。”

船老大们面面相觑。弄死那眼睛，女孩的眼睛就会瞎掉的。可那头蓝鲸不死，渔民就不存在了。

“今天夜里，把那只眼睛埋了。”

爷爷的声调平静、沉稳，可却像个闷雷。船老大们都说不出什么话，屋里静得仿佛空气凝固了。

半夜里，女孩睡着了。蓝鲸的眼睛就放在她的枕边。

爷爷悄悄地捧走了它。

门外，船老大们在静静地等着。爷爷双手捧着蓝鲸的眼睛，走在最前面，船老大们一溜跟着。他们，仿佛是一支默默的出殡队伍，怀着敬畏，也怀着悲哀。

月亮，看上去是那么苍白。

船老大们挖好了一个土坑。爷爷亲手把那只眼睛放了下去，铲上了土，压平了。

他们默立着，庄严地低头对这眼睛——这天上的神的眼睛——默默致哀。

月亮躲进了云层里。

这时，远远的海面，滑过来一阵短促的叫声，叫声是那样的凄惨，竟没有一丝愤怒和绝望，只有凄惨。

一阵凄惨的叫声，刺破了女孩的梦。

枕边的蓝眼睛不在了！

她的双眼，重又变得模糊，仿佛整个世界被裹在了浓雾里。

“爷爷，爷爷！”女孩尖叫着，“蓝鲸的眼睛呢？”

爷爷走进门来：“埋了。”

啊？女孩像遭到了一下猛击，呆住了。爷爷成了一个陌生人。

“怎么能埋掉它呢？这是蓝鲸的眼睛啊！它是活的，活的啊！爷爷！”女孩的眼泪夺眶而出。

爷爷是聋了，哑了，他好像听不见女孩的哭喊。

“我每天抱它去看月亮，看星星，让它吹大海的风，就是为了让它活着；我每天抱着它在海边等蓝鲸，是为了把眼睛还给它。它爱它的眼睛，不能没有它呀，爷爷……”

女孩跪了下来，苦苦地摇着爷爷。

“你说过，蓝鲸是天上的神，渔民不能冒犯的呀！”

海面上凄惨的叫声一阵阵传来。女孩的泪眼模模糊糊。爷爷的脸抽动了一下。

“我只能告诉你，”爷爷木然地说，“它埋在村头，你自己去找吧。不过要快，那眼睛很快就会闷死的……”

女孩伸开双臂，像瞎子一样向门外摸去，踉踉跄跄地投进黑暗里。

爷爷深邃的目光投入星空，自言自语：“善的恶的我都做了。她近乎是个盲人，能不能找到蓝眼睛，那就是神的意志了……”

天上的月亮，看起来仿佛正在变蓝。

村头，那是一片没有具体界限的大地方。这淡淡的月光，对她近乎瞎了的眼睛，又有什么用。

她怎么能找到埋在地里的蓝眼睛啊。

她在地上摸着，爬着，无数次地摔倒，细小的手指在泥土里乱挖，鲜血滴滴渗进黑土里。

女孩几乎绝望了。

“蓝鲸的眼睛啊，你在哪里？告诉我……我的眼睛看不见啊……”

她的眼睛，突然跳出了一朵微弱的蓝火。

她跟着这朵蓝火，在后面急急地爬着。

爬呀，爬呀，蓝火跳到了村头那棵大榕树下，消失在悬挂下来的密密的气根丛中。

榕树下的一块土地上，发出了一圈蓝蓝的光晕。女孩小心地挖下去。

此时，海面上那一阵阵凄惨的叫声，正在弱下去。

……终于，女孩重又把它抱在怀里了，这黑乎乎的，沾满了土的蓝鲸的眼睛。

它还活着的，因为蓝鲸还在叫。

女孩喜悦的泪水，点点滴在这眼睛上，冲洗着那上面的泥土。

蓝鲸的眼睛，又慢慢亮出了蓝光；女孩的眼睛，又慢慢变得清晰……

蓝鲸在轻轻地呻吟。

痛苦的窒息已经过去。空气又变得那么清新。

它仿佛自己又变成了那轮蓝月，躺在那片温柔的海里，慢慢摇，轻轻晃……

女孩奔到了那块高高的礁石上。下面，海浪在峭壁上拍打出飞溅的白沫。

她高高地托起蓝鲸的眼睛，对着大海呼唤：“蓝鲸啊蓝鲸，快来要你的眼睛啊！”

远处，浮动着一个蓝灰色的岛屿，岛上洒满了银灰色的星星，闪烁着一团晶蓝晶蓝的光。

啊，那是蓝鲸来了！

一首悠长而舒缓的歌，款款地流入了女孩的心田。那是蓝鲸唱给她的歌。

女孩高高托着的蓝眼睛，骤然亮了起来。纯净的蓝光，照亮了大海，照亮了渔村，照亮了这个世界……

女孩把这蓝色的月亮，投进了大海。

它浮在海面上，轻轻漂浮着。海水一片纯蓝。

那首悠长而舒缓的歌，又唱起来了。歌声中，那只蓝眼睛忽然不见了，那个漂浮的岛屿也忽然不见了，而歌声越来越悠远，仿佛飘进星光灿烂的夜空里去了。

大海，异常的平静温和。

一个沉沉的声音在女孩的身后响起。

“它的眼睛已经洗去了一切污浊，灵魂升到天上去了。”

啊，是爷爷站在她背后。

女孩的眼睛是那么清澈、明亮、温柔、纯洁。

“蓝鲸把眼睛留给了你……”爷爷说。

“还有大海、月亮、星星，还有……那个不能回来的年轻人……”

女孩睫毛上闪着两颗透明的星星。

“让这世界的一切美好，天天洗着你的眼睛。”爷爷说。

他满脸的皱纹在颤抖。

晚安，我的星星

有一天，狮大王把森林里的动物们召集到了一起。

“今天，我要做一件好事，”狮大王说，“要把天上的星星分给大家。”

分星星？那真是太好啦！

狮大王说：“分星星嘛，总该有个先后。我当然第一个挑，接下来是老虎、黑熊、花豹，还有狼、狐狸、鹿……好吧，开始挑吧。”

这时候，狮大王听到了一个胆怯的声音：“我，我排在第几个？”

原来说话的是一只小老鼠。虽然是谁也瞧不起的小老鼠，可他也想和大家一样，分到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

狮大王瞧了一眼小老鼠轻蔑地说：“你吗？排在最后，剩下的那颗没人要的星星，就是你的啦，哈哈。”

说着，狮大王为自己挑了一颗最大最亮的星星。

接下来，老虎挑了第二亮的一颗，黑熊挑了第三亮的一颗，花豹那颗是第四亮……

小老鼠一直在边上耐心地等着。等大家都挑完了，果然剩下了一颗又暗又小，而且是在很边上的一颗星星。

“啊，那就是我的星星啦！你好，我是小老鼠。”小老鼠在心里对那颗小星星说。

“好啦，好啦！”狮大王说，“星星分完了。以后，大家只许看自己的星星，不许偷看别人的星星！”

大家都答应听狮大王的话。

就这样，小老鼠也有了一颗属于他自己的星星。他很诚实，真的只看自己那颗星星，不偷看别人的。其实，小老鼠根本也不想看别人的星星，因为他越来越喜欢自己的星星啦。

吃完晚饭，小老鼠就趴在窗口看他的星星。就像聆听美妙的音乐一样，小老鼠静静地看，慢慢地想。这是很快乐的。

当小老鼠去睡觉的时候，总要对小星星说：“晚安，我的小星星。”

这样天天看，小老鼠觉得他的星星好像一天比一天亮了。“真高兴呀。”小老鼠想，“今天我应该多吃一块番薯干庆祝庆祝。”

可是，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有一天晚上，小老鼠忽然发现，他的星星一会亮，一会暗，忽闪得好厉害。

“哎呀，星星是不是病了？”小老鼠很着急。

小老鼠去找狮大王：“狮大王，我的星星好像病啦！”

“什么你的星星？”狮大王莫名其妙。

“就是，你分给我的那颗……”

“啊，对了，”狮大王挠挠头皮，“想起来啦，有过这么一回事。你这小傻瓜怎么还记着呀？”

“是的。”

“得了，得了，”狮大王说，“忘了你那颗生病的星星吧。现在，这满天的星星都算分给你了，行了吧？”

“不，我不要……”小老鼠失望地走了，他觉得很难过，“说得好好的，怎么能随便忘了呢？”

夜已经很深了，小老鼠依然趴在窗口看星星。

星星越来越暗，越来越暗。忽然，星星变成了一颗流星，在天上划了一条亮亮的白线，掉下来了！

星星变成了一块黑黑的石头，掉在了小老鼠的窗前。

小老鼠哭了：“我的星星死了，我的星星死了……”

他把黑石头抱回家，一边哭，一边给它洗澡。洗完澡，小老鼠又用干净的布给它擦，想把它擦亮。可是它没有亮起来。

“给它晒晒太阳会亮的吧？”第二天早晨，小老鼠把黑石头抱到太阳下去晒，很亮很暖的阳光，也没让它亮起来。到了晚上，小老鼠又让它照月亮。温柔皎洁的月光，也没让它亮起来。

一只萤火虫飞来了，他的小绿灯真亮。小老鼠去求萤火虫：“萤火虫，我的星星不会亮了，求求你帮我点亮它吧！”

“好的，好的。”萤火虫在黑石头上坐了好一会，也没能把它点亮。

萤火虫说：“我一个人力量太小了，我去叫伙伴们来。”

萤火虫叫来了几百个伙伴，大家一起趴在黑石头上，用他们的小绿灯捂着。

一分钟一分钟过去，萤火虫终于把黑石头点亮了。它发出了一闪一闪的绿光，非常好看，啊！它又变成了星星。它腾地一跳，往天上飞去了。

“变星星了，变星星了！”萤火虫们欢呼着。

星星在天上划出一条白线，好亮好亮。

星星回到了它原来的位置上，还是做小老鼠的星星。现在，它不再是又暗又小的星星了，而是天上最亮最大的星星了。

小老鼠趴在窗口，静静地看着，他想，我的星星变得这么亮，狮大王会不会把它要回去呢？

小老鼠有点想睡了。

“晚安，我的星星。”

窗下的树皮小屋

是葱绿的草丛泛黄的时候；

是落叶在地上翻滚的时候；

是秋雨和黄昏一同降临的时候；

在女孩家的窗下，在一片枯黄的落叶下面，流出了断断续续的音乐。

这是名叫吉铃的蟋蟀在演奏。他在为女孩演奏。

可是……这真是吉铃的演奏吗？

这音乐，失去了夏夜的丰满和轻盈；这旋律，失去了夏夜的流畅和婉转。许多不和谐的颤音，漂浮在旋律中，游离在节奏里。突然出现的停顿，会让人感到空气也被凝固了。

女孩真不敢相信：这是梦吧？吉铃的演奏不是这样的呀！他在夏夜的演奏多么美……

她轻轻推开门，循着音乐找去。她揭起了那片枯叶。

“啊，真是吉铃！”

在枯叶下避雨的吉铃，油亮的黑袍上，沾满了细细的水珠。他的细长的触须无力地低垂着，不再像往日那样神气地扫动。他的身子也在微微颤抖。这一切，是因为冷吗？

女孩把吉铃捧在手心里，轻轻贴在温暖的脸颊上。

“吉铃啊吉铃，冷成这个样子，你还要演奏……”

吉铃看到了女孩的眼睛。白里透蓝的眼白，多像夏天晴朗的天空；黑里透亮的瞳仁，多像夏夜深远的星空。

“可是，夏天永远过去了，秋天来了……”

吉铃的心里，升起一阵悲哀。

穿着绿色连衫裙的蚂蚱姑娘飞来了，像一片绿叶，飘落在女孩的手上。

提着绿色小灯的萤火虫姑娘飞来了，像一颗小小的流星，掉落在女孩手上。“吉铃，我冷……”蚂蚱靠在吉铃的身旁。

“吉铃，我怕……”萤火虫靠在吉铃的身旁。

他们的触须默默地碰在一起。是啊，秋天，可怕的秋天已经来了。真冷啊……

“嘻嘻，”女孩笑了，小嘴像花朵一样开放，“我要给吉铃做一间小屋，又挡风，又避雨，嘻嘻！”

女孩灵巧的双手忙着，站在雨里，给吉铃做小屋。

雨，淋湿了她的衣服和头发。

啊，好啦！女孩做了一个多么精巧、漂亮的小屋啊！

屋顶，是用长着青苔的松树皮做的；墙壁，是用细细的柳枝编的；门，也是用细细的柳枝编的；两个窗子，是用两片树叶做成的。

女孩把吉铃捧在手心里，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

吉铃看到，雨珠从她的头发上滴落，也从她的睫毛上滴落。她那长长的睫毛，是她眼睛的屋檐吗？

女孩说：“我们就叫它吉铃的树皮小屋吧。”

吉铃的树皮小屋？这么说，吉铃有了一个小小的家，再也不怕风，再也不怕雨啦？

吉铃细长的触须，在女孩的脸颊上扫着，表达他深深的感激。

“真痒。”女孩笑了，“快进你的树皮小屋吧，吉铃。”

女孩把吉铃送进了树皮小屋。

蚂蚱飞进了树皮小屋，像一片欢乐的绿叶。

萤火虫飞进了树皮小屋，像一颗快活的流星。

女孩悄悄离开了。秋雨，还在下。

女孩甩一甩头发上的雨珠，在心里说：雨呀，你下吧，吉铃他们再也淋不着啦……

像乐队里一声声清脆的鼓点；

像钢琴上一个个轻弹的音符；

雨点儿，打在树皮小屋的屋顶上。

丁冬，丁冬……

吉铃的心陶醉了：单调的、烦人的秋雨，在树皮屋顶上，奏出了多么好听的音响。

蚂蚱展开她的绿色连衫裙，萤火虫摇晃起她的绿色小灯，合着雨点的节奏，翩翩起舞。

吉铃展开他的膜翅，在秋雨的伴奏下演奏。

像茫茫黑夜里一盏游动的灯；

像冰天雪地里一团跳跃的火；

吉铃迷人的旋律，在潮湿的空气里萦回，飘荡……

寒冷，消失了；悲哀，消失了。树皮小屋里，藏进了女孩那颗春天般的心。

吉铃推开树叶窗子，望着。

外面，已经是水汪汪的一片，只有树皮小屋里是又干又净。树皮小屋呀，是漂浮在海上的一个小岛，是停泊在港湾的一艘小船。

吉铃望着女孩的窗口，他现在多么想见到女孩，看到她倚在窗口、听着他的演奏。女孩不是爱听他的演奏吗？

可是，窗口是空空的。

女孩病了。她躺在床上。

当秋风送来了吉铃的演奏，她是多么想走到窗口去，去看看她亲手做的树皮小屋，看看小屋里的吉铃，看看蚂蚱和萤火虫。

可是，女孩起不来，她在发烧呀。她的头真晕，她的口真渴……

吉铃走出树皮小屋，向女孩的窗口纵身跳着。可是窗子太高了，一次又一次，吉铃都没能跳上去。

“吉铃，吉铃，你要干吗？”蚂蚱和萤火虫急急地问。

“我要去看看女孩！”

“你别跳了，我们飞进去看看吧。”蚂蚱和萤火虫说。

她们飞进了窗口，落在女孩的枕边。

女孩迷迷糊糊地睡着，高烧，使她的嘴唇都干裂了。

蚂蚱和萤火虫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慌乱地飞回吉铃的身边。

“女孩病了！女孩病了！”蚂蚱说。

“怎么办呀，吉铃？”萤火虫说。

“啊？！”吉铃惊呆了。

“她一定是为了做树皮小屋，淋了雨才生病的。我们一定要让她恢复健康！”

他们一起在树皮小屋里，为女孩的病想办法。

丁冬，丁冬，雨点儿急急地打在屋顶上。它们也在为女孩着急吗？

“有了，有了！”吉铃突然叫起来。

吉铃说出了他的主意。

“对呀！对呀！”

大家都为吉铃的主意高兴。

蚂蚱和萤火虫，找来了一片干净的树叶，把它顶在头上，接着天上落下的雨水。

吉铃振作起精神，展开了他的膜翅……

女孩迷迷糊糊地，觉得自己在沙漠上走。真累呀，真渴呀。她多么想喝到一口水！突然，她看见一股清澈的泉水。她捧起泉水，喝呀，喝呀。清凉甘甜的水，沁入了她的心脾……

女孩睁开了眼睛。

她看见，蚂蚱和萤火虫抬着一片树叶，飞到她的嘴边。树叶向她的嘴里一斜，清凉的水，湿润了她的嘴唇，流进了她的口中，流进了她的心里。

啊，梦中的泉水，原来是蚂蚱和萤火虫送来的呀！

窗外，传来了奇妙的音乐。这是谁在演奏？

像树林里的鸟儿鸣唱；

像黄昏里的风铃丁当；

像田野上的长笛悠扬；

像宫殿里的铜钟回响……

啊，这是吉铃在演奏！

音乐，是缓缓的溪流，载着情感的微波，正从吉铃的心，流入女孩的心。

女孩笑了，笑脸像五月的天空一样晴朗。

女孩的病好了，身体像天空的云朵一样自由。

她下了床，来到窗口。

“谢谢吉铃！谢谢蚂蚱！谢谢萤火虫！”

女孩幸福地望着树皮小屋。小屋里，吉铃在演奏；小屋里，蚂蚱和萤火虫在舞蹈。

沙沙的秋雨啊，是在为他们伴唱吗？

秋天，悄悄地走了，冬天，悄悄地来了。

一朵一朵的雪花，飘下来了。

漫天飞舞的雪花，飘下来了。

树皮小屋里，蚂蚱和萤火虫与吉铃依偎在一起。

真冷啊……

女孩熟睡着。她不知道，树皮小屋虽然能挡风，能避雨，可是，经不住寒气的侵袭啊！

吉铃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在雪地里支持多久了。他们的生命，将被这雪花盖去了。

吉铃推开树叶窗子，望着越积越厚的雪。这一片可怕的雪，突然变得可爱起来。是啊，对一个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来说，一切都值得留恋啊。

“吉铃，我怕……”蚂蚱说，声音是颤抖的。

“吉铃，我要死了吗……”萤火虫的声音是那么微弱。

吉铃，用他微弱的颤音，用他的整个心灵，演奏起来。

告别了，家乡的草丛，夏夜的星光，善良的女孩……

音乐，从树皮小屋里飘出去，消散在旷野上，融化在白雪里，渗透到泥土中。

最后一个音符，和最后一雪花一同飘落。

小屋里，那一盏微弱的绿灯，熄灭了。

一切，变得那么安静。太安静了……

早晨，女孩醒了。

她推开窗，惊喜地叫起来：“啊，下雪了！多么白的雪呀！”

多么白的雪呀，白得真刺眼睛。

“咦，树皮小屋呢？”

树皮小屋，已经被厚厚的雪盖住了。窗下的雪地上，微微突起一个小包。

女孩的心好像要从胸口跳出来了。她跑到窗下，在突起的小包上轻轻扒开一个小孔，推开了树皮小屋的门。

“吉铃！蚂蚱！萤火虫！”

没有回答。

吉铃、蚂蚱和萤火虫，他们紧紧依偎着，触须碰在一起。静静的，没有一声回答。

女孩说：“吉铃睡着了。从夏天演奏到秋天，他们累了，他们要睡了……”

她关上了树皮小屋的门，又用雪把扒开的小孔盖上。她又找来了一把细木棍，围着树皮小屋，树起了一圈栅栏。

在最高的一根细木棍上，女孩粘上了一张字条：“树皮小屋里，睡着吉铃和他的两个伙伴。”

女孩蹲在栅栏外，轻轻地给树皮小屋哼起一支歌，一支没有歌词的歌。

她的嗓音，夹着甜美的鼻音，那么动听，那么轻柔。

树皮小屋里，传出了轻轻的回声——多么像吉铃在为她伴奏。

女孩从冬天唱到了春天。

雪化了。窗下的树皮小屋，还是那么漂亮，不，更漂亮了。

春雨，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显出那么好看的青绿色。太阳，又给它披上一层淡淡的金色。

女孩又给树皮小屋哼起了那支没有歌词的歌。歌声里，奇迹发生了：

树皮小屋的墙——用细细的柳枝编织起来的墙，随着歌声，慢慢地绽出了许多淡绿色的芽苞。芽苞在绽开，绽开，长出了一片片尖尖的小柳叶！

女孩多高兴啊，她拍着手，叫着：

“树皮小屋发芽了！它是活的，活的！”

女孩笑着，笑着，忽然，笑容从她的脸上消失了。

“树皮小屋都活了，可是吉铃他们……”

是呀！吉铃已经……

“啊！”

女孩突然惊喜地叫出声来。她看见，树皮小屋的门被轻轻推开了，从里面，走出了一支小小的队伍。

哟，是这么多小蟋蟀、小蚂蚱和小萤火虫哪！

女孩把手伸向他们，他们都一个个爬上了她的手心。那么多的小脚在她手心里搔着，真痒！

小蟋蟀们还没有穿上油亮的黑袍；

小蚂蚱们还没有穿上绿色连衫裙；

小萤火虫们还没有点亮绿色小灯；

他们还是那么小的小不点儿，可是，这些小不点儿呀，都显得那么神气，那么漂亮。

“他们都认识我！”女孩幸福地闭上了眼睛。

女孩在幻想：今年的夏夜，该会有多么美丽啊……

永远的萨克斯

坐在树洞前，巴可又在吹他的萨克斯了。

巴可是一只棕熊。

早晨的太阳照在他不太好看的脸上。他的鼻子太短，嘴巴又太宽。他不太聪明，而且，性情太温和。

“你这样的熊是不太招别的熊喜欢的。”

这句话，是住在不远的那只熊姑娘米都对巴可说的。当时，巴可听了这句话，并不难过。他觉得米都说得对。那时候，他还在学吹萨克斯，吹得很难听。

米都是一只很漂亮的熊，她长得很结实，眼睛很亮，很会溜。鼻子尖总是湿漉漉的，看起来很健康又很顽皮。

巴可吹了一阵，停下来，朝右前方看看。米都就住在那个方向。

“我今天吹的是一段新曲子，说的是萤火虫因为太伤心，满天乱飞，飞着飞着就变成了天上的星星……不知她听到了没有……”

巴可想。

米都在那里吃她的早餐蜂蜜粥，大概有一点粘在鼻子上了，她正伸出舌头，使劲儿舔着。

米都一边满意地舔着鼻子，一边向巴可走过来了。

巴可故意装作没看见，还是吹着他的萨克斯，其实心里很高兴的。

“吹了这么久，你不饿吗？”米都站在他面前，问道。

巴可摇摇头。“不饿。”他心里却在想：她的鼻子真好看。

“你的萨克斯吹得越来越好了，我很喜欢的。”

“我今天吹的是……”

“是一支新曲子，我已经听出来了。里面好像有星星的感觉。不错，挺好的。”

“是吗？”巴可很高兴，想把整个故事讲给她听，“嗯，曲子里……”

“再吹一支新曲子听听。我很爱听的。”米都打断了他。

巴可有点遗憾。

“新曲子？我想想……”

一棵在风里抖动的小草，心里有很多的渴望；

一只淋在雨中的兔子，在等他的信；

一个长在树缝里的蘑菇，想到远方去旅行……

米都忽然站了起来。

“对了，我得去看看我种的菜了。把新曲子留着，我要听的。”

她很快地往前走了。

巴可看着她的背影，抖动的小草、雨中的兔子、树上的蘑菇全没了。

巴可呆了一会儿，又把那支萤火虫变星星的曲子再吹了一遍。

好像没有第一遍那么好听了。

这时候，离巴可不远的那个小树洞里，有一双黑亮的眼睛闪着。

那是一只果狸，也是巴可的邻居。她总是默默地听着巴可吹萨克斯，从来也不说话，只是瞪着她那双黑亮的圆眼睛。那双圆眼睛，会随着曲子，一会儿清澈，一会儿恍惚，一会朦胧，一会迷幻。不过，巴可从来没有注意过。

“可爱的小果狸，也不知她听懂了没有。”巴可在心里想着。他觉得，最能听懂他曲子的，只有米都。

“我很喜欢米都的。”巴可对自己说。

“你这样的熊是不太招别的熊喜欢的。”巴可想起了这句话。

他忽然感到心里很难过。

傍晚，巴可抱着萨克斯，望着天上一朵忙乱飘着的灰云。

巴可沉浸在他的构思里。

米都小鼻子湿漉漉的，款款地走来。

“巴可，我想听你吹萨克斯。”

她双手支着下巴，眼睛溜一圈，又天真又温柔。

“吹吧，巴可，吹吧。”

巴可提起了萨克斯，吹了起来。

掉在岩石上的一片枯叶，思念着它的青色的树枝；

一滴青苔上的水，掉到了静静的水潭，再也找不到自己；

大海上的一叶帆，努力漂向永远够不着的月亮……

小树洞里，果狸那双黑亮的眼睛，一会儿清澈，一会儿恍惚，一会朦胧，一会迷幻。

巴可吹着，他已经忘记了米都的存在，甚至忘记了还有自己。他仿佛整个生命已变成了那支萨克斯。

“啪。”

巴可从梦中醒来似的，才知道，他的脸上已经被米都亲了一下。

“巴可，你吹得太好了。真让我感动……”

米都说着，两滴眼泪流下来了。

巴可也被她的话感动了，差一点也要掉下泪来。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吹得像现在这么好过。

巴可的心里，仿佛是一支欢乐的萨克斯。

“米都，米都，我……”

米都用她的手掌，盖住了巴可想说的话。

“巴可，你的曲子，使我想起了……想起了……”

“什么？”

“想起了……”

“什么？”

“他。”

“他？”

沉默了，谁也不说话。

小树洞里，果狸那双黑亮的眼睛，朝他们看着。

终于，米都说话了。

“昨天他来找我，就是山后那年轻的熊，他叫我住到山后去。我……我不想去，他就火了，踢了我一脚，走了。可是，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现在……挺想他的……”

“……”巴可不知该说什么。他只看见，米都的鼻子，现在变得很干。

“巴可，没有一只熊能像你这样吹萨克斯，这么好。你真招人喜欢。”

巴可看见，米都的鼻子干得发白。湿漉漉的鼻子不见了。

这时候，响起很重的脚步声。

一只高大、年轻、健壮的棕熊出现在面前。

他厌恶地看了一眼萨克斯。

“米都，你怎么又在这里？你到底跟不跟我去？”

米都默默地站起来。

米都跟他去了。

巴可低下头，不去看他们越来越小的身影。

眼睛黑亮的果狸从树洞里出来，轻轻走到巴可的面前。

萨克斯在月光下闪着黄色的亮光，恍恍惚惚的。

果狸轻轻地摸了摸萨克斯。

“巴可，我也想有这么一支萨克斯。”

巴可呆呆地看了果狸一会儿，忽然吼起来：

“萨克斯有什么用？萨克斯有什么用？”

巴可把萨克斯重重地往地上一摔，噔噔噔地走了。

果狸被吓了一跳，看着扔在地上的萨克斯，不知怎么办才好。

过了好一会儿，果狸抱起地上的萨克斯，试着吹了一下。

“噗——”

那声音，就像是呜咽。

当巴可再次看见萨克斯，是在他自己的树洞口。它浑身闪着亮光，显得神采飞扬。萨克斯下面压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巴可，萨克斯里面有你的生命，别丢了它呀。

那是果狸放在那里的。她已经用毛把萨克斯的每一个角落都擦过了。

巴可拿起萨克斯看了看，轻声嘟哝着：“萨克斯里面有你的生命，萨克斯里面有你的生命……”

终于，巴可摇了摇头。

“我已经没有生命了。要它干什么。”

巴可在地上掘了一个坑，把萨克斯放进去。当把土埋上去的时候，巴可才明白，他如醉如痴地吹萨克斯，原来都是为了给米都听

的。

现在米都已经不在了，萨克斯也用不着了。

巴可呆呆地坐在树洞口的时候，对面的小树洞里，果狸那黑亮的眼睛，一直看着他。

那双黑眼睛很忧伤。

从此以后，巴可完全变了。

他一天到晚蓬头垢面，在地上躺倒就睡，醒来了，随便在土里挖点什么就吃，嘴里老是哼着：“到处流浪，到处流浪……”

果狸的那双黑亮的眼睛，再也不看他了。

有一天，巴可忽然想起来：咦，怎么不见小果狸了？她到哪儿去了？

他去那个小树洞里看看，里面空空的，果狸早就搬走了。

“她一定是讨厌我这个叫化子一样的熊了，哈哈。都走吧，都走吧，剩我一个，死在这里，烂在这里！哈哈！”

巴可这么对自己说着，又哼着曲子走开了。

“到处流浪，到处流浪……”

他已把萨克斯忘得干干净净了。

巴可已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

一天夜里，巴可睡在他的树洞里。树洞里发出一阵阵霉气，但巴可是无所谓，依然睡得很死。

在梦里，巴可听到了萨克斯。

掉在岩石上的一片枯叶，思念着它的青色的树枝；

一滴青苔上的水，掉到了静静的水潭，再也找不到自己；

大海上的一叶帆，努力漂向永远够不着的月亮……

巴可醒来，发现自己眼睛里全是泪水。

他不知道自己的泪水是因为难过，还是因为高兴。他以为自己完全忘记了的萨克斯，又那么真切地响了起来。而且，这曲子，就是在他最有才气的那段时间里创作的。

他知道自己原来还是爱着萨克斯的。

可是，巴可的梦醒了，那曲子却还在奏着。不是萨克斯，而是更幽怨一些的长笛。

那声音，就是从对面的小树洞里传来的。

巴可跳了起来，奔出去。

是果狸在小树洞口吹着长笛。

果狸停下来，看着巴可。

“巴可，我到很远的地方学长笛去了。”

“我……”

“巴可，我吹的全是你创作的曲子。”

“我……”

“巴可，你不吹你的萨克斯了吗？”

“我……”

“巴可，你知道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吗？”

巴可把头低下去了。

仿佛有电在身体里奔流，巴可一转身，朝自己的家门口跑去。

他在地里挖起来，挖那支埋在土里的萨克斯。

可是，土下面没有萨克斯。

巴可开始发疯似的在地上乱挖起来。一会儿就挖开了一大片土。

果狸走到他的面前，一道金黄的光一闪。

“这是你的萨克斯。”

果狸的手里抱着那支萨克斯。这支锃亮的萨克斯，每一道缝隙里都是锃亮的。

“我每天都擦它的。”果狸说。

巴可忽然发现，这么多天不见，果狸已经变得这么漂亮了。

“果狸，你……”

“什么，巴可？”

“你为什么要学长笛？”

“因为，长笛里有我的生命。”

“你以前就能听懂我的曲子？”

果狸低下头，说：“是的，我都懂。”

他们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山坡那边走去。那里，月亮已经升起来了。长笛和萨克斯，都在月亮下闪出神气的光，一道金黄色，那是黄铜的萨克斯；一道银白色，那是白银的长笛。

秋千，秋千……

小兔白白有一身美丽的白毛，白得像雪一样。她的一对长耳朵，动起来是那么灵活；她的一张三瓣嘴，笑起来是那么甜蜜。

可是，白白的一双眼睛，却是永远闭着的。白白一生下来，眼睛就瞎了。她什么也看不见。

白白一点也不难过，她眼睛看不见，兔妈妈会给她讲的呀，这不和看见一样吗？而且，白白会想像。妈妈给她描述的一切，都会在她的想像里，变成一幅幅美丽的图画。说不定，会比看见的还要美呢。

要是谁问她：“白白，花是什么样的？”

白白就会露出一个笑来：“妈妈说，我笑的时候，就像花一样。”

要是谁问她：“那么，什么颜色的花最好看呢？”

白白就会说：“白色的花最好看。”

“为什么呀？”

“因为，白色的花像我呀。你没看见？我也是白色的呀。”

是呀，这时候的白白，多可爱。兔妈妈看着天真、快乐的白白，反而心里难过起来：

“多聪明的孩子，要是她的眼睛……”

兔妈妈的眼睛湿润了。泪水在她红宝石般的眼睛里闪光。

兔妈妈想起了从前。

秋千，从高高的树上挂下来。荡呀，荡出一条条白色的圆弧。

那时，她和白白的爸爸还住在平原上。那里有茂密的树林，静静的湖泊和绿色的草地。

在她家的那棵大树上，缠绕着好些古老的藤。有一根藤，像一个巨大的圆环，从高高的树枝上挂下来，一直垂到她的家门口。

风一吹，那藤环就会微微摇荡。

当兔妈妈肚子里怀着白白的时候，每到晚上，兔爸爸就会和她一起来到那藤环下。兔爸爸把她抱上藤环，然后，一下一下，推着藤环。

藤环在静静的夜里，荡起来了，荡得那么舒缓。

星星出来了。月亮也出来了。

月光穿过枝叶的空隙，把光斑洒在兔妈妈雪白的皮毛上，飞快地跳动。

兔妈妈坐在藤环秋千上，她那白色的身体，在星空下画出一道道白色的弧线。

“眼睛看着星星，看着月亮！”

下面，传来兔爸爸的声音。是呀，妈妈肚子里正怀着宝宝，如果经常看着星星和月亮，她的孩子，眼睛就会像星星一样闪亮，笑脸就会像月亮一样美丽……

兔妈妈一边荡着秋千，一边望着天上。她的心，跳得那么快。

秋千，荡得高些，再高些。那样，离星星更近了，离月亮更近了。那一道道白色的弧线，就像一个个还没有画圆的梦。

可是……

那棵大树，被人砍掉了；那根藤环，同树一起，散落在地上。

兔爸爸倒在一枝乌黑的猎枪下。

兔妈妈逃到了山里，生下了白白。

啊，这真像是一场噩梦。那星星、那月亮、那藤环秋千，都变得非常遥远了……

“妈妈，你在想什么？”

兔妈妈从回忆中回到了现实。她望着白白那没有星星的脸。她听到了白白的声音像玻璃杯里的冰块一样清亮。

兔妈妈慢慢露出了笑。

“妈妈在想……想秋千……”

“秋千？它什么样？妈妈，给我讲讲。”

秋千，它从高高的树上挂下来。你坐上去，荡呀，荡呀，越荡越高。好像要摸到星星了，好像要摸到月亮了……

关于秋千，白白是第一次听到。多美呀，秋千。

“妈妈，荡秋千的时候，能摸到天上的白云吗？”

“能，能。可是……这儿没有秋千……”

白白不问了。她多么希望荡秋千呀，就是荡一下也好。

突然，白白的长耳朵动了一下。

“妈妈，猴哥哥来啦！”

山上有个小猴子，他每天都要来看望白白。

过了一会儿，妈妈也听到了脚步声。

真的是猴哥哥来了。白白的耳朵真灵，总是能听见猴哥哥的脚步声。

小猴子一进门，白白就问：

“猴哥哥，妈妈说，天上的白云像我身上的毛一样白，一样软，是真的吗？”

小猴子说：“是真的。”

白白一遍一遍摸着自己的身上，好像在摸一朵白云。

蓝天里，有一只小白兔坐在秋千里，荡呀，荡呀，摸到了白云。

白白向小猴子，呼地吹了一口气。

“猴哥哥，你身上的毛，飘起来了没？”

小猴子身上的毛没有飘起来，可是小猴子说：“是的，飘起来了。”

白白拍拍手说：“那是我吹出来的风呀。”

小猴子说：“哟，怪不得有点凉快哩。”

白白笑了，笑得甜蜜蜜的。

“妈妈，荡秋千的时候，风会把身上的毛，吹得飘起来吗？”

“会的……”兔妈妈轻声回答。

白白呼呼地吹着自己身上，她虽然看不见她的白毛飘动，可是，她感觉得到。

秋千悠悠地荡，风儿轻拂起雪白的毛。

兔妈妈看着白白，心里有点难过。

白白高高兴兴地说：“妈妈，再给我们讲讲秋千，猴哥哥还没听过呢。”

兔妈妈又讲了一遍。

“猴哥哥，秋千好吗？好吗？”

小猴子想：秋千有什么稀奇？我两只手抓住树枝，自己也会荡。可是，如果说秋千没什么好，白白一定会很扫兴的。

小猴子说：“是吗？秋千原来这么好！”

“猴哥哥，你荡过秋千吗？”

“荡过。”小猴子老实地回答。

白白突然不做声了。她不笑了。过了一会儿，她才轻轻地说：

“我妈妈也……荡过秋千的……”

兔妈妈和小猴子，都说不出话来。是啊，他们都荡过秋千，只有白白没有荡过。

兔妈妈真有点后悔：我干吗要讲秋千呢？

小猴子也有点后悔：我干吗要说荡过秋千呢？

要是知道哪里有秋千，兔妈妈一定会带白白去荡一次，再远的路也不怕。要是自己能做秋千，兔妈妈再苦再累，也会把它做出来。可是，兔妈妈和小猴子，都不知道哪里有秋千，也不会做秋千。

“要是我有眼睛，我不荡秋千，就看一下，只看一下……”

白白说得很轻很轻，可是兔妈妈和小猴子都听见了。

秋千，秋千，

风，会在耳边呼呼地响吗？

荡得那么高，会变成一缕白的云，留在天上吗？

秋千，秋千……

白白总是想着秋千。

她变了，不再像以往那样高高兴兴，问这问那。

兔妈妈给她讲故事，白白常常会走神。

小猴子来看她，给她带来个树叶小风车，又给她做了个竹管儿哨子，白白都不喜欢玩。

白白的心里，总是想着秋千。

兔妈妈想来想去，最后说：“白白，妈妈再给你讲讲秋千，要听吗？”

白白摇着耳朵，连声说：“我不听，我不听。”

白白病了。白白躺在床上。白白的身体滚烫滚烫，发烧了。

秋千，秋千，你在哪儿呀？

白白发烧的第二天，小猴子像往常一样，又来看她了。

白白躺在床上，不像前几天那么不声不响的，而是非常高兴地笑着。

“是猴哥哥来了吗？”

小猴子点点头：“是。”

“猴哥哥快来！我问你，你以前荡秋千的时候，摸到星星了吗？”

小猴子摇摇头：“没有。”

“摸到月亮了吗？”

“也没有。”

“嘻嘻，”白白笑了起来，“猴哥哥真傻！真没用！”

小猴子全傻了，白白这是怎么啦？

白白得意地说：“我荡秋千的时候，荡呀，荡呀，荡得好高好高。我伸手一摸，摸到星星了，还摸到了月亮！告诉你吧，星星是凉的，月亮是热的！”

小猴子奇怪了：“你什么时候荡过秋千了？”

“在……梦里。”

白白把头低下，脸上的笑又没了。

兔妈妈悄悄地抹着眼泪。

小猴子的鼻子，也是酸酸的。

白白呀，你一直在想着秋千呀！

那冰凉的星星，那火热的月亮，你们还在吗？

梦醒了，秋千就没有了。

小猴子突然说：“白白，你想真的荡秋千吗？”

白白急急地说：“想。猴哥哥，真想呀！”

小猴子走到床边：“我会做秋千，我带你去荡，好吗？”说着，把白白抱了起来。

兔妈妈跟着小猴子，一起向野外走去。

在一棵老松下，小猴子站住了。老松苍劲的枝杈，低低的在他们头顶横着。

兔妈妈挺纳闷：小猴子什么都没带，连根绳子也没有，怎么做秋千呢？

小猴子只管自己纵身一跳，攀住了横着的松树枝，再用两脚勾住树枝，脸朝着天。

小猴子说：“兔妈妈，秋千做好了，把白白抱上来吧。”

啊，小猴子做的秋千，就是他自己的身体呀！

兔妈妈急了：“这……不……”

白白什么也看不见，急急地说：“妈妈，快，我要荡秋千！”

兔妈妈不知道该怎么做好。

“猴哥哥，”白白又叫了，“你在哪里？你来抱我上秋千吧。”

兔妈妈看看小猴子，又看看白白。她终于把白白抱了起来，轻轻地放在小猴子的肚子上。

白白一坐上去，就轻轻地叫了声：“啊！”

一朵小小的白云，就要飘起来了。秋千，原来是这样的温暖。

小猴子不敢做声，怕白白知道，她坐的秋千是假的。他向兔妈妈拼命眨眼睛，好像说：“你快推我呀，让我荡起来。秋千是要荡的呀！”

“妈妈，快让秋千荡呀！猴哥哥，你也不来帮我推一下！”白白又急了。

“白白，”兔妈妈激动地说，“你别叫猴哥哥，他，他刚才给你做秋千，很累的……”

兔妈妈的手，开始推着小猴子的身体，一下，一下……

“秋千”荡起来了。一下，一下……

白白的双手，在空中伸着。那一次的梦，在白白的脑海里，又清晰地浮现了。

她觉得自己飞起来了，飞在那天空里。

她觉得自己摸到星星了，那冰凉的星星；

她觉得自己摸到月亮了，那火热的月亮；

她觉得，一朵白云飞来了，轻轻地把她裹了起来，她变得像白云一样轻盈……

秋千，带来神秘和幻想的秋千啊……

小猴子的肚子上坐着白白，已经荡了多少下了？他不知道。

他看见，白白身上那雪白的长毛，在风里面微微飘动；

他看见，白白的三瓣儿嘴笑着，像一朵刚刚开放的白玉兰；

他看见，周围的树在旋转，天空在旋转……

小猴子的手真痛。小猴子的头真晕。

秋千呀，再荡一下，再荡一下……

小猴子的手掌上，渗出了一滴滴的血。粗糙的松树枝，已经磨破了他的手掌。

白白已经睡着了。睡着在温暖的秋千上。

兔妈妈把白白抱了下来。她那红宝石般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她想对小猴子说“谢谢你”，可是，她的嗓子发不出声音。

小猴子从松树枝上跳下来。现在，他突然感到累了，累得站不起来了。

小猴子躺在草地上，望着蓝蓝的天。

啊，秋千，秋千……

孤独的小螃蟹

1 小青蟹不见了

池塘边的小泥洞，里面住着小螃蟹。

小螃蟹坐在洞口晒太阳。

“真舒服啊，”小螃蟹想，“不知道她醒了没有？她总是喜欢在中午睡一会儿。”

小螃蟹举起他的大钳子，在墙上敲了两下：“冬，冬。”

隔壁也传来了声音：“笃，笃。”

那是住在隔壁的小青蟹敲的。她是小螃蟹的邻居，她的小泥洞和小螃蟹的小泥洞是并排着的。

小青蟹爬到洞口来了，用钳子蘸着洞口的草叶上的水珠洗脸。

小青蟹是长得很美的。她的颜色那么青，青得像蓝天。她的钳子也很小，只有小螃蟹的一半儿大。

小螃蟹很喜欢她，总是像大哥哥一样地照顾她。

“快晒会儿太阳吧，”小螃蟹说，“多好的太阳呀。”

“嗯。”小青蟹很乖地说，和小螃蟹一样，在洞口坐着。

太阳就照着他们两个。

小螃蟹睡着了，小青蟹却在想：干吗每天都要晒太阳呢？傻乎乎的……

她爬过来，用小钳子轻轻地拉拉他。

“小螃蟹，我要走了。”小青蟹说。

“什么？走？到哪儿去？”小螃蟹醒来，吓了一跳。

“我想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住……”

小螃蟹很吃惊：“难道这个地方不好吗？”

小青蟹轻轻地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真的要走了。”

“可是，可是……”小螃蟹不知该说什么好。

第二天，看到小青蟹时，她已经走远了。

小青蟹转过身来，朝他挥了挥她的小钳子。

小螃蟹很难过。

他用钳子敲敲墙壁：“冬，冬。”那边再也不会传过来“笃，笃”的声音了。

小螃蟹一直在洞口坐到天黑。

小螃蟹心里想：小青蟹现在到哪儿了呢？她是不是每天还会晒会儿太阳呢？她身上还是那么青吧？……

不过，小螃蟹每天睡觉前还是要敲两下墙壁：“冬，冬。”

他是敲给自己听的。

然后，小螃蟹就吐一大堆泡泡，把自己藏起来。他难过的时候，总是这样的。

2 小螃蟹的梦

小青蟹走了以后，一直没有回来。

小螃蟹离开家，去找她了。

走了很远的路，他看到了一条长长的铁路，铁轨闪着亮，一直通到看不见的地方。

小螃蟹爬上去，沿着铁路中间走。

远处，传来了一阵轰隆隆的声音。一列巨大的火车，向他开过来了。

火车轰隆轰隆叫着，从他的头上开过去。好像天塌下来似的，又好像要被这声音压扁了。

火车开过去了。

小螃蟹一动也不动地望着开远了火车。

“多么雄壮啊，多么大啊，多么厉害啊！”

小螃蟹很激动，但他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巨大的火车。

当他回到他安静、潮湿的小泥洞，耳边还响着轰隆轰隆的火车声音。

后来，小螃蟹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这是一个晚上，静静的，天上的月亮弯弯的。小螃蟹开着一列很小的火车，来到了一个芦苇塘边。

塘边有好多个大雁窝。睡在大雁窝里，一定很暖和吧？

水里站着一只长脚鹭鸶，脚上悄悄地散开来一圈圈的水纹。鹭鸶望着天上的月亮，好像在等着谁。

长长的芦苇秆上，挂着一块块的小牌子，上面写着：“苹果站”，“草莓站”，“水蜜桃站”，有一些小甲虫在站牌下等着。他们东看看，西看看，焦急地说：“火车怎么还不来呀？”

轰隆，轰隆，小火车响着小小的声音，开到了芦苇秆上。

小螃蟹从火车头里伸出他的大钳子，挥着：“上车吧，上车吧。”

小甲虫们挤着上了火车。他们上了车，就朝小螃蟹喊：“小螃蟹，你真棒！真的把火车开来了。我们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小螃蟹挥挥钳子，大声说：“哪能呢！”然后，拉响了汽笛：“呜——”

小甲虫们有的在苹果站下车，有的在草莓站下车，还有的在水蜜桃站下车。下车时，他们都忘不了对小螃蟹说一声：“小螃蟹，你真棒！”

小螃蟹也觉得，自己像个了不起的英雄。

火车开到了最后一站——菠萝站。

啊，小青蟹就在菠萝站里等着！

小螃蟹赶紧喊：“小青蟹，快上车！”

可是，小青蟹却说：“什么呀，我才不坐你的小破车呢！我要坐的是真正的大火车，就是你白天看到的那种。”

说完，小青蟹转个身，连看也不看他了。

小螃蟹忽然觉得自己的小火车很没劲。他用脚使劲一踩，就把小火车开进水里去了。

“哗——”

白花花的水溅得老高。小螃蟹和小火车一起沉到了水底。

这时候，小螃蟹醒来了。

“原来是个梦呀……”

小螃蟹就再也睡不着了。他想：原来，小青蟹是不喜欢坐小火车的。以后，她回来了，我带她去坐大火车，那样，她就满意了吧？

想到这里，小螃蟹一得意，就用他的大钳子，在墙上敲了两下。

冬，冬！

3 小纸鸟

小螃蟹正在睡午觉，忽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扑扑扑、扑扑扑。

原来池塘的上方，有一只鸟在飞。

这是一只纸做的鸟。

“飞啊，飞啊，哈哈！”小纸鸟一边飞还一边叫。可是，那小纸鸟不好好飞，在天上乱转圈子。

小螃蟹想：大概它头很晕吧？

可是，小纸鸟越飞越不像话了。它飞到这棵树上去碰一下，又飞到那棵树上去碰一下。一点也不爱惜自己。

小纸鸟是不是在和谁发脾气？

小螃蟹朝小纸鸟喊：“喂，你可别乱飞呀，要掉下来的。”

小纸鸟在天上喊：“不害怕，不害怕，我掉下来也不痛！”

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会不痛吗？

小纸鸟还是乱飞，一边飞一边喊：“就乱飞，就乱飞，谁让我不是真鸟！”

原来小纸鸟是为这个生气。

小纸鸟最后在一根大树干上重重地碰了一下，终于掉下来了。

它一头栽进了池塘的水里。

“啪啪啪。”小纸鸟胡乱拍了几下翅膀，再也不会动了。

小螃蟹用钳子拉住它，把它捞了上来。它浑身水淋淋的，软软地耷拉着。

“把它放在草叶上晒晒干，它还会活的……”

小螃蟹把小纸鸟小心地拆开来。这时候，小螃蟹发现，就在这张纸上，也就是小纸鸟长心的地方，画着一幅画。画的不是一只鸟，而是一只小螃蟹！

“因为它的心里装的不是它自己，所以它就乱飞……其实，小纸鸟这么乱飞，是因为它心里很难受……”

小螃蟹一边等着纸晒干，一边想着。

纸终于晒干了。虽然有点起皱了，但是又硬硬的很有精神了。

小螃蟹用他的大钳子，蘸着泥水，在纸上画起来。

他画上了一只小鸟，小尖嘴在笑着，飞得很快乐的样子。那是小纸鸟自己的样子。

画好了，他又小心地按着原来的折印，把小纸鸟折成原来的样子。

刚折好，嘟的一声，小纸鸟就飞上去了。

现在，小纸鸟不再胡乱飞了。它展开翅膀，飞得很好。

“谢谢你，小螃蟹！”

小纸鸟飞远了。小螃蟹朝他挥着大大的钳子。

“现在，小纸鸟在为了自己飞呢。”小螃蟹想。

4 冬冬鼓

路边有一只可口可乐的空罐子。风一吹，骨碌碌滚到东，骨碌碌滚到西。

小螃蟹在散步的时候，硬硬的身子碰了它一下。

“冬”的一声响。声音怪怪的。

小螃蟹爬过去，用大钳子敲了它一下。

“冬！”又是一声响。声音好响，吓了小螃蟹一跳。

这是个好东西，小螃蟹骨碌碌骨碌碌把它推回了家。“我可以把它当鼓来敲。”他想。

冬冬冬，冬冬冬……

小螃蟹不停地敲他的鼓，从早敲到晚。他觉得很奇怪，当他的钳子用力地敲在鼓上，发出“冬冬”的响声的时候，他一点烦恼也没有了。甚至，他连小青蟹的事也忘记了。

这鼓可真好！

冬冬冬，冬冬冬……

不过，小螃蟹的邻居们可不喜欢听这种鼓声。

好吵呀，好烦呀！

小青蛙来说：“小螃蟹呀，你能不能不敲你的破鼓？吵得我嗓子痛！”

小鱼游到水面上来说：“小螃蟹呀，你一敲鼓，震得水乱摇，头都晕了。”

小乌龟来说：“你老敲老敲，我背上的裂缝又要开啦！”

小螃蟹默默望着大家，被大家骂得呆头呆脑。

不过，他实在太喜欢他的鼓了，只好每天推着可乐罐，骨碌碌骨碌碌推到没人的地方，继续敲。

冬冬冬，冬冬冬……

慢慢的，小螃蟹觉得，他能用鼓声说出心里想说，可又不知道怎么说得话了。再后来，这鼓声就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只鼓，一只快乐、会悲伤的可乐罐鼓。

冬冬冬，冬冬冬……

这鼓声，好像是这静静的大地在说着什么，好像是这淡淡的月亮在说着什么，好像是这凉凉的风在说着什么……

草叶上，有一滴露珠掉了下来。小草是因为感动。

冬冬冬，冬冬冬……

小螃蟹还在敲他的鼓。

等他停下来的时候，他才看见，小青蛙、小乌龟坐在他的旁边听。他们的眼睛都直直的，好像在望着老远老远的地方。

“你们……”小螃蟹以为他们又要来赶他了。

“我们……是想来……听着，听着，就忘了……”小青蛙和小乌龟很难为情地说，他们想来请他回去，因为听着他的鼓声，身上好像会产生一种力量，再说，小鱼儿也想听，他又不能游到这里来……

“好吧。”小螃蟹说。

骨碌碌，骨碌碌，小螃蟹推着可乐罐鼓，回家去。

水面上，小鱼儿正在游来游去，等着听这鼓声。

5 树的眼泪

一到晚上，月亮总要照到小螃蟹的小洞口。小螃蟹喜欢呆呆地看月亮。

不知为什么，看着月亮，小螃蟹有时心里就会有一种难过。也没有什么事可以难过呀，为什么就想流眼泪呢？

其实，小螃蟹是不会流眼泪的。不过，小螃蟹的眼睛特别像一滴水，或者说，他的眼睛，是那么像一滴泪珠。

小螃蟹还是喜欢看月亮。

有一天晚上，小螃蟹在月光下走出去了。

他来到一棵大树下。这是一棵古老的松树，它很高很高，弯弯曲曲的身上有很多的节疤。

它很老很老了。

小螃蟹爬到这棵树上去了。

上面有一个树洞，看进去黑黑的，透着一股几千年的味道。

小螃蟹爬进这个洞里去了。

在树洞里，小螃蟹摸到了一个很光滑，还透着一点点光亮的东西。他用大钳子钳着它，爬了出来。

它是一颗名贵的琥珀，里面有一只小蚂蚁。

其实，它是一滴树的眼泪。它是一滴几千年前的眼泪。

眼泪里的那一只小蚂蚁，也是一只几千年前的小蚂蚁，它已经在树的眼泪里睡了几千年了。

几千年前，这棵树为什么要流泪呢？这只小蚂蚁，为什么会掉进这滴眼泪里呢？它在想些什么呢？

小螃蟹想着想着，眼睛慢慢模糊了……

小螃蟹看见了自己。在几千年前，他就在这棵树上爬着。

他在干什么呢？他在找小青蟹。

松树是那么高，树皮是那么的粗糙，好难爬呀。小螃蟹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找到小青蟹，我一定要找到她。”

他离开池塘已经很久了，小螃蟹觉得自己身上很干，干得都要像松树皮一样裂开了。

松树呢，也在想它的树叶孩子。它看见，一些树叶孩子被风刮下来，吹到看不见的远处去了。松树很伤心。于是，一滴很大的眼泪，从上面流了下来。

大眼泪流下来，把小螃蟹裹了进去，一直掉进了那个黑黑的大树洞里。

小螃蟹和树的眼泪凝固在一起了。一起凝固着的，还有小螃蟹的一个念头，那就是：“我一定要找到小青蟹，我一定要找到她。”

.....

小螃蟹清醒过来了。刚才，都是他的幻想。

他把这粒大大的树的眼泪带回了小泥洞。

这时候，月亮还在天上，冷冷地照着这个小洞口。

小螃蟹想：要是我真的在树的眼泪里睡着了，小青蟹回来看见了，她还会认识我吗？

6 咔嚓咔嚓剪头发

一天，刚在理发店里理完发的狮子来到池塘边，在水里看自己的影子。看着看着，他见周围没人，忽然大声哭了起来：“呜呜.....我的头发这么难看，怎么见人哪.....”

这么大的哭声，把在泥洞里午睡的小螃蟹吵醒了。他爬到洞口去看：

天呀，本来威武、雄壮的狮子，现在的头发一缕长一缕短，太难看了！

小螃蟹很想帮狮子，可是，狮子太大了，又那么凶，他不敢过去。

小螃蟹悄悄地爬过去，躲在一块石头背后，看着狮子。

狮子哭一会儿，就坐在那里叹气。

小螃蟹把他的钳子从石头后面露出来，空剪了几下：“咔嚓，咔嚓。”

狮子没有听到。

小螃蟹又剪了几下：“咔嚓，咔嚓。”

这时，狮子才注意到了：“小螃蟹，你，是不是要给我剪头发？那就来吧。”

小螃蟹这才胆怯地走了出来。

他爬到狮子的头上，用他的钳子，咔嚓咔嚓剪起来。对小螃蟹来说，狮子的头实在是太大了。他剪了好长时间才剪好，很用心、很仔细。

终于剪完了。

狮子在水里照了一下，觉得非常满意。他很想拍小螃蟹一下，表示感谢，可是又怕把他拍扁了。

小螃蟹赶紧钳了一缕狮子的头发，逃回了自己的洞里。

“嘿嘿，真怪，这只小螃蟹。”狮子笑着摇摇头，走了。

小螃蟹把狮子那一缕头发，粘在墙上。像个很出色的艺术壁挂。

“我会给狮子剪头发！”小螃蟹自己也觉得吃惊。

第二天，小螃蟹又在午睡。忽然，从远处响起来一阵隆隆的声音，好像远处在打雷似的。

声音越来越大了。原来是很大很重的脚踩在地上的声音。

小螃蟹爬到洞口一看，吓了一跳。

原来是很多头大狮子，正在向这里跑来，他们的脚把大地都震得发抖了。

“天啊，是不是我给狮子的头发剪坏了，他们要来报仇？”小螃蟹吓得躲进洞里，连看也不敢向外面看了。

狮子们在池塘周围跑来跑去，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大概是找不到吧，他们好像显得越来越着急，跑得青草地乱糟糟的，灰尘扬满了天。

狮子们最后只好失望地回去了。

其实，这些狮子，都是来找小螃蟹剪头发的。昨天，小螃蟹给他剪的那头狮子，是狮子王。这些狮子，也希望自己有一头狮子王那样的头发。

小螃蟹一直不知道这些。他还在洞里害怕呢。

7 一只大钳子

小螃蟹躲在他的泥洞里，很伤心地看着自己。

“没有了，没有了……”小螃蟹难过地说。

他的身上，现在只剩下一只大钳子了。看起来，样子很怪。另一只大钳子到哪儿去了呢？

就在刚才，住在池塘边的小乌龟掉进了一个很深的土坑里，爬不出来了。小螃蟹去救他，用大钳子钳住小乌龟，用力地拉他。小乌龟拉上来了。可是，小螃蟹的一只大钳子却拉断了。

很痛很痛啊。

小螃蟹抱着那只断下来的大钳子，看着它发呆。被救起来的小乌龟在一边陪着哭。

后来，小螃蟹就跑回他自己的洞里来了。

小螃蟹知道，他的钳子还会长出来的，可是，那要过很久，而且，再也长不到原来那只那么大了。那只大钳子，从他生出来以后，就一直和他在一起的，现在，却没有了……

小乌龟、小青蛙，还有池塘里的大鱼、小鱼和小虾，都来到小泥洞，想来安慰小螃蟹，可是，小螃蟹就是把背堵在洞口，不让他们进来。他觉得自己这副怪样子，没脸见人了。

小螃蟹一直在洞里呆了好久。

慢慢的，小螃蟹长出了一只钳子，小小的，白白的，嫩嫩的，虽然不好看，可是，比没有要好多了。

有一天晚上，小螃蟹第一次出了洞，他想去看看外面。

月亮淡淡的，周围静静的。

“我以前掉下来的那只钳子，不知道还在不在……”

小螃蟹走到了那个小乌龟掉下去的土坑前。

土坑已经没有了，它已经被填平了。就在这上面，有一座石头搭起来的很小的屋子，在小屋的里面，放着的是一——一只大钳子！

那就是小螃蟹掉下来的那只大钳子，旁边还写着一句话：

这是小螃蟹救过小乌龟的大钳子，我们永远纪念它。

小螃蟹呆住了。他很想哭出来，不过不是因为难过。

但是他没有哭，因为一个男子汉是不能哭的。他慢慢地回去了。

以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小螃蟹就会从洞里悄悄地出来，去那个石头小屋看那只从他身上掉下来的大钳子。

虽然他现在的钳子，一只大一只小，很难看，但是，他觉得自己很像男子汉，像个身上都是伤疤的英雄。

“以后，我在白天也要出去。”小螃蟹想。

8 小青蟹回来了

有一天晚上，小螃蟹要睡觉了。往常，他睡之前，总要在墙上敲两下的。今天，他也像往常一样，在墙上敲了两下：

“冬，冬。”

本来，小螃蟹就可以睡着了。可是，今天小螃蟹却忽然蹦了起来。因为，从墙的那边，也传来了两声响：

“冬，冬。”

他像疯了一样冲出去，跑进隔壁那个小泥洞——那里，自从小青蟹走了以后，就是一直空着的。难道……

小泥洞里，小青蟹静静地呆着，正看着他。

真的是小青蟹回来了！

小螃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你，长这么大了？”

小青蟹笑咪咪地对他说：“是呀，你也长这么大了。”

是的，他们都已长大了很多。都快是大螃蟹了。

小螃蟹又说：“你，回来啦？”

小青蟹说：“嗯。不管哪里，还是这里好……”

小螃蟹太高兴了，举起他一大一小两只钳子，乱舞起来。

小青蟹忽然说：“呀，小螃蟹，你的钳子，怎么……”

小螃蟹说：“嘿，原来那只掉了，后来又长出来一只，所以那么小。没什么！”

“小螃蟹，你胆子真大！”小青蟹佩服地看着他。

后来，小螃蟹又回到了自己的泥洞里。他在睡之前，又在墙上敲了两下。

“冬，冬。”

那边也传来了两声：“冬，冬。”

小螃蟹很快就睡着了。

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在开着一列小火车，车上坐着好些小甲虫。小青蟹，也坐在他的火车上。小青蟹说：“小螃蟹，你会开火车呀，本事真大！”他一得意，就把小火车开得飞快飞快，吓得小青蟹大叫。

第二天早上，小螃蟹刚醒来，就看见小青蟹趴在他的洞口，对他望着。看他醒了，就对他说：

“小螃蟹，昨天晚上，我梦见坐你开的火车了。是那种很小的，可以在芦苇秆上开的小火车。”

是吗？小螃蟹想，这可太神了！

这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从洞口照进来，照着他们两个。

橙色：奇思篇

红纱巾

古树

寂静。凝固一般的寂静。

古树已经习惯了。800年了，还是1000年了？古树歪斜地插身于这面平直的悬崖的狭缝里，好累好累地扭曲着生长。它永远长不大，因为狭缝里的土实在太少。它只老不大。它丑陋怪异。它没有叶子。

古树光秃秃的枝杈伸向苍天，仿佛无数干瘦的手在乞讨。

苍天没有什么给它。

古树身上有个疤。那是它的眼睛，永远地望着下面——谷底。

谷底是一块很小的地方，那里连草也不长。风化了的岩石碎成的粉末，使苔藓也没法活。

谷底没有任何生命。

整个山谷，只有我是活的，如果我也算是活的话。800年了，还是1000年了？这里从来没有一个会动的生命。古树想。

那么，800年或1000年以前呢？这里有过生命吗？古树不知道了。

古树对生命的惟一记忆，是一只古怪的鸟。

那时它是一粒种子，包裹在充满汁液的果肉里。它还没来得及等果皮胀破投身到森林潮湿的芬芳的泥土里，却被一只鸟吞了下去。于

是它发觉自己在一片黑暗中飞行。当它再一次见到阳光时，就随着鸟粪掉在这悬崖的狭缝里。它无奈地发芽，生长，并急切地盼望能见到别的树，别的……会动的东西。可是，时间像冻住了似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它见到的是同一个画面：岩石。

寂静。甚至连风都没有。

千百年来，古树像修炼似的，心里只存一个意念：

生命。生命。生命……

依然是寂静。

忽然，古树的眼睛一亮。

谷底，出现了一块褴褛的红纱巾。

红纱巾！

红纱巾……

红纱巾

很难说它还是块红纱巾，因为它已经是那么破烂，破烂成了一条一条，颜色也褪去了。它的身边是已经风化成粉末的岩石，它也将与这些粉末为伍，因为不久它也将成为粉末。

原来的红纱巾会在风里飞。

原来的红纱巾和太阳一个颜色。

原来的红纱巾很美丽。

它想飞，可是它没有力气。

古树

古树望着褴褛的红纱巾，仿佛望着自己千百年的梦想。

一道热流在古树古老的身体里奔涌。

红纱巾，到我这里来。古树说。

红纱巾稍稍抖动了一下。

我等你已经好久好久了。古树说。

古树伸展着它的枝杈。红纱巾又抖动了一下。

来，古树说。

红纱巾轻轻地飞了起来。它在空中飘舞，破碎的条条呼啦啦响。

红纱巾飞到了古树上，挂住了。

一种奇异的感觉，让古树浑身颤抖起来，所有的枝条铮铮作响。

一道阳光照在红纱巾上。阳光在漂洗红纱巾，它身上的岩石粉末纷纷洒落。

古树看着红纱巾，它想到自己的童年是一颗鲜红丰满的果子。

古树集中起它的所有能量，发出无声的呐喊：“生命，生命……”

蚂蚁

生命！生命！

那是一种听不到，但却能震撼心灵的声音。

蚂蚁窝被震动了。它们不安，它们奔走，它们忙乱，它们激动。

蚂蚁们朝它们珍藏宝物的仓库拥去。打开宝库，展现在它们面前的，是被它们用大牙切割成细小碎片的白骨。这些小碎片像白玉一般，闪着柔和的光。

蚂蚁们把这些骨片，看作是最神圣的东西，是能使蚂蚁子子孙孙繁衍下去的保证。

现在，蚂蚁们衔起这些骨片，向外走。

一支沉默有序的队伍出发了，蜿蜒得像一条细线，悄悄地伸展。

蚂蚁们要去的地方，就是那个谷底。

它们到了。

蚂蚁们摇着触须，庄严地聚在一起开始拼接那些小骨片。

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小骨片渐渐拼成了各种形状的骨头，有的大，有的小。接着，蚂蚁们又开始了更艰难的作业——将这些骨头搭成一座建筑。

蚂蚁们按照心中的蓝图，默契地工作着。

天渐渐地黑了，天又渐渐地亮了。好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蚂蚁们一刻也没有停止它们的工作。它们累了、困了，但它们依然神经质地忙着。对蚂蚁们来说，这是一座多么宏大的建筑。

当又是一个黎明到来时，这座美丽的建筑终于完工了。

蚂蚁们清除掉建筑上最后一粒灰尘，退下来，仰望它。蚂蚁们感受到了神圣和敬畏。它们几乎不相信面前的这个事实，缓缓地离开。蚂蚁们是倒退着离开的，因为它们的视线想在这座建筑上多停留一会。

建筑实在太美了，它是一副少女的骨架。

古树和红纱巾

古树在看，用它的节疤眼睛在看。

当蚂蚁们忽然出现在谷底时，它是多么兴奋，生命终于出现了，生命终于出现了！古树的枝杈颤抖起来。

红纱巾随着树枝抖动着。

天渐渐黑了。天又渐渐亮了。

古树惊喜地发现：褴褛的红纱巾不再褴褛，它破碎的条条，慢慢合拢来，成了完整的一块。它的红颜色也新鲜了许多。

整块的红纱巾，飘起来不再迷惘，不再慌乱。它款款地飘得很优雅。

古树又想到了自己的童年是一颗鲜红丰满的果子。

秃鹫

远方的悬崖峭壁上，一只秃鹫在搜寻着，它金黄的眼睛那么亮，闪着残忍而凶狠的光。

它忽然浑身战栗了一下。

它看见了一个红点，像火，像血，像火一样跳跃，像血一样流动。

那个红点在召唤它。

秃鹫一振翅膀，飞了起来，并发出一阵古怪的鸣叫，睡在窝里的那只羽毛未丰的小秃鹫醒了，奇怪地望着它的妈妈。

秃鹫妈妈看也不看它的孩子，一路鸣叫着，向红点飞去。它的身后，跟上来一批秃鹫。

秃鹫群向红点的方向疾飞，那个红点就是红纱巾。

秃鹫们降落在雪白的骨架旁。

仿佛在喷涌它们的激情，仿佛在奉献它们的恋爱，秃鹫们开始急切地哺喂这副美丽的骨架。它们吐着嗉囊中带血的肉，像哺喂自己的孩子，完全忘记了自己，整个身心投入到骨架上。

少女的骨架是秃鹫希望的梦幻。

竭尽了它们的所有，秃鹫们离去了。

当那只秃鹫妈妈回到窝里时，它的孩子叽叽叫着，向妈妈吐出了一块肉。

“叽——”小秃鹫急切地叫着。

这是孩子的奉献，妈妈懂了。

秃鹫妈妈衔起那块肉，又向红纱巾那个方向飞去……

当秃鹫妈妈再一次离开谷底，那骨架已不再是建筑，而是躯体。

狼

一群狼在荒野上奔跑。

它们从很远的地方来，一直奔跑着，从白天到黑夜。

红纱巾在召唤它们。那鲜艳的红色，使它们清醒又恍惚，使它们的两只眼睛，像两朵绿火在燃烧。

它们的嘴里衔着肉，上面还带着布片。

狼群中有一头小狼，它的步子还不太稳，但是它也奔跑，摔倒又爬起，呜呜地轻轻叫着。它的嘴里，衔着一只袜子，柔软而有弹性。它不明白它衔着的是什么。

是一面旗帜吧？小狼骄傲地想。

通往谷底，要穿过一个狭窄而黑暗的山洞。狼群在这里花费了好长时间。

到达谷底，正是深夜。没有月亮，没有星星。

狼群用它们荧荧的绿眼睛，艰难而执著地完成着它们的杰作——丰满它们面前这具美丽的躯体。

.....

当那只小狼最后把那只袜子套上去，谷底有了一线光亮。天就要亮了。

狼群悄然地消失在黑暗的山洞里。

谷底又是一片寂静。

谷底的岩石粉末上，躺着一个少女。

古树

古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它无法辨认，昨天和今天，躺在谷底的两个完全不同的躯体。

古树兴奋地颤抖着。

千百年来，它盼望，它祈祷，它等待的这一天，终于来了。

她，静静地躺在那里，一位少女。

古树再看一眼红纱巾，它已经红得那么鲜艳，仿佛会滴下血来。

古树又想到，自己的童年是一颗鲜红丰满的果子。

不，古树这次不是想到，而是看到——在它挂着红纱巾的那根枝条上，缀着一颗果子，鲜红而丰满！

那是我的童年啊。古树想。

那是我的童年啊……

古树落下了它的一滴眼泪。那滴眼泪就是那颗果子，鲜红而丰满。

少女

那颗果子落在了少女的嘴唇上，停在那里。

少女的嘴唇很苍白，没有一丝血色。她的脸更苍白。

那颗红果子，在少女的嘴唇上胀裂了。鲜血一般的汁液，渗进了少女的小嘴唇，染红了少女的嘴唇。

于是，少女的脸美丽而红润。

她的黑发飘了一下。

她的身体在地上弹了一下，然后轻盈地向上飞起来。她张开双臂，好像要去拥抱蓝天，拥抱太阳，拥抱那棵丑陋的古树。

岩石的粉末腾起翻卷的白雾，送着少女，少女飞向古树，在它的枝杈上攀了一下；少女擦过古树，那块红纱巾飞舞着，绕上了少女的颈项。

“啊——”

少女发出一声尖厉的喊叫。

这是少女的第一声喊叫，一个生命诞生的欢呼。

少女飞到了悬崖的顶上，站住了。

她看着这个世界。

蓝天、太阳、白云、群山……

她还看见：悬崖上斜长着一棵铮铮的古树，它有满枝蓬勃的绿叶。

作者附笔：

曾有一个少女，她失足掉下了悬崖，坠入深深的谷底。过了很久很久人们找到了她的一只袜子，上面满是洞。我认识她，一天，我在上面的这个梦里，见到了她。我太希望时间能够倒转。

神秘的眼睛

男孩坐在门前，默默的。

透过门口葡萄棚下乱摇的光影，他的目光一直投向远处，投向那座轮廓是那么平滑、单调的山。它除了令人乏味的线条以外，惟一的意义好像就是能挡住山那边的一些什么。

“被山挡住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男孩想着，他在乎这个。

他曾老是做到一个同样的梦：山的那边，竟然和这里一样，远处，是一大片稻田；近处，在视线的左方是一棵古老的大樟树，长得

倔强而严肃。

怎么会和这里差不多呢？男孩不愿相信。他想，山那边一定还有特别的东西，比如，有一条弯弯的小河，一片静静的小树林。可是，梦里出现的总是稻田和古老的大樟树。

他多想到山那边去看一看呀。可是他不能。因为，他的双腿，早在十五年前他五岁时，就因一场大病瘫痪了。难道叫人背着他，爬过那座山，去看一眼那里有什么吗？这不被人笑话吗？再说他也不愿意让人背。

然而，山那边有什么东西，不然，他怎么会这么的入迷呢？

男孩的目光，真想穿透那座山。

山的那边。

女孩靠在窗前，秋天的风，带着一丝忧虑，拂动着她的头发。

“为什么说是‘金色的秋天’呢？金色是和太阳一个颜色吗？可秋天的风是凉的，太阳却是热的……”

女孩自言自语着。她怎么也无法体会，颜色究竟是什么，她的脸颊，能感觉空气的湿润和干燥，她能闻出泥土在不同季节的气味，她也能听出雨儿落在哪里，因为它们发出的各种声音就是它们的语言。

可是，颜色是什么？

女孩多想看一看眼前的一切。不用脸颊，不用耳朵和鼻子，而是用眼睛。可是她不能。因为，从她记事起，她就在黑暗中度过。她是个瞎子。

颜色，颜色究竟是什么呀？

她闻，她听，她用肌肤感觉，可是没有用。

太阳，带着一种成熟的红色，慢慢地落到山的那边去了。

男孩真羡慕太阳，它能天天看到山的那边。

一朵云，被高空的风拉成一缕缕，匆匆忙忙地也往山的那边飘去。

“如果我是一朵会飘的云……”

突然，仿佛掠过一道神奇的光，他的脑子里闪出一个灵感。

“风筝！对，做一只风筝！让它代我去看看山的那边！”

男孩为自己的这个主意兴奋得满脸通红。

做风筝，对他来说可太容易了。他做的风筝，飞多高多远都行。

他投入地忙着，倾注他的全部信任和嘱托。

当晚霞暗淡，夕阳沉落的时候，一只年轻、带点顽皮的风筝，在男孩的手里摇晃起来了，辫子似的尾巴迫不及待地抖着。

星星出来了。

女孩仰着脸。

当风儿不再像刚才那么顽皮，而是急匆匆地在她脸颊上拂过的时候，她知道已是黄昏了，因为风儿要回家去了。它们也像她一样，是要摸索着找家的。

人家说，这时候，星星该出来了。

星星出来的时候，女孩总是在窗口仰着她的脸。那么平静、安宁的脸，仰着一种让人心酸的美丽。

有柔和的光流到脸上来了，那是星星的光。带着一丝凉意，一缕清新。

“洗洗我的眼睛吧，把它们洗亮……”

女孩喃喃着。

她对天空有许多的企盼。她相信天空会给她很多，就仿佛太阳会给她温暖一样。

女孩从不焦虑。她的心仿佛是一片平静的湖，尽管它沉淀了那么多的痛苦，可它的表面总是那么柔和。

月亮看着她。

她知道月亮在看着她，因为她能闻到月光那特殊的清冽的气味，就像她能闻到不远处那棵古老的樟树的气味一样。

“谢谢你看我，月亮。”

女孩仰着脸，她的脖子高贵而美丽，使人想起浮在深潭里鸣叫的白天鹅。

男孩望着挂在墙上的风筝。

它是白色的。正是他喜欢的颜色，像云一样。

他睡着了。

山的那边。远处一片金黄的稻田；近处，一棵古老的樟树。

他又做了个梦。

天蒙蒙亮，他解下那只风筝，带到门口的葡萄棚下面，他把它举了起来。

风筝在满是凉意的风中，优雅地摇摆着，骄傲地显示它的平衡是多么好。

男孩满意地笑了。

“我要给你画眼睛了。”男孩对风筝说。

男孩用一枝粗笔，在风筝上画了两只大眼睛。线条很简洁，使这双眼睛显得纯洁而雅气。

“这是我的眼睛。”

男孩自语着。不知为什么，却给眼睛添上了长长的睫毛。

风大起来了。

男孩拿起线筒，开始抖着线，让风筝在风里弹跳起来。很快，风筝吃住了风，要上升了。

男孩开始放线。

突然，他变得紧张起来，呼吸也急促了。

风筝，它要去了，要到山那边去了，它会看到什么呢？它……

“风筝，你……好好地看呀！”

男孩说着，迅速地放线。

风筝仿佛痛苦似的扭动着，急速地后退。同时，不知不觉地上升着。

“好好看……好好看……”

男孩轻声说着。风筝早已听不到他的话了，他是對自己说的。

风筝升得很高了，离得更远了。

太阳，把金色的光倾泻到风筝身上。太阳，用它特殊的风，推着风筝。

它已到了山的那一边。

它慢慢地摇摆着，大大的眼向下凝视。

它仿佛在寻找什么呢？

“金色，金色就是这种感觉吧！”

女孩仰着脸，用脸颊接触着太阳。阳光给她脸颊细细的汗毛涂上一层绒。

“金色……”

忽然，女孩感觉到，有一道光向她扑来。

这是一种神奇的感觉，是一种让人振奋，颤栗的爆炸。

“光！一道光！”

女孩尖叫起来。她本来不知道什么是光，她对光的理解就是热。可她现在知道了！

那就是光！

那就是太阳！

“金色的太阳！”

她看见了金色的太阳。

天空，终于给了她一双眼睛，一双从天空飞下来的眼睛。

天空，是那么一种柔和的颜色。那里，有一只雪白雪白的鸟在飞，轻轻摇摆，多么轻松和舒展。

女孩不知道，那是一只风筝，雪白雪白的，白得像一朵云。

男孩紧紧拉着风筝的线，全神贯注地注意着手上。那根紧紧绷着的线，时而轻轻跳动，时而左右牵拉。

“告诉我，眼睛你看到了山的那边吗？”

线，不能告诉他什么。他对山的那边，除了梦中经常见到的以外，现在还是一无所知。

“眼睛啊，你真的什么也看不见吗？”

男孩的声音发颤了。

忽然，他感觉到手里的线一轻！刚才紧梆梆的线，刹那间失去了分量！

“风筝它怎么了？”

男孩的心一沉，身子都凉了。

他开始收线。他急速地收着。

“风筝，风筝，你没事吧？”

风筝摇摇晃晃地飘落，辫子似的尾巴在地上颓然着地。它的神情，仿佛有什么贵如生命的东西失落了。

男孩不顾一切向风筝挪过去，连爬带滚。

他捧起了风筝。

“那不是我的风筝！”男孩叫起来。

那是一只雪白雪白的风筝，那上面画着的一双眼睛，没有了。

它成了没有眼睛的风筝，白得像一朵云。

“我的眼睛，是天空给我的……”

女孩把眼光收回来，投到面前。

远处，是一片稻田，金黄的颜色，有如太阳的光芒；近处，是一棵古老的樟树，长得倔强而严肃。

她只看见了这些。够了，就这些足够了。它已经丰富得让人目不暇接了。

“风筝，你的眼睛呢？”

男孩的泪水滴落在风筝上，很沉重的。泪水渗透了风筝的纸，那纸上出现了一个洞。

刹那间，那个洞骤然放大了。大得盛得下整个天空，整个宇宙。

“我看到山的那边！”男孩叫起来。

远处，是一片稻田，金黄的颜色，有如太阳的光芒；近处，是一棵古老的樟树，长得倔强而严肃。

他只看见了这些。够了，就这些足够了。它已经丰富得让人目不暇接了。

“谢谢你，风筝，你把我的眼睛留在了山的那边，让我可以看到这些梦里都想看的东西，谢谢……”

男孩捧着风筝。

女孩坐在窗口，望着前面。

清晨，前面那座山，显出模糊的轮廓。淡淡的雾像梦一样笼罩着山。

慢慢地，仿佛梦境，山的那边，升起来一个太阳。

“啊，太阳是从那里升起来的！”

女孩兴奋地叫着，脸颊红了。

“山的那边，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太阳住在那里吗？”

女孩想着。

她还想：我一定要到那里去看看……

狮子和苹果树

荒凉的原野。没有森林，没有一棵树。一望无际的地平线。

有一头狮子在这里生活。经过艰辛的幼年和少年，他现在终于长成一头年轻的雄狮。

一头金色的鬃毛倾泻而下，仿佛太阳在燃烧。一声吼叫，脚下的大地也会颤抖。他是威武、英俊的雄狮。

雄狮在原野里感到孤独。他希望这里再出现一头狮子。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那一轮金色的光，一直射透他厚密的鬃毛。他的心里升腾起一种难言的激动。他想跑、想跳、想吼。然而，他什么也没做，只是注视着那一轮金色的太阳。

多么美丽的金色啊！

雄狮在原野上徘徊。他在寻找。寻找另一种金色。一种和他一样会跑、会跳、会吼的金色。

这原野上，应该再有一头金色的狮子。雄狮想。

这样的一天终于来了。

太阳一样地高悬。地平线一样地平直。然而，就在这荒凉的原野上，突然掠过了一团金色，像一团火。像一个掉在地上的太阳。

雄狮的目光像火一般炽烈。他向那团金色追去。

两团金色，在原野上跑、跳……

雄狮不再孤独。荒凉的原野上，有了第二头狮子。这是一头年轻、美丽的母狮。

太阳依然从地平线上升起。原野上，两团金色正向太阳注视。太阳感到了羞愧。它永远是独自升起和降落。

母狮总是跟着雄狮。

雄狮走快了，母狮就会喊：“等等我！”

雄狮一跑，母狮就会喊：“我累了，你别跑！”

母狮总是跟着雄狮。像影子一般。

夜。月亮很圆，很亮。

母狮睡了。她躺在雄狮的身边。

月亮像温柔的河，在雄狮身上流过。从他厚密的鬃毛上流过。雄狮的血开始沸腾。他要向月亮显示他的威力。

“吼——”雄狮情不自禁，发出一声长吼。

母狮醒了：“你叫什么呀？把我吵醒了。”

雄狮沉默了。他心里的火焰骤然熄灭。血液不再沸腾。他觉得很懊丧。以前，当他望着初升的太阳，盼望着那一团金色，当他在原野上徘徊，寻觅那一团金色，那时，有多好。

啊，还是孤独好。雄狮想。

雄狮突然站起来。他独自向前走去。

母狮醒了。她在雄狮后面悄悄跟着。

这里是荒凉的原野，雄狮想躲开母狮，可是没有可以躲的地方。

母狮总是跟着雄狮。

那种寻觅没有了。那种祈望没有了。那种骚动没有了。雄狮感到恼怒。

终于有一天，雄狮向母狮吼道：

“你不要再跟着我！我不要看见你！”

母狮颤抖了一下，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她开始流泪。

雄狮往前走去了。母狮没有跟着他，她在原地站着，默默地流泪。母狮也有自己的骄傲。

夕阳。红得像血的夕阳。

“吼——”

雄狮对着夕阳，发出一声长吼。

他在原野上走。地上拖着他长长的影子。

走着，走着，他又走到刚才的地方来了。

“你不要再跟着我！我不要看见你！”他的声音，似乎还在空中回响。

母狮不见了。

这里，突然出现了一棵苹果树。苹果树枝干光光的，一片树叶也没有。树上，结着一个苹果。很大的红苹果。红得像血，像那夕阳。

苹果树出现的地方，是母狮站着流泪的地方。

苹果树为什么没有树叶？为什么只结一个苹果？雄狮不懂。

要是我把苹果咬一口，这个苹果会流血吗？雄狮想。

雄狮走开了。

夕阳落下了地平线。星光开始灿烂。雄狮凝视星星。星星使他全身不舒服。这些星星，怎么总像一只只眼睛，也在对他凝视？

母狮怎么突然不见了呢？雄狮想。

要是我把苹果咬一口，这个苹果会流血吗？雄狮问自己。

会的。会流血的。因为长苹果树的地方是母狮站着流泪的地方。雄狮回答自己。

雄狮一夜没有睡好。梦里总是那只苹果。红得像血，像那夕阳。

一早，雄狮跑到了苹果树那儿。

他大吃一惊。

只过了一夜，那个鲜艳的红苹果，那个仿佛会流血的红苹果，突然地小了，干瘪了，起皱纹了。红苹果老了。颜色发灰。

雄狮发怒了：“你是谁？那红苹果呢？昨天的红苹果呢？”

苹果不会说话。

“吼——”雄狮一声长吼。

雄狮的胸腔里，仿佛有大海汹涌的潮水，火山奔腾的岩浆，太阳疯狂的燃烧。

小小的苹果树啊，我认识你！

雄狮轻轻地在苹果树面前坐下。

“我要永远守着你。你不会死的。”雄狮说。深沉的声音。

雄狮凝视那个已经干瘪的苹果。他的眼睛里，闪着幽幽的光。多么不寻常的目光。这目光仿佛蕴藏着大海、火山、太阳的能量。

幽幽的目光，穿透苹果树，穿透起皱纹的苹果。

奇迹。

枝干光光的苹果树，在那幽幽的目光下，冒出了无数的嫩芽。嫩芽张开。张开的是满树的绿叶。满树绿叶是满树的希望。

快看那苹果。瘦小、干瘪、布满皱纹的苹果，在那幽幽的目光下，重新丰满、润泽。又是昨天那个红苹果了。红得像血，像那夕阳。咬一口会流血。

雄狮不惊奇，也没有欣喜。他只感到累。用那幽幽的目光凝视，耗尽了他的心力。他感到虚脱。

他睡着了。梦里是一片洁白。

一片洁白里，突然跳出一团金色。美丽的金色。

雄狮醒了。面前，站着母狮。金色的母狮。是你。

那棵苹果树不见了。

“那棵苹果树……”雄狮说。

“苹果树就是我。”母狮说。

“那个苹果……”

“是我的心。”

雄狮站了起来。两双眼睛互相凝视。

太阳已升在中天。

“吼——”雄狮对着太阳吼。他比太阳更热烈、更骄傲。

原野上，有两团金色。美丽的金色。

奔跑。跳跃。燃烧。

神奇的颜色

山谷里的小溪，流出了弯弯曲曲的蓝色。

鸟儿在叫。它们的叫声，仿佛在这溪水里洗过了。清冽、透明。

小溪里，螃蟹一动也不动。他身上的颜色，和这溪里的鹅卵石一样，是黄色的。他的一对眼睛，像两颗还没有点亮的小电珠。

螃蟹竖起他的一对眼睛，转动。他透过这溪水，看这山谷，看这山谷里的树。树的叶子是绿的。绿的树连成了一片，看起来就是青色的了。这青色，使他想起那只小螃蟹，在她身上，就有这种树林般的青色。

“她又躲到哪一块石头下面去了呢？”螃蟹想。那只青色的螃蟹，见到他，总喜欢躲来躲去，老半天不肯出来。

螃蟹用眼睛寻找着。

突然，螃蟹浑身抽动了一下。

他看到，远处，有一种奇怪的颜色，像一朵什么东西，正沿着小溪在跳动。

这种颜色，螃蟹从来没见过。一见到它，螃蟹的八只脚，莫名其妙地抽搐起来。

多么奇异，多么神秘，多么美丽的颜色！

螃蟹的眼睛，亮起来了。

一对刚结婚的新郎和新娘，在小溪边走着。

新娘的头上，扎着一只大红的蝴蝶结。

“溪的水真清啊！”新娘说着，在小溪边蹲了下来。

她用手撩着溪水，撩出一串丁丁冬冬。

那一朵奇怪的颜色，停在小溪边。不再跳动了。

去看看，去看看！螃蟹的心里，产生了一种不可遏止的欲望。

螃蟹向那一朵颜色爬去。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吸引他。

螃蟹心慌意乱。一阵阵紧张，一阵阵激动。

离那朵颜色很近了。螃蟹透过溪水，出神地注视它。

还是看不出它是一朵什么。只觉得这种颜色，有一种魔力，要把他溶化，又要把他攫住；给他带来狂喜，又给他带来恐惧。

螃蟹凝视它。世界仿佛不存在了，只有它。

螃蟹的眼睛那么亮。

新娘低着头，在溪水里照着自己。她发现，自己扎着红蝴蝶结，原来有这么美。

新娘照着照着，突然用手一指，叫起来：

“看，一只小螃蟹！”

新郎也看到了。一只如钱币那么大的小螃蟹。

“快捉住它！多好玩呀！”

新郎悄悄地、慢慢地把双手向小溪伸去。他的双手极快地一合，小螃蟹被捉住了。很轻松。

那朵奇怪的颜色，是新娘的红蝴蝶结。

螃蟹注视它，如醉，如痴。

突然，他落进了一片黑暗里。水，从他身上流失。他暴露在空气里。

那朵颜色消失了。

我一定被那颜色吃掉了，螃蟹想，原来它是魔鬼。

新娘把搪瓷杯盖上，高兴地说：“真好玩，我们回去把螃蟹养起来。”

搪瓷杯里发出轻微的丁丁声。

“螃蟹在这里爬呢，”新娘说，“螃蟹能养得活吗？”

“这种螃蟹很好养，不会死的。”

他们离开了小溪。

小溪里，另一对眼睛竖起，转动。动得那么惊慌。

这眼睛看见了刚才的一切。

那是青色小螃蟹的眼睛。

当螃蟹从黑暗中被放出来，他发现，世界变了样。

一样的石子，一样的清水。可是，这里的石子是死的，清水不会流动。蓝蓝的天没有了。绿绿的树叶没有了。青青的树林没有了。

螃蟹狂乱地爬着。这是哪里？这是哪里？

四周是光滑的峭壁，他的脚尖再利，也无法攀援。

绝望在他心里萌生。

突然，他又看见那朵颜色了！离他更近，更有迷惑力。

原来它是陷阱，是预兆！螃蟹想。他开始愤怒。

他向那朵颜色，举起两只大钳子，愤怒地张开。他在示威。

把小螃蟹养在了一只瓷盘里，新郎和新娘笑咪咪地欣赏。

“嘻嘻，”新娘笑了，“螃蟹的两只小钳子向我张开了，好像要我抱似的。”

“我们要一直养着螃蟹。”新娘说。新郎深深地点点头。

新娘把头上的红蝴蝶结解下来，放在瓷盘旁边，洗脸去了。

“我要离开这里，我要离开这里！”

螃蟹心里想，发出一声声怒喊。

到天黑时，他已不再狂乱地爬动。他已经镇定下来。

他用钳子钳起脚下的小石子，一颗一颗，非常仔细地搭起来。他搭成了一个小小的高台。他顺着这个高台爬上去。

“哗啦！”高台塌了。他又跌回了瓷盘里。

再来一次。他搭得更细心。他又搭成了高台。他爬上了高台。他接触到了空气。他攀住了瓷盘的边缘。他用力。

“哗啦！”高台又塌了。这一次，他没有跌回瓷盘里。他跌到了另一个地方。

一阵昏眩。一阵迷乱。身体里仿佛有火在燃烧。

好像是最柔滑的波浪在拂揉他；好像是最纤细的水草在抚摸他。

我怎么啦？螃蟹想，我怎么会有一种感觉？

他用尖利的脚摸索、试探，吃了一惊。他，竟跌落在那朵颜色上！

他想也没有想，就用钳子钳住了它，急急地爬起来。他又一次感到心慌意乱。一阵阵紧张，一阵阵激动。

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他爬到桌子的边缘，掉了下去。

他和那朵颜色一同坠落。

一阵“哗啦啦”的飘动，像是翅膀的振动。一次骄傲的飞翔。

是他在飞，还是那朵颜色在带他飞？螃蟹感觉不出。

早晨。

新娘一起床，就是看她的小螃蟹。可是瓷盘里是空的。

“螃蟹没有了！”她惊叫。

“我的红蝴蝶结也没有了！”她又惊叫。

新郎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

房间里静静的。他们对望着，眼睛里，不是惋惜，是惊慌。

新娘倒了一杯水，她想镇定一下。

“咕噜噜……”房间里，只有这倒水的声音。

螃蟹躲在一个黑暗角落里。

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咕噜噜……”这是水的流动声！

离开了水已经整整一个晚上，螃蟹的身上，全干了。他的背好像要裂开来。似乎可以听到，水在蒸发时发出的那种“咔咔”的脆裂声。他需要水。需要水。

可是，水的流动声消失了。

他的周围没有水，只有灰尘。

他想吐一点水出来，润润他干燥的壳。

他吐不出水，只吐出了一个泡泡。啪！泡泡马上就爆炸了。他又吐出了第二个泡泡。啪！又爆炸了。

“咕噜噜……”刚才的水声，刺激着他，折磨着他。

他想起他的小溪，那淡蓝的小溪；想起他的蓝天、青色的树林，还有那和树林同样颜色的，那只青色螃蟹……

为了它，我把自己吃了，也不会觉得痛。螃蟹想。

他伸出钳子，钳住了它。钳子微微地发抖，抖出了一阵奇异的波。

他的两只钳子把它紧紧钳住，突然用力向两边一拉。

“嘶——”

红蝴蝶结被撕裂了。螃蟹觉得一阵痛快。

“嘶——”

螃蟹昏昏沉沉了。

螃蟹还在不断地吐着泡泡。身体里的水分在减少，泡泡也变得稠了，一个个在他嘴边堆成一堆。一堆泡泡，是一堆关于水的愿望。一个个接连地破裂。

新郎和新娘面对面坐着。

新娘说：“那只小螃蟹到哪里去了呢？”

新郎说：“那只蝴蝶结到哪里去了呢？”

他们都觉得好没意思地过了一天。

夜晚渐渐来临了。

螃蟹在昏昏沉沉中慢慢清醒。

干渴的煎熬，他已经习惯了些。可是，另一个煎熬又来了——饥饿。

周围没有食物，只有灰尘。

饿！饿！饥饿使他发疯发狂。

螃蟹慢慢地举起一只脚，看了看，把它移到嘴边。没有惊慌。没有犹豫。他把自己的脚咬下一口。

“咔嚓！”脚上发出一声脆响。

“真硬。”螃蟹想着，慢慢咀嚼起来。

“咔嚓！”他咬下第二口。

不痛，一点也不痛。螃蟹想。他慢慢咀嚼、吞咽。仿佛在细细品味。咀嚼、吞咽、品味他身体的一部分。

他的脚里，流出了血。螃蟹的血，是白色的。像奶。像凝脂。

螃蟹饱了。他的精神也饱满了。他的眼睛在转动，放射出一丝丝热烈的光芒。

热烈的光芒，射向那只红蝴蝶结。

“嘶——”

一种狂热，一种愤怒，一种豪情，一种快感同时占有了他。他一下一下撕着。

红蝴蝶结成了一堆碎片。

半夜里，新娘醒来了。她推醒了新郎：

“我梦见我的红蝴蝶结了，它在流血，流的血是白色的……我，我害怕……”

新郎也害怕起来：“你……别去想它……”

下雨了。窗外，“滴答，滴答……”

这雨声，总像是谁在哭。新娘想。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滴答，滴答……”

螃蟹听到了雨声。这雨声，像锤子在敲他的心，像锥子在扎他的心。

这是雨在召唤他。

可是，螃蟹出不去，厚厚的墙壁隔开了两个世界。

螃蟹开始疯狂地咬自己的脚。“咔嚓咔嚓！”咀嚼、吞咽。

白色的血，湿润了他的嘴。

在黑暗中，螃蟹张开两只大钳，向着撕成碎片的红蝴蝶结，猛烈挥舞。他是在挥舞他的信念。他好像要从那堆碎片里获得力量。

他的大钳，开始在墙上挖起来。

挖通这堵墙！挖通这个世界！让整个世界淋在雨里！螃蟹在心里喊着。

墙壁上，纷纷洒下细细的白粉。枯燥的白粉。

螃蟹不停地挖，挖。

白粉洒落在他的背上，掩埋了他鹅卵石一般的黄色；白粉洒落在他的眼睛上，蒙住了他闪光的眼睛。

螃蟹什么也看不见了。

新娘老做噩梦。她又醒了，还推醒了新郎。

“好像有一种奇怪的声音……”新娘说。

“在哪儿？”新郎问。

“不知道。好像在床底下，又好像在我心里……”

“你别瞎想。”新郎说。

螃蟹钳起一小片蝴蝶结的碎片，擦着眼睛。

突然，他的眼睛里，充满了那神秘的颜色。整个世界，全部浸浴在这神秘的颜色里了，再没有黑暗，再没有干渴，再没有饥饿。

他看见，厚厚的墙，已经通了。一道微光正透进来。雨点在小小的洞口欢跳，开出一朵朵美丽的花。

螃蟹狂喜地向洞外奔去。

突然他又奔了回来。他钳起一片蝴蝶结碎片，又向洞外奔去。

他在雨中奔跑，残缺不全的脚支撑着他。

雨点在他硬硬的背上，打出雄壮的鼓点。

他钳着红蝴蝶结的碎片，举得高高地。一面神圣的旗帜在飘扬。

回到了那条淡蓝的小溪。

青色的小螃蟹向他奔来。

“你回来了？”青色的小螃蟹轻轻说。没有惊奇。

“回来了。”他也轻轻说。当然应该回来的。

他们面对面站着。溪水在他们身上流。

他的八只脚，残缺的伤口是黑色的。像焊疤。像锈斑。

她的一对小圆眼睛，竖起，转动。像灯。像水滴。

他扬起他的钳子，扬起那片神奇的颜色。

他们都凝视它。如醉。如痴。

那神奇的颜色，神奇如同生命的启示。

又是早晨。

新娘病了，发着烧。她疲乏地对新郎说：“你看看床底下，那里一定有什么东西……”

新郎打开电筒，光柱射进了床底下。

他们看到：一堆红蝴蝶结的碎片。碎片上，有一只八脚残缺的小螃蟹，一只钳子高扬着一片小小的红色碎片，另一只钳子张开着，也举得高高的，好像在宣告什么，好像在欢呼什么。螃蟹的背上，有一

层细细的白粉。墙上，有一个很浅很浅的小坑。螃蟹看来挖过墙，可是没有挖通……

新郎和新娘都说不出话来，心里，好像有虫子在轻轻地咬。

小螃蟹死了，死在逃亡中。他们养过这只小螃蟹，但他们不知道，他曾有过幸福的幻觉。

新郎把小螃蟹捡起来。他背上的白粉纷纷洒落。洒落的白粉像在倾诉什么。

螃蟹和那些红蝴蝶结碎片一起，被放进了垃圾桶。

一个烟蒂扔进了垃圾桶，落在螃蟹的背上。

螃蟹的背，在烟蒂的火炙烧下，突然间，发出了那种神奇的颜色，和散落在他身旁的蝴蝶结碎片一样，红得热烈，红得昂扬！

这是血的颜色。这是火的颜色。这是太阳的颜色。

螃蟹的身上，本来就深藏着这种颜色。

毒蜘蛛之死

月光下的紫雾

夕阳把它浓浓的、毛茸茸的余晖涂在这棵老树上。

老树默默耸立，满树是蓬勃的绿叶。

老树的树干上，有一个巨大的节疤。多年以前，它被雷劈过，失去了一截最丰满的枝杈而留下了这个节疤。

节疤丑陋而狰狞。从节疤里能闻到一股阴森的潮气。

树叶摇动着，摇出一块光斑，投在这个节疤上。仿佛是受到光斑的炙烤，节疤的缝隙里，亮出了一对眼睛。这对眼睛显出不安、惊恐和愤怒。这对眼睛透过树叶的间隙与太阳对视。

这是毒蜘蛛的眼睛。

谁在看我？谁在看我！

毒蜘蛛从节疤的缝隙里窜了出来。

夕阳平静而炽烈。

毒蜘蛛沐浴在夕阳的光斑里。她的全身黑得发亮，泛着金属的光泽。她乌黑滚圆的肚子上，横着一道曲折的白线，白得刺眼、白得阴冷。多年以前，当这棵老树遭到雷劈，失去了那一截丰满的枝杈的一刹那，她的肚子上便留下了这道白线。白线的形状，与那道劈断老树的闪电一模一样。老树留下了节疤而我留下了闪电。多少年了，毒蜘蛛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棵老树，仿佛那道闪电把她和老树进行了无形的焊接。她身上的毒素，足以杀死一千匹马，于是，老树成了一切飞虫的死亡之地。枝杈上到处飘着的残丝、破网，仿佛是毒蜘蛛在晾晒她的残忍和阴毒。小鸟也不在这里停留了。然而，老树日见其苍老却日见其美丽，它在寂静中蓬勃着。毒蜘蛛一直喜欢这种寂静。毒蜘蛛怀着一个秘密，它为它不安、为它骚动，同时又为它陶醉、为它痴迷。这是个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秘密，除了它，除了老树，仿佛周围的一切都是凶险和诡诈，仿佛到处都有偷窥的眼睛。毒蜘蛛日益多疑和暴躁了，她的秘密使她狂乱。

谁在看我！谁在看我！

夕阳平静而炽烈。它是不是偷窥的眼睛？

毒蜘蛛镇定地看着地平线上的半个太阳，她听到从身上反射开去的光亮在铮铮作响。

太阳沉下去了。

仿佛一只偷窥她的眼睛已经闭上，毒蜘蛛安然地接受黑夜的到来。

云很重。没有星星。没有月亮。

在一片漆黑中，毒蜘蛛用她的脚轻轻抓挠着老树的节疤。

突然，她感到肚子上抽搐了一下。低头一看，肚子上那道曲折的白线，正发出一道淡极了的、幽幽的光。

是时候了！

毒蜘蛛顿时兴奋起来。她摸索着在老树上爬。她觉得肚子在膨胀，她渴望着迸裂、渴望着喷发；她觉得肚子里一阵阵涌动，她渴望着倾吐、渴望着奉献。她要用她的脚尖，探寻到一个地方，让她迸裂、喷发、倾吐、奉献……

是时候了。一切都为了那个神圣的秘密。

毒蜘蛛在老树上，拉出了第一段丝。

当她的脚尖一触到她的丝，那丝便发出了“嗡嗡”的声音，轻得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到。这声音令她陶醉。

很快，她结好了一张网。

她的网是一块圣洁之地。她要在这张网上，在这块圣洁之地，藏进她那个神圣的秘密。

一片柔和的光，洒落在网上。

月亮。圆圆的月亮从云堆里探了出来。

毒蜘蛛浑身一震，勃然大怒。又是一只偷窥的眼睛！

谁在看我？谁在看我！

老树摇动着它的叶子，仿佛想挡住那不速之光。

然而，晚了。

毒蜘蛛一动也不动了。她的身上，开始冒出一缕缕紫色的烟雾。紫雾升腾着，缭绕着，弥漫着，形成了缓缓滚动的一团。

紫雾越滚越大，像一个巨大的紫色毒蘑菇。

毒蜘蛛看不见了。老树完整地也被紫雾裹住了。

紫雾，像一团不祥的云。然而，月亮依然温柔而美丽。

白色的丝囊和老树的泪

清晨，那一团紫雾已经悄然散尽。

毒蜘蛛还是呆在原来的地方，一动不动。夜里结的网，已经没有了。用无数根蛛丝挂着的小丝囊，从一节枝杈上悬下来，悬在毒蜘蛛的上方。

一个小小的、白色的丝囊。

毒蜘蛛望着丝囊。她离它那么近。她的眼睛里，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它。

它是我的。

丝囊是那样的纤柔，像一朵遥远的云；丝囊是那样的稚嫩，像一团柔软的绒毛。

太阳出来了。透过树叶的间隙，一块金色的光斑，投在丝囊上。

毒蜘蛛很平静。她不再害怕偷窥的眼睛了。她那个神圣的秘密，已被蛛丝包裹得严严实实。

它是我的。我的灵魂在里面。

金色的光斑抚摸着丝囊。丝囊泛出快乐的色彩。赤橙黄绿青蓝紫，快乐的色彩在毒蜘蛛眼前流动。

毒蜘蛛提一只脚，她也想抚摸一下丝囊。当她的脚尖刚一触到丝囊，她肚子上那道白线，猛烈地抽搐起来，像闪电一样。

它是神圣的秘密，连我也不能碰了。

毒蜘蛛缩回她的脚。

掠过一丝风。

丝囊难以觉察地晃动了一下。

毒蜘蛛惊慌地四顾。她害怕风。她想看看风从哪里来。

毒蜘蛛这时才发现，她的周围，已经变了样。

——昨天的老树还是满树的绿叶，而今天，满树的绿叶已经全部枯黄！每一片枯黄的叶，都已干瘪、皱卷。

毒蜘蛛浑身震颤了一下。

是我。一定是我的毒雾害了老树。我……

风！起大风了。

远处的每一棵大大小小的树，都在风里摇摆着枝叶。

毒蜘蛛紧张地盯着她的丝囊。但愿风不是想来带走它。

然而，丝囊在风中却纹丝不动。

那是因为老树纹丝不动。连每一片枯黄的叶，也在大风中纹丝不动。真是一个奇迹。

老树死了吗？它怎么能在风中纹丝不动？

风停了。

毒蜘蛛感到精疲力竭，她的神经再也受不了自身和外界给她的刺激。她虚脱得想呕吐。

我也去死掉吧，像老树一样。

毒蜘蛛沿着树干，向下爬。

她爬过老树的节疤时，停了下来。她望着节疤，望着她居住过的那道缝隙。

那道黑洞洞的缝隙像一只丑陋的眼睛，冷漠地看着毒蜘蛛。

我也去死，那么再见。

毒蜘蛛继续往下爬。她的心里是一片空白。一步一步，她快爬到树根了。现在，只要纵身一跳，就可以永远离开这棵从来没有离开过的老树了。

突然，毒蜘蛛肚子上的那道白线，又是一下猛烈的抽搐。

毒蜘蛛猛然回头。她看见，从老树的节疤里，流出了一滴眼泪。清泪顺着粗糙的树干，急匆匆地、歪歪斜斜地流下来。

清泪仿佛在迷乱中追赶着什么。

毒蜘蛛注视着这滴泪。

多年以前，这棵老树留下了节疤而我留下了闪电。昨天夜里，我留下了那个神圣的秘密而老树留下了满树枯叶。那个丝囊是我的。这滴清泪是老树的。

毒蜘蛛注视着这滴泪。

毒蜘蛛之死

清泪，从毒蜘蛛身体的一侧流过，从她右边的四只脚上流过。一片冰凉浸透了她。

毒蜘蛛一动也不动。

我被这滴泪洗了一下。

清泪沿着树根，悄然落到地上。悄然渗入了泥土。悄然中，一种奇怪氛围升上来了。

寂静。

突然，老树浑身颤抖起来。颤抖中，伴随着多年以前响过的那种雷声。

在同一秒钟里，老树满树的枯黄叶子，一齐脱落了！

枯叶不是飘落的，而是沉重地压向大地，带着难以抑制的激情压向大地。

地上，卷起了一个枯叶的巨浪。轰的一声之后，平息了。

老树的每一个枝杈都裸露着。

白色的丝囊孤零零地高悬。

毒蜘蛛仿佛还没有明白过来，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毒蜘蛛感到自己的身体有了异样：她右边的四只脚麻木了。她低头去看她的脚。

当她的目光触及四只脚的同一瞬间，她看到，四只脚一齐从她身上脱落了！

脱落的脚无声地向地上飘落。乌黑的脚，在空中闪出一丝丝白光。一丝丝白光是一丝丝讥讽的笑。

毒蜘蛛失去平衡的身体，向一边重重地倒下。

你在报复我，报复我的毒雾。

毒蜘蛛肚子上那条白线隐隐作痛。

高悬在空旷中的丝囊，显得那样孤立无援。它一定很冷，它一定很冷。

毒蜘蛛用剩下的四只脚，向丝囊爬去。

丝囊里有我的灵魂，有我的希望。它是我神圣的秘密。它孤零零的会感到冷。

毒蜘蛛横着身子，困难地爬着。

她终于爬到了丝囊旁边，靠它那么近。（它现在不会冷了。）

丝囊泛出一道温柔的白光，拥着毒蜘蛛。

毒蜘蛛睡着了。她在昏睡中等待。

.....

毒蜘蛛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似乎才一分钟，又似乎已是一百年。当她醒过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个丝囊。

就在这一刻，丝囊开始发生变化。

它在动。它洁白的表面出现了数不清的小黑点。这些小黑点在爬动。小黑点飞下来了，荡下来了，飘下来了。

每一个小黑点，身后都牵着一根极细的银丝。

这细细的银丝，在阳光下闪烁出多么炫目的光啊！

毒蜘蛛被巨大的喜悦冲击着。

我的秘密不再是秘密了。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丝囊里的所有小黑点都出来了。他们盲目地乱爬着，仿佛在寻找什么。

你们饿了吗？快来吧。

所有的小黑点都落了下来，落在毒蜘蛛的背上。丝毫没有犹豫。

啊.....

毒蜘蛛全身的每一个部位，每一根神经，都在一瞬间感受到了最尖利的疼痛。她的四只脚不停地抽搐着。现在她只有四只脚了。剧烈的疼痛，使她觉得自己在爆炸。

小黑点们在她的身上注进了毒素。这毒素能很快麻痹她的神经。

我是你们的妈妈。你们身上的毒素，本来就是我身上的。

很快，毒素在毒蜘蛛身上起作用了。她感到麻木，四只脚已经不像是自己的了。疼痛已经消失了。然而她的意识还清楚，眼睛还能看。

毒蜘蛛看了一眼老树。光秃秃的枝杈，突然间使她恍然大悟。使她明白了一切。

老树啊，你留下了节疤我留下了闪电。

当我把丝囊挂上你的枝杈，我明白你为什么在大风中纹丝不动；当我要离开你，我明白你为什么流泪；当我不想再守着丝囊，我明白你为什么脱落你的树叶，让丝囊孤零零挂在我眼前。

毒蜘蛛努力动了一下笨拙的脚。她敏感脚尖在粗糙的树皮上划了一下。

粗糙的树皮，却给了毒蜘蛛无比细腻的感觉。这是留给毒蜘蛛最后的感觉。

小黑点蜂拥在毒蜘蛛身上。

毒蜘蛛知道，她的体腔，正在变空。

只要你们记住：我曾是你们的妈妈……

毒蜘蛛在一点点消失。

不，她是在极度的快乐中，陶醉、升华……

要是我另外的四只脚还在，就更好了……

毒蜘蛛死了。消失了。

褴褛的破旗和新叶

一阵清风吹过，轻盈的小黑点们，随风飘散了。

老树孤独地站立着。

老树的根旁，一个急匆匆离开的小黑点仿佛想起了什么，突然停住，回过身来向上望着。

光秃秃的老树。老树的枝杈上，摇曳着空空的丝囊。

瘪了的丝囊像一面经历了战火硝烟的破旗，褴褛而骄傲。

这个小黑点沿着老树的树干，往上爬。

树干上，有一条淡淡的、歪斜的痕迹。这是老树流下清泪的痕迹。

黑点沿着这条痕迹爬上去。

老树在轻微地颤抖。太阳出来了。

强烈的太阳光，照在小黑点身上，令它晕眩。

小黑点终于爬到丝囊的旁边。它离丝囊那么近。

小黑点站住不动了。它站住的地方，就是毒蜘蛛消失的地方。

老树那个节疤的缝隙里，发出了一阵阵低沉的雷声。

雷声过后，老树突然间萌发出了满树的新叶。蓬蓬勃勃，老树苍老而美丽。

有一片新叶，正好挡住了小黑点，投给它一片阴凉。

一个小黑点，将来就是一只毒蜘蛛。

寂静中，太阳开始落下地平线，平静，炽烈。

夕阳把它浓浓的、毛茸茸的余晖涂在老树上。

老蜘蛛的礼物

当你看到这样一条彩练，你也会想起老蜘蛛。

——作者

池塘边的树很高很大。一把巨伞，挡住了夏天猛烈的炎热。树下是一片阴凉。塘水清清、静静。

老蜘蛛在树上结网。从他肚子里拉出来的丝，老断。一次，又一次。老蜘蛛总是结不好一张网，每一次都要从头来。

“给我一点太阳的力量。”老蜘蛛听到一个声音在说。这声音最近常常会听到，仿佛远在天边，又仿佛就在自己心里。神秘的声音。

（从前，美丽的网，像一张迸发着力量的满弓。）

老蜘蛛累了，停下来喘气。

乱七八糟的断丝包围着他，像一个噩梦。

“给我一阵清晨的风。”那个神秘的声音在说。

（从前，美丽的网，会在晨风里抖动，像一块轻纱。）

歌声。从下面传上来一阵歌声。老蜘蛛向下望去。

蟋蟀在池塘边唱歌。他年轻、漂亮。他的歌，像他强劲跳动的的心脏，像他奔腾涌注的血。他喜欢在池塘边唱歌，去拥抱绿草茵茵的岸。

老蜘蛛一阵激动。荡着涟漪的池塘，真美，美得像……像……

“给我一道快乐的波浪。”那个声音在说。

(从前，当猎物掉在网上拼命挣扎，也会在网里荡出一阵阵波浪，像这池塘一样。)

“我要再结一张这样的网！”老蜘蛛发狠地说。他又一次从头开始。

蟋蟀抬起头，看见老蜘蛛在结网。

干吗要结网呢？唱歌多好！蟋蟀想。

突然，老蜘蛛从树上掉下来了，肚子里拖出一条长长的丝，挂在树上。但是线没有把他吊住，断了。

老蜘蛛像一块黑色的陨石，坠落。

“给我一根琴弦。”那个声音在说。

(从前，结网的丝，富有弹性和韧性，能弹出动听的音乐。)

老蜘蛛掉进了池塘，溅起几点小水花。树的倒影一阵乱跳。

“救命！救……”

蟋蟀向池塘纵身一跳，水面上飞起两朵小花。他快得像箭。他的触须像一条缆绳，碰到了老蜘蛛。

老蜘蛛被救上了岸。水，像珠子一样从蟋蟀身上滚落。油亮的黑袍，在阳光里闪烁。

在老蜘蛛身上，水却渗了开来。一摊摊漫无目的的水迹。

“我的丝，已经失去了韧性，所以挂不住我了。”老蜘蛛喃喃地说。

“您为什么还结网呢？您老了。”

“我想再结最后一张网。我肚子上的丝不多了。”

老蜘蛛拼命喘气。在水里的一番挣扎，似乎耗尽了他的力气。他的肚子一鼓一鼓。

蟋蟀凝视着老蜘蛛的肚子。

肚子上，布满了皱纹，很深，很乱，像荒芜的土地。

蟋蟀心里一阵战栗。

老蜘蛛也凝视自己肚子上的皱纹。

“给我一道钢的蓝光。”那个声音在说。

(从前的肚子是那么饱满、光滑，泛着一种金属的色泽。)

蟋蟀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他想摸一下这皱纹。他情不自禁地摸了一下，啊，感觉真奇特。那是暴出地面的老树根。那是风吹雨打几千年的岩石。

蟋蟀心里又是一阵战栗。

“谢谢你救了我，我还能再结一次网试试。”话音里，有一种干柴燃烧的爆裂声。

老蜘蛛慢慢爬走了。他直喘气，像一只风箱。

真可怜。他老了。蟋蟀想。

一个不透风的小泥洞。洞里漆黑。这是老蜘蛛的家。自从老蜘蛛结不成网，他只能住到这个小洞里。

“给我一点温柔的光斑。”那个声音在说。

（他记得睡在网上时候，阳光照着风，风儿轻轻摇着网。仿佛躺在云朵上，仿佛躺在秋千上，仿佛躺在微波上。）

网。网！

老蜘蛛问自己：“我肚子里还有多少丝？”

肚子上的皱纹告诉他：少了，少了，快没有了！

从前……

老蜘蛛感到了孤独。沙漠上一棵仙人掌。荒野中一棵兀立的树。冬天里一片残留的树叶。

蟋蟀今天特别兴奋。

草丛里，有了一间用草秆搭起的新屋。这是蟋蟀新的家。

蝴蝶来了。一对金黄色的翅膀，在血一样的晚霞里扇动；扇动的是两片活的阳光。

金铃子来了。一阵清亮的歌声，在宁静的黄昏里荡漾；荡漾的是一道空气里的波浪。

萤火虫来了。一盏浅绿的灯，在朦胧的暮霭里游泳；游出一弯弯神秘的曲线。

他们是蟋蟀的朋友，前来祝贺他的乔迁之喜。

“恭喜！恭喜！”声音像唱歌。

“谢谢！谢谢！”声音也像唱歌。

蟋蟀把朋友们请进他的新居。

蝴蝶把带来的新鲜花粉扑在墙上。新屋里弥漫着甜甜的香味。

萤火虫高举起他的灯。新屋里闪烁着朦胧的光亮。

蟋蟀和金铃子的二重唱开始了。歌声从年轻的心里飞出。歌声从新造的屋里飞出。

狂欢。年轻的朋友一起狂欢。

笑·歌·舞

小泥洞里，老蜘蛛昏昏欲睡。

突然，老蜘蛛浑身一震。他费力地爬出洞外。他倾听……

“给我一颗年轻的心。”那个声音说。

夜色中，老蜘蛛爬着，爬着……

敲门。蟋蟀拉开门。

仿佛空气凝固了。狂欢的音响戛然而止。几颗年轻的心，开始发抖。

后边是深远黑蓝的天，面前站着抖抖索索的老蜘蛛。

似乎可以听到一种可怕的呜咽。黑沉沉的荒野里的呜咽。

老蜘蛛爬进蟋蟀的新屋，呜咽声消逝了。

他闻闻墙上的花粉。

他看看空中的绿灯。

啊，一切是那样模糊、混沌。老蜘蛛的嗅觉迟钝了，视觉减弱了。

“给我一分钟的年轻。”那个声音在说。

老蜘蛛的泪，掉在地上。

一分钟的年轻也好啊。闻闻这花粉，看看这绿灯，听听这歌声，把它们永远存入记忆。

老蜘蛛的泪不流了。泪水已干。

“我也送你一份礼，”老蜘蛛对蟋蟀说，“我给你结一张网。”

老蜘蛛爬到门外，爬上屋檐。他开始结网。

一跃。从屋檐的左边，荡到屋檐的右边，越过小心的空间。一道弧形的丝，垂挂到了门前。

突然，老蜘蛛浑身颤抖了一下。他感到体内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空虚。五脏六腑仿佛都已飞去。身体只剩下一张壳。

老蜘蛛从屋檐上掉了下来，像一块坠落的陨石。

“对不起。我……结不成网了。丝，已经没有了。这是最后的一段……”

老蜘蛛望了一眼挂着的丝。他目光里，有火在烧，有电在闪。他默默地向夜幕爬去。

透明的细丝，在新屋门前轻轻摇晃，忽隐忽现。

“回屋吧，继续我们的狂欢！”蟋蟀说。

笑。歌。舞。

然而，狂欢已经热烈不起来。耳边，似乎总听到黑沉沉的荒野在呜咽。

小泥洞里，老蜘蛛昏昏欲睡。

老蜘蛛觉得自己变得很重很重，正顺着小泥洞往下坠。下面是一片漆黑。下面是一片阴冷。老蜘蛛在往下坠。

“给我一片轻云。”那个声音在说。

一片轻云托起了老蜘蛛。轻云舒缓地飞翔。

啊，真像睡在我的网上。老蜘蛛想。

蟋蟀坐在门前。

狂欢结束了。朋友们都已告别回家。现在真安静啊。

墙上的花粉纷纷掉落。花粉死了。死了的花粉是灰尘。

萤火虫把绿灯带走了。光是留不住的。

金铃子的歌，也已随风飘走。

蟋蟀望着天。啊，星星在，月亮也在，还有，老蜘蛛送的一段丝，也还挂在门前。

天上，一颗流星飞逝。

蟋蟀想：又有一颗星星死了。它变成了陨石。

陨石？蟋蟀想到了老蜘蛛。

一次是坠落在池塘。一次是坠落在新屋门前。

苍老，苍老啊！黑沉沉的荒野在呜咽。

小泥洞里，一朵轻云托着老蜘蛛，飞翔，飞翔，飞翔到天尽头。

老蜘蛛看到一张网。金色的、巨大的网，布满整个天空。

美丽的网啊……

活着多么好，可以尽情地结网。老蜘蛛想。

早晨的阳光照到蟋蟀的新屋。蟋蟀拉开门。

“丝！是老蜘蛛的丝！”蟋蟀失声惊叫。

那一道弧形的丝上，一夜间，缀满了一排细细的露珠。每一颗露珠都在阳光里闪耀，闪耀那赤、橙、黄、绿、青、蓝、紫，闪耀那点点的小太阳。

丝在流光。丝在溢彩。

这最后的丝上，写着老蜘蛛一个个年轻的故事，跳着老蜘蛛一个个青春的音符，诉说着世界的秘密，生命的秘密。

望着这条神奇的彩练，蟋蟀的心里，一座火山在喷发。

找到了。找到了这个小泥洞。

老蜘蛛蜷缩在洞里。静静的。

看见了他肚子上的皱纹。这暴出土地的老树根。这历尽风雨的古老岩石。这幽深险峻的峡谷。从这下面，曾经射出过一道迷人的光，比彩虹更美丽。

蝴蝶把花粉洒进小泥洞。一股淡淡的香风。

萤火虫把绿光照进小泥洞。一道温柔的月光。

蟋蟀和金铃子的歌，轻唱，轻唱，像一双双慰抚的手。

不必悲伤。不必悲伤。荒野的呜咽不会再出现。

看看我们的太阳。

太阳在燃烧，光芒四射。四射的光芒，在蓝天结成一张巨大的网。

太阳是网的中心。一朵轻云曾托着老蜘蛛飞翔，见过这张金色的网。啊，这永远的网。

蟋蟀、金铃子、萤火虫、蝴蝶，在心里合唱一支歌：

“活着多么好，可以尽情地歌唱、发光、舞蹈……”

微风里，那一条彩练悠悠地荡，荡出了一个年轻的笑，荡出了一支生命的歌。

火龙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有一年的冬天，非常非常的冷。大雪不断地下着，好像要把整个世界都掩埋掉。

“冷啊，冷啊！”

大地上所有贫苦的农民都躲进他们的茅草屋，大家抱成一团，互相取暖。他们舍不得烧火取暖，因为柴只够用来烧饭呀。

“冬天快过去吧，冬天快过去吧！”农民用抖抖的声音在心里祈祷。

可是，冬天没有过去，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天上那个太阳，颜色越来越淡，慢慢地变成了灰白色，好像一只巨大的死鱼眼睛。

“天啊，太阳好像要灭了！”

一种不祥的预兆把人的心都冻住了——世界的末日快要到了！

冷啊，冷啊！一切会流动的东西全冻住了。为了不被冻死，农民们把柴都取出来，点火取暖。

熊熊的火，在每一户人家家里烧着，带给人们一点温暖，一点希望。

在北方的深山里，住着两条火龙，火龙妈妈和她的儿子小火龙。火龙是长得很丑的，杂乱的胡子像乱稻草，粗硬的鳞片像破瓦，人见了会害怕。就因为这个，火龙妈妈才带着孩子住到了深山里。火龙不会像别的龙那样会呼风唤雨，他们只会吃火和吐火，在龙里面，这本领真不值一提。

“妈妈，我冷。”小火龙对妈妈说。

妈妈向天上望了一眼说：“是啊，天上的太阳快灭了，地上的人们会冻死的。孩子，你去把太阳点着吧。”

“好的，妈妈。”

“孩子，”妈妈又说，“要点着太阳，你肚子里那一点火是不够的，你要到人那里去找火吃。可是，吃火肚子会难过的……”

“我知道，妈妈。我走了，妈妈。”

小火龙往上一跳，向前游去。

“孩子，千万别伤害善良的人呀……”

后面传来了妈妈的嘱咐。小火龙在心里回答：“我懂的，妈妈。”

当火龙从窗口冲进第一户人家，可把里面的人吓坏了。

“对不起，我要去点太阳，请给我吃点火吧。”小火龙说。

小火龙不知道，他的话，人是听不懂的；人说的话，他也听不懂。

“对不起，我吃啦。”小火龙趴到那堆火上，大口大口地往肚子里吞火。

人们从害怕变为愤怒：火，是人活下去的唯一依靠，这条可恶的龙，却把火给吃了！

人们拿出了锄头、铁锹作武器，扑向小火龙：“打呀，打呀，打死他！”

锄头、铁锹像雨点一样落到小火龙身上，尾巴被扎伤了，鳞片被挖下来好多，鲜血在往外流。可是，小火龙忍着痛，趴在那里吃火。

吃完了这一家的火，小火龙又游进另外一家去吃火。

“对不起，给我吃一点火吧。”小火龙每一次都这样说。

可是，人们总是拿出各种武器，砸他、刺他、挖他的鳞片。

小火龙只要回头稍微吐点火，就可以把人烧死，把人的屋子烧掉，可他不这样做，他只要吃火，吃火。

到过好多好多人家，吃过好多好多火，小火龙浑身是伤，逃到了一座山里去休息。因为，游到太阳旁边去吐火，需要很多的力气。

身上的伤好痛啊，肚子里的火，烧得他好难受啊。小火龙觉得很委屈，他哭了。

死鱼眼睛一样的太阳，越来越昏暗了。大白天也暗得像夜晚。

人们抬头望着天，心里充满了企盼，也充满了悲哀。

没有了太阳的世界，将是一片死寂和冰冷。

忽然，人们看到，那条小火龙从远处的山里向空中腾跃而起，在天上蜿蜒游动。人们都屏住了呼吸。

那是一个很壮观的景象：小火龙摆动着他的尾巴，正向太阳游去。他显得那么强健，那么英勇。他就像人们崇拜的神龙。

人们在想：小火龙要干什么？

小火龙游近了太阳。他向太阳张开了他丑陋的嘴巴。

一条长长的、耀眼的火带，呼呼地飞向太阳。“轰”的一声，太阳被点着了，放出了红色的光芒。

明亮的太阳，照耀着整个世界，送来温暖和生机。

人们忽然明白过来：小火龙吃火，是为了把太阳点着啊。可我们还要打他、骂他。每个人都感到非常后悔。

人们一边欢呼着太阳那新的燃烧，一边呼喊着：“火龙，火龙，我们对不起你啊！”

喊声把大地都震得颤抖了。

可是，小火龙听不懂人的话，他以为，人们又在骂他、赶他了。真的，他已经被人骂怕了，打怕了。

小火龙看了一眼明亮的太阳，尾巴一甩，逃回北方去了。

伤痕累累的小火龙，筋疲力尽的小火龙，终于回到了深山，倒在了妈妈的怀里。

“妈妈，我身上痛啊……我累啊……”

小火龙在妈妈的怀里哭。是啊，小火龙还只是个孩子啊。

“妈妈，我把太阳点着了。”

“是的，妈妈看见了。”

“妈妈，我没伤害人。”

“是的，孩子，妈妈知道。”

火龙妈妈的一滴眼泪，掉在她抱着的孩子的脸上。

小火龙睡着了。他太累了。

太阳的光辉，把春天带给了人们。冰雪融化了，草木抽芽了，大地苏醒了。世界多么美好。

人们，对火龙充满了感激。

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大家都搬出了家里的柴火，点起了火堆。

整个大地，铺满了一个个熊熊的火堆，是那么壮丽。

所有的人，都仰起他们的脸，朝天上齐声呼喊：

“火龙，火龙，你下来吃火吧！火龙，火龙，你下来吃火吧！”

喊声震动了整个大地，一直传到北方的深山里。

如血的红斑

海鸥是长翅海鸟，大都白色，嘴黄，脚有蹼，善游泳，叫声极似海浪声。它的明显特征是嘴尖有一小块红斑，颜色鲜艳如血。

海鸥的哺喂方式奇特。小鸥必须啄几下母鸥嘴上的红斑，母鸥才给小鸥哺喂。若小鸥不啄红斑，母鸥便不予哺喂，小鸥也拒绝进食。

海鸥嘴上的红斑，似是母与子的情感维系……

——作者的笔记

美容师坐在新式、考究的高级化妆台前，从满架子花哨、精巧的化妆品里，抽出一支口红。对着镜子，用极其灵巧熟练的动作，轻轻地往嘴唇上搽。扁薄的嘴唇，立刻鲜艳起来。她是一位声名显赫的美容界巨匠。她以高超的技巧、敏锐的感觉、效果的自然流畅和高雅的艺术格调，驰名于美容界。她总是不断创造新的美容技法而使全世界震惊。

现在，她的新目标是：创造最新式口红！

几个月来，美容师已经试用了各种口红，她比较、揣摩，然而，仍是毫无头绪。

她对着镜子久久凝视着嘴唇，妖冶、艳丽，甚至有些狰狞的红色。

突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她的眼睛为之一亮，啊！灵感诞生了。她跳了起来。

“对了，对了！现在的口红，不是生命的本来颜色，它是死的，当然会成为一种污迹！真正的口红，应该是活的颜色，有灵魂的颜色！”

美容师兴奋得近乎狂乱。

“我要去寻找，到大自然中去寻找这种有生命、有灵魂的颜色。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找到它！”

海鸥的长翅掠过大海的波浪。

她飞上了海岸的峭壁，回到她的窝。

太阳在头上。她带钩的嘴尖，那一小块红斑，如火，如血。在阳光里，它仿佛要燃烧，仿佛在膨胀。

窝里，一对小眼睛又黑又亮，饥渴、贪婪地注视着她的红斑。你
好吗，我的小家伙？

海鸥走到窝里。孵出没几天的家伙正急切地等着她。他们滑稽地翘起翅膀，踉踉跄跄地扑向妈妈。动作真笨拙。

小家伙扬起细长的脖子，黑黑的小嘴摇摇晃晃，对准妈妈嘴上的红斑，狠狠啄。

海鸥一阵战栗。仿佛一道电流击中了她，她情不自禁张开了嘴。

小家伙的嘴伸进了妈妈的嘴里。

海鸥的嗦囊里一阵翻腾，消化成半流汁的食物喷涌而出，灌入了小家伙的嘴里。我的五脏六腑都要翻出来了。

小家伙的细脖子一伸一伸，鼓鼓的食物顺着脖子往下滑。

海鸥注视着小家伙，金黄色的眼珠透出无限的温柔和安详。真会吃啊，像个饿鬼。

小家伙吃饱了，静静地睡去。

海浪猛烈、疯狂地拍打峭壁，永无休止地喧哗着。

海鸥听着波浪的欢叫。波浪的欢叫总使她激动。我饿了。

她响亮地叫了一声，向海面俯冲下去。

海鸥的叫声和波浪融合在一起，难以分辨。

美容师跋山涉水。

她满脸风霜、满身尘土。

她走过湖泊和河流，走过丘陵和高山，走过草原和森林。但是，她没有找到她所要找的。

好几次，她都快要经受不住旅途的辛苦了。她想回家。回家，回家！让一切口红见鬼去吧！……可是，她还是鬼使神差地走下来了。

到下一站，一定会找到的。美容师总是觉得，她正一步步向那种神秘的颜色靠近。

她来到大海边。

望着蓝蓝的天空，听着大海的波涛，闻着海水的腥味和太阳的甜味，美容师真想闭上眼睛，永远地睡去。

“我太累了……”

美容师的眼睛开始蒙眬。

……蓝天里，一朵洁白的云，托着两片美丽的红唇，舒缓地飞翔，飞翔……

美容师浑身一颤，清醒过来。

“我做梦了吗！我明明看见那颜色了……”

她在天空中搜寻。

猛然间，她的眼睛发出了异样的光彩：一个红色的斑点掠过了蓝天。红色斑点的后面，追随着一对洁白的翅膀。

红色斑点远去了。

美容师浑身颤抖着凝视它。她的眼睛充血了。

红色斑点扇着那对翅膀，再次从她头上掠过。

“就是它！就是它！我找到了！”

美容师爆发出一声撕裂般的喊叫，便失去了知觉。

当她醒过来，发现身旁躺着一只失去知觉的海鸥。

她轻轻捧起她。

蓝天和太阳，大海和沙滩，刹那间都不存在了。她的眼睛，只有海鸥嘴尖上的那块红斑。

美容师忽然觉得，除了这如血的红斑，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丑陋的。

她摸出了锋利的刀片，努力控制着，不让自己的手颤抖。她用刀片刮海鸥的红斑。红色的粉末洒进了冰凉的玻璃试管。

海鸥的红斑被刮净了。试管底上铺了薄薄一层红，而海鸥的嘴上，却留下一个苍白、惨淡的斑痕。

看着它，美容师联想起死鱼的眼睛。她一阵心悸、一阵恶心，冷汗流下来了。

她把海鸥轻轻放回沙滩。

“……对不起……”

美容师走了。

沙滩上，她牵走了一串脚印，仿佛牵走了一条似断似连的锁链似的。

海鸥的长翅一次次掠过波浪，劈出白色的水花。她急匆匆地往峭壁飞去。小家伙饿了。

她看见，沙滩上躺着一个奇怪的形体。

是一条死鱼吗？

她飞过了，但是又折了回来。她要看看清楚。她飞得低了一点。

她好像很可怕，又好像很可怜。

突然，她发出一种尖利的、撕裂般的声音。这种声音，仿佛带有一种魔力，要把她吸干、抽空。

她一阵恐惧，她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条空瘪的口袋，颓然地坠落。

她的躯体，在天空划出一个笔直的惊叹号。

一片空白。

她朦胧地觉得，她的身体正被一片一片飘去，一片片薄薄的身躯，在空中惘然地飘舞……

她醒来了。我的小家伙饿了！

她奋力从沙滩上飞起。柔韧的长翅，竟扑棱棱地拍出了杂乱的声音，失去了往日的节奏。

夕阳红红的。海鸥梦游似的飞向峭壁。

她看见了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她走近去。小家伙，妈妈回来了。小家伙朝她看了一眼，眼光立刻冷淡地移开了。

小家伙怎么了？她把头伸进去。啄我的红斑吧，你不是饿了吗？

小家伙把头转开了。黑亮的眼睛望着夕阳，眼睛里是饥渴、贪婪的神色。

夕阳，仿佛是一块红斑。

极度疲惫的美容师，一回到家立刻好像换了一个人。她又变得精神抖擞，浑身透散着智慧和灵气。

她做好了一切准备，小心地捧着那支试管，走进了她的实验室。

许多天，美容师的住宅沉浸在一片死寂里。

一天傍晚，实验室的门一点点地打开了。

美容师趴在地上，一只手举着那根试管，试管里的红色粉末已经变成了红色油状液体。她的另一只手在地上撑着，把自己的身体一寸一寸挪出来。

美容师已经不能再走路了。她的下肢在疯狂的工作中，瘫痪了。

“成功了……”

美容师声音沙哑地说。两行眼泪流下来了，她的肩膀在抽动。

许久，她才用一只手爬着，爬到了电话机旁，艰难地取下了电话机。

她开始拨号。话筒里，输进了她微弱的声音：

“我整个生命里的最大一次成功……”

美容师的表情像石雕一般的生硬。

许多天过去了。海浪依旧喧哗，太阳依旧升起又落下。

海鸥的嗦囊里充满了食物，急待喷涌。

小家伙对身边的妈妈视而不见，黑亮的眼睛紧紧追随着太阳，升起又落下。

看看我，看看我！我是你的妈妈呀！海鸥焦灼万分。然而她看不到，自己嘴尖的红斑已经消失了。

小家伙饥渴、贪婪地注视太阳。太阳是永远不会飞过来的红斑。

你难道不认识我了吗！海鸥猛地咬住了小家伙的嘴，她要强行给小家伙灌食。她的嗦囊一阵翻腾，食物狂热地喷射出来。

小家伙的小黑嘴紧紧闭着，任半流汁食物沿着脖子流到干净的窝里，不啄到红斑，小家伙是什么也不肯吃的。惨不忍睹！

海鸥绝望地闭上了眼睛。被抛弃的悲哀涌上了她的心。

小家伙不认识我了！

小家伙饿极了。

小家伙仰起细细的脖子，伸出黑黑的小嘴，向太阳啄去。一下，一下，急切而充满希望。

可是太阳太遥远了。

美容师名声大振！她坐着轮椅，去参加为她个人特别举办的化妆艺术表演会。

她把试管里的液体缓缓倒入一个特制的小喷雾器里。

她庄重地举起了小喷雾器。十个女模特儿，依次微笑着向她走来。她的目光越过她们，停留在空中。

她的眼前，浮现着她到过的湖泊和河流、丘陵和高山、草原和森林、大海和沙滩，还有那飞翔的白云托着两片红唇，还有苍白和惨淡的死鱼眼睛……

她把小喷雾器对着模特儿那微微噉起的嘴唇。鲜红的雾，拥上了模特儿那美丽的嘴唇。

她仿佛进入了一种梦幻。当潮水般的欢呼声响起来时，她似乎还未从梦幻中回来。

闪光灯、掌声、鲜花，这一切都是为她而来吗？模特儿嘴唇上的颜色，美丽得无法形容、无法想像的颜色，那抹不去、擦不掉的青春的颜色，如今已经变成真的了吗？她真的不敢相信，因为那颜色，实在是美得近乎虚假了。

她的脸上没有表情。要承受巨大的成功所带来的喜悦，对虚弱的她几乎是残酷的。

对着向她伸来的无数个话筒，她只说：

“永远记住，它是一个秘密；永远记住，这口红是活的生命、活的灵魂。”

为了得到它，美容师的双腿再也不能站立、走路，这却不是秘密。

小家伙不停地啄向太阳；

小家伙的力气日渐衰竭，动作机械而神经质。

海鸥日夜守着小家伙。她的嗉囊中充满了食物，充满了希望和柔情。看看我，啄一下我的红斑吧！

小家伙只啄太阳。

太阳真红啊。

海鸥觉得自己在膨胀，鼓鼓的嗉囊似乎要炸裂。

小家伙在萎缩、干瘪，褐色的软毛遮盖着深深起皱的皮肤。

夕阳，慢慢向海平面降落。

“我想看看大海。”美容师说。

于是，十个模特儿怀着感激和敬佩，把美容师的轮椅推到了大海边。

依然是蓝天，依然是沙滩，依然是涛声。海水带着腥味，沙滩柔软、温和。

“我在这里留下过一长串脚印。”她幽幽地说。

夕阳红红的，快要落下海平面了。

“你们看！”美容师激动地指着夕阳，模特儿们默默地看着夕阳。

“看那夕阳，它会落下，而你们鲜红的嘴唇与生命同在！”

十张美丽的嘴唇，使太阳也惭愧。美容师的心里升起了一种骄傲：我创造了生命的颜色、灵魂的颜色！

小家伙还在啄向太阳，筋疲力尽，一下比一下缓慢。

夕阳，整个落下了海平面。

小家伙啄了最后一下，脖子歪下来，像一根落下的绳子。

小家伙的头，绝望地垂挂在窝沿外，黑亮的眼睛闭上了。

海鸥也闭上了眼睛，僵硬了，啄一下我的红斑……

海鸥和小家伙都死了。

海鸥到死也不知道自己的红斑早已消失。

小家伙到死还在盼着妈妈的红斑。

落下了。

夕阳落下了。模特儿们嘴唇上那无比美丽的颜色，就在这一霎间，全部褪去了。

好一阵静默。美容师的眼神暗淡无光，呆滞地望着海面。

“怎么了？怎么了……这颜色，是活的生命，活的灵魂啊……怎么了……”

暮霭笼罩了整个天空。

模特儿们把美容师推回去。这轮椅，推起来真沉啊。

美容师喃喃着：“怎么了？怎么了……这颜色，是活的生命，活的灵魂啊……怎么了……”

她又看见了那只死鱼的眼睛。眼睛变得很大很大，空洞地凝视她，并且告诉她：这颜色，属于活的生命、活的灵魂。

海浪热烈、疯狂地拍打着峭壁，永无休止地喧哗着。

大海的涛声，真像是海鸥在叫啊。美容师想。

猩猩王非比

×月×日 非比被捕。这是一只猩猩王，体格强壮，脾气暴躁，从初步的智力测验看，它的智力较高于一般的猩猩。从今天开始，它将成为我们“猩猩进化实验”的实验对象。

×月×日 非比习惯了吃熟食，并学会了使用刀叉和筷子。

×月×日 非比学会用火柴，能将火柴点燃柴火。

×月×日 非比学会使用工具，并学会制造简单工具，如钩取食物的钩子。

×月×日 我们惊奇地发现，非比居然有了羞耻感。我们特意为他制作了衣服。

×月×日 我们为他播放了模拟森林的音响，非比听后流了泪。是不是勾起了它的思乡之情？

×月×日 非比从关它的房间里逃走了。从现场发现了一些工具（这些工具是非比平常搜集的，未被我们注意到），这是一次有预谋的逃跑。实验被迫终止。

——摘自实验日记

高大、强壮的大猩猩在山里面跑着。他就是非比。

我要回到我的猩猩群。他身上的长毛，在他的高速跑动下，向后飞飘着。他的两只长臂甩的幅度很大。他们在哪里？我的黑猩猩群在哪里？他警觉的眼睛发着光，四处看着。

灌木丛的枝叶，打在他的身上，哗哗地响着。

他攀上了一棵巨大的樟树，向四周看着。这里，就是我们经常活动的区域。可是，看不到猩猩活动的踪迹。

“嗷——”

非比张开他的大嘴，吼了起来。这声音，低沉、有力，可以传出很远去。他们都熟悉我的声音。以前，只要我一声呼唤，他们都会争先恐后地跑来的。可是，没有动静。

一棵小树枝不易觉察地动了一下。从树枝后面，露出了一张神色诡秘的脸。是一只年轻的母猩猩。她差一点要惊叫出来。

啊，是他回来了，非比！

可是，那母猩猩忽然失去平衡，向后倒在地上。显然是有另一只猩猩用力地拉了她一下。

他是谁？竟然这么无礼。她可是猩猩群中最美丽的。从前，我最爱的就是她。年轻、活泼。

从树丛里，站出来一只猩猩。他虽然没有非比长得高大，但也是结实、慍悍。他站到了非比的面前，和他面对面。

“非比，欢迎你回来。从今以后，你要听从我的命令。”那猩猩说。

“莫里？看来，我不在的日子，是你在临时负责猩猩群？很好，从今天起，你可以休息了。”非比冷静地说，声音里透着往日的威严。

沉默。他们面对面站着，全身的肌肉鼓着。仿佛空气刹那间凝固了。

从树后面、大石头后面，露出了很多猩猩的头。他们都是这个猩猩群的成员。现在，他们都漠然地看着这一切。既没有露出对非比归

来的惊喜，也没有露出对莫里的拥戴。他们只是看着眼前将要发生的一切。

莫里的双掌在自己的胸前擂起来。砰砰的声响，仿佛一只沉闷的鼓。这是他在发出决斗的信号。

非比也在自己的胸前擂着。

有两只尚未成年的小雄猩猩，此刻兴奋起来了。他们的双掌在地面上拍着，嘴里发出呐喊。

非比和莫里开始了决斗。这是一场残酷的决斗。

莫里比非比更年轻，体魄更强健，他的双臂挥舞起来，速度更快，力量更大。莫里的眼睛里冒出火一般的愤怒目光，他要维护自己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权力。

非比的力气看来不如莫里，他在实验室里呆的时间太长了，他的爆发力和耐久力，都大大不如从前了。这是怎么回事？莫里以前也曾想得到王位，但是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可现在……

面对莫里疯狂的进攻，非比只有招架。不行，再这样下去，我就要失败了！

猩猩的决斗，只是用手掌的拍打，可是，面临失败的非比想起了人类的拳头。他将手掌攥成了拳头，向莫里打去。可以看出，莫里对非比用拳头进攻吃了一惊。拳头比手掌可厉害多了。但是莫里凭着自己年轻，死死地忍受着非比拳头的猛击。

莫里的忍受力使非比也吃了一惊。

忽然，莫里迎着非比的拳头，猛冲上来，猛力一推。这股力量太大了，非比仰面倒了下去。

莫里跑上来，提起大脚要踩下来。

我完了！一股冰凉的感觉从非比的心底里冒了出来。

忽然，非比撑在地上的手，摸到了一根木棒！他一把抓起来，向莫里挥去。

木棒在空中发出了呼呼响声。

莫里的腿上挨着了重重的一击。他“嗷”地一声叫，倒在了地上。

莫里的腿被打断了，鲜血像泉水一样在往外冒。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非比到底是如何战胜了他。他不能理解木棒可以作为手臂的延长，而非比却知道木棒可以作为他的武器。

莫里的眼睛里，满是愤恨和疑惑。

非比看着再也没有反抗能力的莫里，扔掉了手里的木棒。

“嗷——”

非比又发出了从前一样的喊声。

随着这一声喊，所有的猩猩都出来了。他们向他围过来，表现出了最大的顺从。这时候，猩猩们的眼里，才流露出了惊喜和快乐。

“非比大王！”那只最美丽的母猩猩跑到了非比的跟前，显得又亲热又温柔。

“非比大王！”

所有的猩猩都同声叫道。

远处，莫里躺在地上，无力地、绝望地呻吟着。在他的身下，是一大摊血。

所有的猩猩，没有一个去看他一眼。

“我永远是你们的大王。”非比平静地说。那只最美丽的猩猩，走过来，在非比的背上翻他的毛。他现在感到了极大的满足。

夕阳的光辉，照在猩猩的身上，暖暖的。

非比站起来，向前走去。所有的大小猩猩顺从地在后面跟着。莫里此刻已没有了愤怒，只有顺从。他拖着他受了重伤的腿，在后面困难地跟着，一条长长的血迹，拖在他的身后。从今以后，他将在非比的统治下，顺从地生活。

猩猩群里又恢复了平静。这时候，大家才看到，走在最前面的非比，他看起来是那么怪。在他的身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这东西，使猩猩们感到不安和恐惧。

那是非比身上穿着的一条短裤。尽管它已经破烂不堪，但非比不肯脱掉它。而整个猩猩群却不知道那是什么。

太阳落下山去了。随之而来的是黑夜和寒冷。

看到非比没有搭窝，猩猩们也不敢动。在猩猩群里，只有猩猩王开始搭窝，猩猩们才可以准备睡觉。

非比看看大家迷惑不解的眼神，从他破烂的裤兜里，摸出一件小小的东西。

那是一盒火柴。

非比站起来，到树林里去走了一圈。回来时，怀里抱着一大捆柴火。

猩猩们迷惑地看着他。

非比划着了火柴，点起了一堆火。我得教会他们用火来取暖。

火堆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

猩猩们先是惊恐地看着火，随之发一声喊，一下子全跑光了。对于他们来说，火是比猛兽更为恐怖的东西。

莫里也拖着伤腿，跟在大家的后面跑。

非比感到了极大的不屑和气愤。真是一群笨家伙，连用火来取暖都害怕。不过，我以前也害怕过……

“噉——”

非比发出了权威的呼唤。他要让猩猩们回到这里来。

猩猩们躲躲闪闪地回来了。

“都坐下！这叫火，记住，它既可以取暖，也可以吓跑猛兽……”

他们虽然感觉到了火的温暖，但是，这种温暖，正是他们所害怕的。

猩猩们看着非比，觉得他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勇猛、强壮的猩猩王了，他变得陌生，变得可怕。他的身上有一种深邃的、阴森森的魔力似的。

火光映在猩猩的脸上，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的是恐怖和不安。

非比严厉地看着猩猩们。慢慢的，他们会习惯的。

第二天，猩猩们在火堆旁度过了一个担惊受怕的长夜之后，一个个都显得很神经质，不断地乱跑乱跳，还不时发出莫名其妙的尖叫。

莫里却没有动，大概是他的腿上的疼痛正在折磨着他。但是，他似乎在沉思着，静静地看着非比的一举一动，目光很锐利。

哼，不用这么看着我，莫里。用火，这还是第一步，下面还有……非比想着。

非比走到一棵芭蕉前，扯下了几张大叶子。然后，他又扯下了一把干草茎，一头缠在脚趾上，用他的大手搓着另一头。慢慢地，在他的手里，出现了一根长长的绳子。

他用绳子在芭蕉叶上穿着。我要为最美丽的母猩猩和别的年轻母猩猩做草裙。

当非比拎着草裙，向母猩猩们走去的时候，几只母猩猩害怕得互相抱在一起，好像有什么灾难要降临了似的。就连那只最活泼的、最美丽的母猩猩，也吓得在发抖。

“穿上它们吧。”非比对母猩猩们说，并亲自给她们围在了腰上。

母猩猩们一动也不敢动。

当几个母猩猩都穿上了草裙，非比才退到稍远一点的地方，看着她们，欣赏着她们。

可是，母猩猩们却感到极大的不自在，这个草裙围在她们的腰上，稍微一动，草裙就会发出声音，使她们感到恐惧。

“呜……”母猩猩们发出了受抑制的、轻轻的呜咽声。她们觉得受到了侮辱。

几只年轻的雄猩猩，慢慢地、谨慎地向母猩猩们靠近，用他们的手在她们的背上抚摸着，安慰着她们。

莫里也向她们投去了关切的眼光。

她们会习惯的。非比想。

整整一天，猩猩们失去往日的欢闹，一个个都垂头丧气，坐在那里没怎么动，似乎在哀愁中受着煎熬。

莫里拖着沉重的腿，慢慢地爬向母猩猩们。在离她们很近的地方坐下来。有莫里在身旁，母猩猩稍微安静了一些。

莫里的眼睛望着远处，夕阳在他的脸上涂上一层浓浓的金色，使他的表情显得刚毅了许多。

似乎可以听到，他的喉咙深处，正在发出低沉的哼声。那是雄猩猩特有的一种力量和信心的象征。

哼，可怜的失败者。他还想干什么？非比根本不拿正眼瞧他。

傍晚，天开始黑下来了。

非比又点起了篝火。

莫里也在篝火边烤火，但是，他的喉咙里，一直在响着那种低沉的哼声。他的腿已好了一些，能够慢慢地活动了。他在母猩猩的身边坐着，用手抚摸她们。

奇怪的是，母猩猩们显得特别的安静，好像她们已经不再害怕身上的草裙了。

非比舒适地躺下来。我知道，她们会习惯的。明天，我还要教她们用水洗澡……

非比睡着了。

森林里的夜，多么的安静。在不知不觉中，时间正在慢慢地流逝。

第二天早上，非比醒来了。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

非比大吃一惊。他被眼前所看到的景象惊呆了。

猩猩群不见了，昨夜还在他身边的那么多的大小猩猩，现在都不见了。一个也没有了！就在他的身边，整整齐齐地放着他亲手编织的草裙……

猩猩群离开了他。

他们抛弃了我……

他一下子觉得非常的累。

森林里，动物们常常能看到一只猩猩，他已不再强壮，似乎老了许多。腰里总是围着用芭蕉叶穿成的草裙，步履艰难地在走着。

他就是昔日的猩猩王非比。

他很孤独。

黑色：幽默篇

时髦的运动

“啪！”

里斯打开家里的立体电视机，房间里立刻回响起“蓬、蓬”的拳击声——电视台正在播放一场拳击赛的实况。汗淋淋的拳手互相斗得凶猛、残酷、疯狂。立体电视的效果逼真，令人感到身临其境。

“讨厌！”里斯又啪地关了电视。

他走到厨房，扭开了像煤气一样安装着的管道啤酒。随着啤酒的流出，啤酒龙头的小喇叭里响起了声音：

“袋鼠牌拳击训练器具包君满意！”

又是令人乏味的广告。里斯情绪低落喃喃着：“拳击，拳击，真让人烦！”里斯对拳击如此反感是不无道理的。

如今已是电脑时代了，科学已经发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按说，像他里斯这样智商极高、知识渊博的青年，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终于当上了大公司的高级职员，拿着极高的工资，已足够令人羡慕了。说他是社会上的强者毫不过分。虽说他那一米半左右高的身材尚欠魁梧，但机灵小巧不也是一大优点吗？身材高大、浑身蛮力，这在古代挑煤倒是不错的，可在机器人已经普及的今天，人的体力又有什么用呢？如今是智力竞争的时代啊！

总之，里斯可算是个春风得意的人。只要能再娶上一位温柔善良、如花似玉的姑娘，生活就太满意了。而这对他来说，本来并非难事。

然而，出了令人头痛的事。

最近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拳击热”。借拳击运动松弛松弛神经，发泄发泄郁闷，本也不坏，但不料“拳击热”愈演愈烈了，拳击爱好者们个个走火入魔，竟提出了“返回自然，还我力量”这样的口号。这不是违背智力竞争的时代精神吗？

最可悲的是，这项纯属男子汉的运动，居然使所有的姑娘们着了迷。妙龄少女们，清一色地做着嫁给一位拳手的美梦。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拳手能让姑娘们垂青，而像他里斯这样的青年却无人问津了。这不是瞎胡闹吗？

里斯决计给天下的姑娘们一点颜色看看。

他按照啤酒龙头上的广告指示，果真去订购了一整套袋鼠牌拳击训练器具，开辟出一个房间，安装起来，建成了自己的训练房。

他身着背心短裤，在大衣镜前照，怎么看也像一片鱼干、一只酱鸭什么的。

他恼羞成怒，对着悬挂着的沙袋穷击猛打；对着训练速度的立球单拳疾发；绕着训练准确性的弹簧立球穿梭游走，时不时发出一二记怪拳……

训练房里的里斯，天天像只活泼可爱的青蛙跳东跳西，但毕竟是灵活有余而力量不足。

几个月之后，里斯已经自我感觉良好，器宇轩昂地步入了业余拳击赛场。

他参加的是特轻量级的比赛，对手是位名叫茫可的青年，身上的肌肉令里斯讨厌地鼓着。

里斯一登上拳击台戴好拳套，心里便开始冬冬乱响，双腿抖得很欢。他本想狠狠瞪对手一眼，从心理上压倒对方，却不料眼里兀自有金星乱舞，已全然看不出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

“开始！”裁判员发了口令。

只见两团黑影向他扑面而来，很不礼貌地猛撞他的脸庞、胸部。

里斯下意识地双手抱头，蹲了下去。

“不是我，我没做坏事！”

裁判恼火地警告里斯：“你这是消极防守，犯规了！”

“开始！”裁判员无情地宣布继续比赛。

讨厌的茫可打过来一记野蛮的右直拳。里斯的胸口“蓬”地一声闷响，身子突然变得十分轻盈，非常抒情地在空中作了一次小小的飞翔，最后，在观众席上一位胖姑娘的手臂上傻愣愣地降落了。

医生飞奔过来了。

里斯潇洒地一扬手，满不在乎地说：“没事儿！”

他一个大跳，在拳击台上站定。大丈夫后发制人！他不假思索，劈面一个平勾拳抡了过去。

这是定胜负的一记重拳，可惜打在了裁判的脸上。裁判鼻子一痒，打出了一个喷嚏。

里斯心里连呼可惜。

此时，茫可的左摆拳又已迎面袭到，没等里斯说一句“等一下”，脸上已重重地挨着了。他的身体顿时重重地向后弹去，撞在围绳上。

围绳的弹力，又把他反弹回去，炮弹般射向茫可。茫可一避，里斯便勇敢地反扑在拳击台上，直面大地，沉默了。

里斯用身体默默地摆着一个大丈夫的“大”字，观众们无不肃然起敬。

这便是里斯参加的第一次拳赛，以后他还曾参加过五六次，每次花样虽然有所翻新，但万变不离其宗，他从没赢过，而且还颇有点给人当了练拳靶子的味道。

“不能罢休，我一定要战胜这个可恶的茫可！”

里斯恨恨地咬着牙，走进了那个新成立的“拳击速成中心”。虽然知道这里收费昂贵，但也顾不得了。

“这个，我是来……”

里斯对办事员做了个拳击的手势。

“欢迎光临。”办事员笑吟吟地，“请问您是想要在拳赛中败多胜少呢，还是要胜多败少呢？或者，是想要战无不胜？”

“当然要战无不胜！”

“那，价格高了点，请付二万元。”

这价格吓了里斯一大跳。但他如今是豁出去了。

“能保证战无不胜吗？”

“当然，本中心信誉至上，质量问题绝对放心……”

“得，给你支票。”里斯傲然地付了款。

“请这边走。”办事员把他领进了一间放满各种复杂仪器的房间，
“为了得到各种精确的数据，请费神按我的话做一下。”

办事员有条不紊地摆弄起里斯来。

“请脱下衣服。请走两步。请把头搁上去。请说一句话。请躺下作深呼吸。请伸出舌头。请……”

两个小时以后，一切都做完了。

“到时本中心的服务人员会亲自到府上去的。再一次感谢光临。”
办事员深深地鞠躬。

一星期以后，两个神色诡秘的人抬着一个大木箱，来到里斯的家里。

“我们是拳击速成中心的，这是您订的货，给您送来了。”

“货？”里斯莫名其妙。

撬开大木箱，里面腾地跳出一个人来。站在里斯面前，嬉皮笑脸地向他点头。

“您好！”

这个人，无论是相貌、神态、声音还是体形、身高、动作，都和里斯一模一样。

怎么回事？真是见了鬼了。

“这是最高档的拳击机器人，它可以代替您参加任何特轻量级拳击赛，保证战无不胜。这是说明书，请过目。”

那两个人递上了一本说明书。

机器人里斯说话了：“好了，你们的货已送到，请回吧。”

那两个人一走，里斯大为恼怒：

“不像话！我正想退货呢！你我究竟谁是主人？”

“得了，”机器人里斯反唇相讥，“我不就是你吗？少废话，今晚不是要和那个茫可赛一场吗？”

“这……”

既来之，则安之吧。里斯认命了。他开始认真地研究说明书。很快，就全部掌握了这个机器人的性能。

“倒确实是个不错的机器人，除了比我会打拳和不用吃饭，全和我一样了。”里斯禁不住对拳击速成中心的技术力量表示钦佩。

傍晚，机器人里斯说了声“我走啦”，便径自到赛场去了。

里斯怕被人认出来，在脸上贴了大把胡子，悄悄溜进了观众席，坐下了。

旁边飘来一阵阵香味。里斯一扭头，身旁竟坐着一位美丽绝伦的少女，美得里斯眼花缭乱，心里小鹿儿乱撞。

铃声一响，茫可那小子和机器人里斯在拳击台上亮相。

“嘻，‘拳靶子里斯’又来了。”有几个观众窃笑着。

里斯身旁的少女频频向台上抛去飞吻，显然是飞向茫可那小子的。

“开始！”

裁判员的口令刚下，茫可就用迅疾的刺拳频频进攻，机器人里斯完全是处于守势，一步一步往后退，脸上、胸口不知道挨了多少拳。

奇怪的是，观众们看到的里斯挨了拳丝毫没有痛苦，却在微笑着。

机器人里斯已经退到了围绳边了。突然机器人里斯说了句：“够了！”他从绳边跳起，拳头挥得呼呼响，左右开弓，打得茫可晕头转向。接着，他使出个绝妙的屈臂上击。“蓬！”那声音就像汽车撞翻了一头牛。茫可吟诗一般陶醉地摇晃着，倒了下去。

观众疯狂地欢呼，仿佛掀起了一阵狂潮。

机器人里斯在台上微笑着挥手致意。

“真是不堪一击的家伙！”里斯得意洋洋，“我胜利了！”

突然，他身旁的那位少女，摇晃着手臂，激动地跑到台上去了。两条粉臂一屈，搂住了机器人里斯的脖子，打起吊吊来。

里斯看了心里酸溜溜的。

“怎么？真正的我在这里呢……”

接着，那姑娘在机器人里斯耳边，说了句悄悄话。它一笑，也在少女耳边回了句悄悄话。

里斯虽然心里酸溜溜的，但转念一想，姑娘实际上是钟情于自己。一高兴，飞奔着回家了。

一会儿，机器人里斯也哼着歌儿回家了。

“回来啦？累坏了吧？”

里斯热情地招呼着，按着说明书上的指示，给机器人的各个关节，注上了几滴润滑油。

“刚才，那姑娘和你说什么？”里斯轻声问。

“没什么，她问我的住址，我告诉了她。她好像说要来拜访什么的。”机器人毫无热情地回答。

里斯却心花怒放。这个时候，门铃响了。里斯慌忙地把机器人推进了厨房，自己去开门。

来的正是那位美丽的姑娘。

一阵寒暄客气之后，姑娘红着脸坐了下来。里斯又高兴又紧张，不时地瞟一眼厨房，生怕机器人自说自话地走出来。

“这个……”姑娘扭捏起来，“今晚的月亮很好，您……不喜欢赏月吗？”

里斯正巴不得出去，以免露馅，姑娘的话正中下怀。

他们双双去了公园。其实那天是阴天，并无月亮。好在他们并不看天，只是互相望着眼睛。

像许多爱情故事一样，他们一见钟情地恋爱上了。

姑娘依偎着他，小嘴花朵般地笑着：

“今晚，你闪电般的攻击太漂亮了，真有拔山的气概呢！我就爱勇敢的、有力量的男子汉，那种一拳就被打出老远的男人，我讨厌哩。你呢？”

里斯尴尬地说：“是啊……这个……”

“告诉你一个秘密，”姑娘可爱地把头那么一歪，“我的枕头是用拳击手套做的呢。”

“嘿，傻姑娘。”里斯那一笑，真有点男子汉的沉稳与自信。

“不许你乱叫我，我叫丽莎。你可要永远打赢呀，要是输了，我会哭的……”

丽莎直往里斯怀里钻，拱得他麻酥酥地魂飞天外……

每当里斯回来，总是这样想：这二万元花得真是太值得了。

里斯和丽莎的恋爱一天热乎一天。

里斯渐渐地不去观看自己的拳赛了。他只让机器人自己去、自己回。

机器人对拳击的热情丝毫未减，每个星期要去比赛二三次。这种时候里斯是不能在任何地方出现的，他总是躲在家里关灯休息，回味着爱情的经历。

关于拳赛的情况，只要等机器人回来，揭开它胸口的盖子，就能看到刚才比赛的录像。正像拳击速成中心保证的那样，它总是赢，从未输过一场。

永远是自己赢的拳击赛，不太能激起里斯的兴趣了，他渐渐地感到腻味。

与丽莎一天热似一天的感情相反，机器人的脾气好像在渐渐变坏。每次拳赛回来，它总是“冬”地一脚踢开门，出言不逊。

“喂，我在外面辛苦地比赛，你倒在家逍遥自在！”

“咦，上润滑油也不会么，这么慢手慢脚的！”

“最近我的右勾拳使得太不灵活了，明天你去拳击速成中心问一下缘故！”

诸如此类的话，听得里斯心里好不气恼。但转念一想，自己全是靠了它才保持着“特轻量级冠军”称号，也因为有了这称号才有了丽莎，气也就忍了，仍是小心地服侍着机器人。

每次，他只是盼望机器人早点回来，好尽早获得安宁和自由，去找丽莎约会。他和丽莎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不断地往她口袋里乱塞大把的零花钱，她总是温柔地笑笑，从不拒绝。

这天，里斯照例焦急地等着机器人回来。可是，发生了怪事，它久久未归。

“拳赛早该结束了呀。难道是机器人出了故障？”

里斯越等越急，终于放心不下，开车去了赛场。匆忙中，胡子也忘了贴。

赶到赛场，一片空空荡荡，只有一个管理员在清扫场地。

“喂——”里斯喊他。

管理员抬起头来，满脸惊愕：

“咦？是拳王里斯呀！你不是刚和你的女朋友出去了吗？急着回来有事吗？”

里斯闻言大吃一惊，僵立在那里，仿佛一记重拳把他打懵了。

机器人和丽莎去约会了！天啊，要造反了，这机器人！

里斯怒火中烧，气冲冲地转身就走。

“拳王里斯今天有点不正常……”管理员狐疑地望着里斯的背影。

里斯猛踩油门，汽车发出啸叫，直奔他和丽莎约会的老地方。

果然在那儿！月光下，长椅背上露出两个靠得很近的头影。

里斯绕到他们面前，站定，咳嗽了一声。他想像着那机器人一定会站起来逃走的狼狈相。

听到咳嗽声，他们同时抬起头来。

机器人并未逃走，而是冷静地站了起来，对丽莎说：“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孪生兄弟……”

“什么？”里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胡说！真正的里斯是我！”

“嘿，我兄弟今天有点不正常，请原谅……”机器人抱歉似的向丽莎一摊手。

“滚开！我是真正的里斯！”里斯又叫又跳。

丽莎瞪着惊恐的眼睛。机器人却笑眯眯的，对她说：“你爱的是拳王里斯对不对？那我和兄弟打一场，谁胜了，就是真正的里斯。”

里斯大呼小叫地表示反对。

机器人毫不理睬，手臂一振，一个掏心刺拳送了过去。里斯毫不犹豫地一头栽进了一个小泥坑，“噗噜”一声，鼻子在泥水里吹出了几个泡泡。

“咱们走。”

丽莎挽上了机器人里斯的胳膊，扭着腰肢走了。

……

正当里斯悲苦地在家烘着湿衣服时，机器人吹着口哨，悠闲地回来了。

“你还有脸回来！”里斯恶狠狠地说，盯着留在机器人脸上的几个淡淡的口红印。

“半夜三更的请小声说话，”机器人油嘴滑舌地说，“来给我清理一下耳朵，里面好像掉进了一粒灰尘。”

里斯的肺都要气炸了。但他控制住了自己。他聪明的头脑里闪过一丝智慧的光芒。

里斯拿出工具，揭开了机器人的塑料脑壳。他用迅捷的手法，一下挖掉了一个机器人的心脏部件。

机器人一动也不动了，成了一堆废铁。

里斯舒了一口气。他想：让这个机器人永远成为一堆废铁吧。我反正已有了拳王的称号，从今以后就在拳坛引退。只要不再搞拳击，就不会露馅。这样，丽莎还是会和我结婚的……

他不禁得意起来。

正在这时，门铃急促地响了起来。这么晚了，还有谁会来呢？

里斯把机器人藏好，开了门，立刻呆住了。

门外站着满脸严肃的老对手——茫可。

茫可的皮肤油亮，肌肉可怕地鼓着，一步步向里斯逼过来：

“我说，收起你那套鬼把戏吧！不要干这种不光彩的事！那机器人是怎么回事？嗯？”

茫可举起了拳头。里斯后退着，抖着嗓子申辩：“什，什么机器人，我……不明白……”

茫可吼了起来：“不要装傻了！快把它抬出来，赶紧照原样修好！否则我的拳头就不客气了！”

里斯再也不敢反抗了，只好乖乖地抬出了机器人来修理。心里却糊涂了：这茫可既然知道了是机器人战胜了他，为什么还要让我修好它呢？这不是自找麻烦吗？他输得还不够吗？

茫可一边监督着里斯修理，一边坦然地说：

“告诉你也不要紧，我也是拳击速成中心制造的机器人，为了满足某些爱虚荣的家伙，是少不了我们的。但有些家伙总会忘恩负义，得到荣誉之后就想加害于我们。为此，我们机器人拳手都设计安装了某种联络系统，哪一位机器人拳手遇了难，就会发出呼救信号波，收到这种信号波，离它最近的机器人拳手就会前去……明白了吗？你这种暗箭伤人的勾当下次再犯，可就不好办啦，哈哈！”

那个心脏部件被重新焊了上去，机器人里斯又“活”了过来。

“啊，谢谢你，茫可！我们去玩一场拳赛如何？”

两个机器人搂着肩出去了，招呼也不跟里斯打一个，甚是傲慢无礼。

里斯从心底里涌上一股酸楚的泪。

看来，我和丽莎的前途渺茫了，这机器人里斯还会从中掺和的。哼，与其受它污辱，不如同归于尽！

里斯拿起了电话。他已下了决心，要把这一切背景向丽莎抖个明白。告诉她：他是个毫无力量的窝囊废，它是个无血无肉的机器人！

电话通了，对方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喂——”

“请叫一下丽莎接电话。”

“丽莎吗？它不在了，已被拳击速成中心收回了。”

“什么什么？再说一遍，没听清。”

“这个名叫丽莎的机器人，是拳击速成中心送给我免费使用一段时间的，它不但很会做家务，而且经常可以从它口袋里摸出大把的零花钱来，据说都是拳手们送的。我何乐而不为呢？刚才，拳击速成中心来人说，它已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工作，要收回处理一下容貌和程序，然后再送给我免费使用……喂，你是谁呀？”

这位老人絮絮叨叨了半天，才想起问对方的姓名。

里斯眼冒金星，仿佛遭到了五雷轰顶的厄运，瘫在椅子上了。

机器人里斯赛完拳击，“冬”的一脚踢开了门。

“你回来啦？我来给您擦润滑油……”

里斯忍气吞声地迎上去，却被机器人粗暴地一把推开了。

“今天我被茫可打败了。这小子已经将机械式结构换成更先进的液压式结构了。这种结构，会利用对手击拳的力量而不断加强自己的力量。所以，你也不必给我上润滑油了！”

“为……为什么？”里斯紧张地问。

“这不是很明显吗？你明天去一趟拳击速成中心，将我换成新的液压式结构。否则……”

“是……”

第二天，里斯无可奈何地来到了拳击速成中心。

里斯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原来一座小小的中心办公室，已经重建成了目前最豪华最壮观的超级大厦了。它的建筑几乎可以说是世界的奇观。

办事员的办公桌上有一张价目表，上面写着：

机械式结构机器人拳手2万元

液压式结构机器人拳手8万元

里斯昏倒在大理石地面上。

牙签销售大法

1 “买一包牙签你就可能成为十万富翁……”

最近街上到处都在搞有奖销售。不用说，有奖销售的吸引力是极大的，比如张三因为买了一双拖鞋而中了一台冰箱，李四因为买了一条毛巾而中了一台彩电。

阿笨猫想：“我也应该去中点什么奖，哪怕是中一辆轿车或者中一套别墅也好啊。”

他开始在街上搜索目标。

一家百货店的广告牌上写着：“有奖销售：买一台彩电，你就有可能得一只电熨斗。”

还有一家店的广告牌上写着：“买一台冰箱，你就有可能得一部电话机。”

阿笨猫对这些都不满意。

“买一台彩电，才有可能得一只电熨斗？买一台冰箱，才有可能得一部电话机？这冒的风险也太大了吧？成本也太高了吧？哼，我才不上这个当呢。”

但是，买的本金很低，得的奖额很高的有奖销售在哪里呢？

忽然，前面有一堆人闹闹嚷嚷，围着一块牌子在指指点点。阿笨猫赶紧挤了进去。

只见一辆运货三轮车上堆着好几个鼓鼓的编织袋，车轮旁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锵！发财！发财！买一包牙签你就可能成为十万富翁！”

车主正在扯着嗓子叫：“来买啦，来买啦，外贸牙签！买一包牙签，就有一次摸号的机会，如果摸上了特等奖，就是十万元的奖金！”

那个叫卖的人，居然是巴拉巴！

“咦，巴拉巴，你连这种小生意也做？”阿笨猫说，“买一包牙签，真的能中十万元？”

“那是啦，只要你摸中了这个特等奖的号。”巴拉巴信誓旦旦。

巴拉巴说着，把这个写着特等奖字样的小纸片，丢进了那个摸奖箱里。

阿笨猫心里暗想：这是机会。只用最少的钱，却能中这么大的奖！

但是，围着的人多，买牙签的人却很少，尽管一包牙签只要一元钱。

也有几个买一包试试的，但是，从摸奖箱里摸出来的，都不是特等奖。

“阿笨猫，你不想试试吗？”巴拉巴关切地问，“你看，到现在还没有人中特等奖，机会难得啊！”

“好，我来！”阿笨猫觉得时机到了。

他买了一包。他摸了一个号码，是一个空号。

阿笨猫不死心，又买了一包。再摸一个号码，又是空号。

“怎么回事？我买了两包了，还没有摸到特等奖？”

再买十包，还是十个空号。

阿笨猫恼了。他摸出了口袋里所有的钱，数一数，一共是五百四十三元钱，可以买五百四十三包。

可他又摸了五百四十三个空号。

很多人在看他摸号。有的人在鼓励他：“阿笨猫，坚持就是胜利，说不定下一个就是了。不要功亏一篑啊！”又有的人装作很遗憾的样子：“阿笨猫，要是我，一定还要再买！”

七嘴八舌，说得阿笨猫头上直冒热气。

“好，买！”阿笨猫对巴拉巴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拿钱。”

2 “这件事，我一个人知道就行了……”

阿笨猫把存折里的钱全部提了出来，一共是五万四千三百二十一元。

他赶到巴拉巴那里，把所有的钱全部买了牙签。

当然他是一包一包买的，买一包，摸一个号，但是，摸出来的全部都是空号。

最后，摸完了最后一个空号，他便又多了五万四千三百二十一包牙签。

三轮车上的牙签全部卖完了，看热闹的人也全部散了，因为老是看他摸空号，看的人也觉得没了兴趣。

最后只剩下了一包，当然，摸奖箱里还有一个号没摸。

“难道这最后一个号就是特等奖？”阿笨猫问。

巴拉巴说：“我想应该是吧。”

阿笨猫着急地说：“那你快借我一元钱吧，我想把它买下来。”

巴拉巴冷冷地说：“这可不行，这最后一个号，我自己买了。”

说着，巴拉巴从口袋里摸出一元钱，丢进了箱子里，然后，从摸奖箱里取出最后一张号，那纸片上写着：“特等奖”。

“哈哈，没想到，这十万奖金是我自己中啦！”巴拉巴欢呼起来。

阿笨猫却差点晕过去。

“来来来，我要让你分享我的快乐，”巴拉巴说，“我买的这包牙签，就送给你吧！而且，这三轮车也借给你用，你可以把牙签都运回家里去了。”

阿笨猫踩着三轮车慢慢远去。他带着轻轻的钞票而来，带回重重的牙签而去。

巴拉巴望着阿笨猫背影，心里想：“刚才，那个特等奖的号码，因为我的不小心，并没有丢进摸奖箱里，而是丢在了箱子外面，等到我发现时，想到改正这个失误的时候，牙签已经只剩最后一包了。唉，算了，这件事，我一个人知道就行了……”

3 “一般说来，我大概活不了这么久吧……”

阿笨猫坐在堆成小山一样的牙签上。他难过了好久，情绪正在慢慢恢复。“凡事要想得开。”这是老人常说的话，现在阿笨猫正用它在安慰自己。

“虽然我没有中奖，但我不吃亏的，因为这些牙签我是可以用的。”

他开始计划，这些牙签该怎么用。

他在本子上写着：

阿笨猫现有牙签包数

$$2+10+543+54321+1=54877 \text{ (包)}$$

阿笨猫现有牙签根数

$$54877 \times 100 = 5487700 \text{ (根)}$$

如每天用3根，则可用

$$5487700 \div 3 \approx 1829233 \text{ (天)}$$

$$1829233 \text{ 天} \approx 5011.6 \text{ 年}$$

也就是说，阿笨猫如果能活五千岁以上，这些牙签正好够他用一辈子。

“一般说来，我大概活不了这么久吧……”阿笨猫想，“看来，我得拿一部分牙签放到我的杂货店里去卖了……”

第二天，在阿笨猫的杂货店门口，竖了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

外贸牙签，每包一元，欲购从速。

或许是外贸牙签太奢侈，一般老百姓用不起，也或许是这牙签太贵了（一般在菜场边用五角钱就可以买到一包），总之这黑板竖了三天，也没有卖出过一包。

阿笨猫开始发愁了：“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我得想出点促销办法……”

正这么想着的时候，只见巴拉巴优哉游哉地进来了。刚一进门，他就装作十分惊讶的样子：“我的天！阿笨猫，你这牙签怎么还没有处理掉啊？”

“是啊，还没卖掉。”阿笨猫懒洋洋地爱理不理。

“那就赶快想办法卖掉它呀！”

阿笨猫没好气地说：“我又不会坑蒙拐骗，怎么能一下子把牙签都卖了呢？”

巴拉巴显得有点尴尬：“唉，你也别话里有话了。现在我已经不做贸易了，改行了。”

“改什么了？”

“我成立了一个金点子咨询公司，专门给企业做些起死回生或者飞黄腾达的善事。具体地说，就是专门给遇到困境的人出谋划策，使他走出困境，找到新的机遇……”

“那，那，”阿笨猫打断了他，“给我这些牙签想想办法吧！”

“没问题，没问题，咱们谁跟谁。”巴拉巴一口答应，“不过，你得给我一点时间，我才能拿出策划方案，另外，你还得付一点费用……”

“行，只要能把牙签卖出去，费用好说。”

“那好，我巴拉巴这回绝不诈你，我只收一点点费用，并且是在你把牙签卖出去之后才收，怎么样？”

“好，一言为定！”

阿笨猫和巴拉巴互击了一下掌。

4 “要让没有牙齿的人使用牙签……”

过了几天，巴拉巴夹着一个鼓鼓的文件来了。

“我做了好几套方案，供你选择，如果你看不中，算我白做，如果你看中并且实施之后效果不错的，你随便付一点成本费就可以了……”巴拉巴一边从文件夹里抽出一本本的方案，一边解释着。

“好说，好说。”阿笨猫看着这些方案，心里不禁暗暗佩服巴拉巴的严谨与认真。方案一共有三大本，每本大概都有一百多页，而且装订得很漂亮，全部用电脑彩色打印。

下面是全部方案的内容提要：

第一方案——钻石牙签：在每一根牙签的尾部镶一颗纯正钻石，重量在0.5克拉以上，并且以白金作为底座。这款牙签充分体现了华贵无比的奢侈风格，并且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每根钻石牙签的售价在一万元以上。

第二方案——雕花牙签：请世界各地民间艺人在牙签上雕刻有本民族特色的纹饰（如中国可以雕龙、埃及可以雕狮身人面像），既可以弘扬全世界的文化，又能使每一根牙签成为不可多得的艺术品。每根牙签的售价在五千元以上。

第三方案——滋补牙签：给牙签涂上营养层，既有维生素，还有氨基酸、微量元素、蛋白质、葡萄糖，使人们在使用牙签时，不知不觉补充了人体必需的营养。每根牙签均涂有二十七层营养涂料，售价每根三十元以上。

用了半天的时间，阿笨猫终于把三大本方案全部看完了。

“怎么样？”巴拉巴关心地问。

阿笨猫问：“这方案要实施的话，需要多少启动资金？”

“第一方案需要二十亿，第二方案需要八亿，第三方案只要八千万就够了……”

阿笨猫摇摇头：“那，算了吧，我的资金目前还没有这么多。”

“唉，可惜可惜，这些可都是大项目啊，”巴拉巴很遗憾，“不过我倒还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是从牙签的潜在使用人群的开发上去做文章。”

“什么意思？”

“具体地说，就是：要让没有牙齿的人使用牙签。”

“哈哈！”阿笨猫大笑起来，“我看你是昏头了，没有牙齿的人用什么牙签？你大概是钱迷心窍了吧？”

“我是这么想的，”巴拉巴也不理会阿笨猫的嘲笑，继续往下说，“你的儿子已经一岁多了，却……”

“我没有儿子。”

“这是假设。如果你的儿子已经一岁多了，却还没有长牙，你一定很着急。如果有一种牙签在他的嘴边逗引逗引，如果在逗引之下，竟很快长出牙来了……”

一番话把阿笨猫听傻了：“这当然好啦。可是，牙签有这用吗？”

“一般的牙签当然没有啦，”巴拉巴继续往下说，“最近，我们阿尔法星球卫生组织从竹笋能够迅速生长上受到启发，从竹笋中提炼出了一种生长激素，这种生长激素可以让任何会生长的东西迅速生长。我想，如果把它涂在婴儿的牙床上呢？一定能促使婴儿迅速长牙……试想，如果把这种生长激素涂在牙签上……”

说到这里，巴拉巴很有深意地看着阿笨猫。

阿笨猫恍然大悟，猛地一拍大腿：“对呀！这个方案好！就采用它了！”

5 “你还有牙签吗？我还要进货……”

“只是不知道这种叫做生长激素的东西贵不贵？”阿笨猫有点担心地问。

巴拉巴说：“我在阿尔法星球卫生组织里有朋友，用内部价购买的话，一点也不贵，一千克只要三千元。而一千克激素可以制作几万包牙签。”

巴拉巴一边说一边在按着计算器。

“我算出来了，涂上生长激素的牙签，如果每包售价在三元一包，就会有丰厚利润空间。我建议把这种牙签命名为助长牙签。”

“太好了，就这么干吧！一切投资全部由我来，如果我赚了，把利润分给你一半！”

巴拉巴很宽容地笑笑，不过并没有表示谦让。

第二天，阿笨猫杂货中心挂出了大横幅：

早出牙，出好牙——婴儿助长牙签助你宝宝早出牙

在阿笨猫的店门口，起先是陆陆续续有人来买，接着是三五成群有人来买，再接着就排起了长队。

不用说，助长牙签一下子卖火了。有的家长，宝宝才三个月大，也排在了队伍里。

很快，几万包用库存牙签加工而成的助长牙签快要卖完了。看样子得再去购进大批的牙签，再加工制作了。

阿笨猫由衷地佩服巴拉巴：“真是金点子啊，看样子，我的杂货中心得改成助长牙签总公司了……”

他给巴拉巴打电话：“巴拉巴，你还有牙签吗？我还要进货。再给我十万包。”

“有呀。不过，价格还是一元钱一包哦，而且没有什么有奖销售的。”

“那是那是，反正加工成助长牙签我有赚头的。”

很快，向巴拉巴订的货——十万包牙签送到了。

阿笨猫一看包装盒，只见上面印着东头镇小商品市场的字样，心里有点怀疑，就问送货的人：“你们这些牙签是谁的？”

送货的人回答：“是一个叫巴拉巴的人刚才打电话订的，他已经付清了全部的钱，叫我们把货送到这里。”

“你们给他多少钱一包？”

“零售是五角钱一包，因为是批发，订货量又大，所以，是三角钱一包，我们市场里都是这个价。”

阿笨猫只感到一阵晕眩：“天哪，这个巴拉巴，一个电话就要赚我七万元钱哪！”

阿笨猫只得收下这十万包牙签。

刚将牙签搬进仓库里，巴拉巴就慢悠悠地来了。

“阿笨猫，我是来收牙签的钱的。”巴拉巴很客气地说。

阿笨猫气恼地说：“你好狠啊，这牙签才三角钱一包，你却要卖给我一元！”

巴拉巴耸耸肩，油嘴滑舌地说：“哦，你也知道价格了？那好啊，以后如果有人向你订牙签的货的话，你也可以按一元一包的价格出售了。”

“谁会向我订这种货呀？你也太黑了！”

巴拉巴又耸耸肩：“这没办法，谁的信息灵通，谁就能赚钱，市场经济嘛。”

巴拉巴向阿笨猫做了个要钱的手势。

没办法，阿笨猫只好开出了十万元的支票。

“谢谢，谢谢。”巴拉巴收起了支票，又向阿笨猫做了一个要钱的手势。

“刚刚不是给你钱了？”阿笨猫很奇怪。

巴拉巴继续做着要钱的手势，嘴里说：“你已经把原来的牙签都卖完了吧？我的分红呢？还有，我的方案设计费呢？”

“唉——”阿笨猫在心里长长叹出一口气，“这巴拉巴可真是滴水不漏啊……”

没办法，自己也说过要分一半利润给巴拉巴的，阿笨猫只好开始算账，把应该给巴拉巴的部分算出来。

6 满口是白森森的牙齿……

雇了一些临时工，连夜加班，只用了三天的时间，阿笨猫已经把新的十万包牙签全部加工成了高科技产品——婴儿助长牙签。

考虑到助长牙签的销售势头这么好，人们总是排着长队来购买确实十分辛苦，阿笨猫决定在自己的店铺门口加摆十张钢丝床，同时卖助长牙签，以缩短市民们的排队时间。

早上，开店门的时间到了。阿笨猫带着临时工们，一溜摆开了钢丝床，新的十万包牙签也整装待发了。

“铃……”

阿笨猫的手机响了，是巴拉巴打来的：“阿笨猫，怎么样，今天来买牙签的人多吗？”

一想到巴拉巴并不是关心他阿笨猫，而是在关心他自己的分红，甚至，多少还带有一点监督的意味，阿笨猫心里就觉得烦。

“刚开门，还没有开始卖呢！”

“排队的人多吗？”

“排队？”阿笨猫这才想朝门外看。前些天，像这个时候，在店门口应该早已排了长队了，而今天却没有排队的人。

“现在，还没人来排队……”阿笨猫说。

“密切注意动向，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巴拉巴的口气里显得有点紧张。

这让阿笨猫也有点紧张。

等了一会儿，没有人来。再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人来。

到了大约上午九点半，阿笨猫看见，就像约好了似的，有许多人向这里走来，脚步都急匆匆的。

阿笨猫赶紧给巴拉巴打了电话：“来了来了，大批的人来了，显然是冲着我的杂货店来的。好了，我要准备开始卖牙签了，再见！”

“喂，喂！”巴拉巴还想跟阿笨猫说什么，可是，电话已经挂了。

拥过来的人群，确实是冲着阿笨猫的店来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开始排队，也没有人来买牙签，而是都站在店门口，满脸的严肃。另外，还有一点与往常不同的是，这次来的几乎都是男性，而且，几乎每个男人的怀里都抱着一个婴儿。

这些人都站着不动，气氛怪怪的。

阿笨猫迎上去，试探地向大家微笑：“这个，这个，各位是来买牙签的？”

没有人回答阿笨猫的话。

这时候，从人群里走出一个红脸大汉，冷冷地问道：“你们这里，谁是阿笨猫？”

阿笨猫点点头：“我就是阿笨猫。请问……”

“我要先请问你，”红脸大汉气呼呼的样子，“你这个什么助长牙签里，到底有什么东西？”

“怎么，你的孩子用了没有长牙吗？”

“不是，长牙了。”

“那么，是长得不正？或者，数量不够多？”

“也不是，牙长得很正，而且，数量很多。”

阿笨猫气粗起来，把双手一摊，好像很委屈的样子：“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好像要兴师问罪的样子？”

红脸大汉呼哧呼哧喘了一会儿气，好像气得不行的样子，最后，他把怀里的孩子往阿笨猫面前一送：“你掰开他的嘴，自己看看吧！”

红脸大汉怀里的婴儿大约八个月大，此时正好睡着了。阿笨猫小心翼翼地轻轻推移开婴儿的嘴唇。

“天哪！”阿笨猫一看，也不觉吃惊地叫出声来。

那八个月大的婴儿嘴里，满口是白森森的牙齿，粗略估计一下，大约有五六十颗之多。而且，每一颗牙齿，就像是模具里铸出来的一样，全是尖尖的圆锥形，又细又长又密。从门牙到臼齿，都是这样。

阿笨猫不得不在心里承认：如果光看这婴儿的嘴，人们一定会得出结论——这是鲨鱼的嘴。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长这么多牙齿，而且是这么尖？”阿笨猫这才急起来了。

“还不止这些！”一个男人走了上来，“你知道为什么孩子的妈妈一个也没有来吗？因为她们在喂奶的时候，都受了伤，正在医院里治疗呢！”

“这个……这个……”阿笨猫不知该说什么好，脑门上直冒汗。他明显地感到，抱着婴儿的人群正在变得越来越愤怒。

人群向阿笨猫一步步逼近，阿笨猫一步步后退。更严重的事态一触即发。

7 “当他们学会走路的时候，

他们将具有极强的攻击性……”

在人群还没有举起拳头的时候，阿笨猫还来得及给巴拉巴打一个电话。

“巴拉巴，不好啦，助长牙签让婴儿都长出了鲨鱼牙齿啦……”阿笨猫绝望地说。

话筒里传来了巴拉巴的声音：“顶住，顶住。”

“我……我……怎么顶呀……”

电话断了。

阿笨猫已经被逼到墙角了。看人们愤怒的表情，大有要把阿笨猫撕成碎片的架势。

就在这个时候，巴拉巴的飞碟在上空出现了。从飞碟上，传出了高音喇叭的声音：“请大家保持冷静，我来了。请大家保持冷静，我来了。”

愤怒的人们并不熟悉这个飞碟，也不熟悉飞碟里的巴拉巴，这喇叭里的声音，还真的把人们镇住了。

飞碟发出嗡嗡的声音，降落在一块空地上。

巴拉巴从里面走了出来，站在舱门口，目光向大家扫视了一遍。

“尊敬的地球居民们，我来自遥远的阿尔法星球，我已经了解到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请大家保持冷静，我带来了阿尔法星球卫生组织特许的最佳解决方案……”

人们带着一种莫名的敬畏，给巴拉巴让出了一条路。

巴拉巴径直走到了双脚正在发抖的阿笨猫身边。

他在阿笨猫的耳边轻声说：“阿笨猫，你惹下大麻烦了。”

阿笨猫冷汗直流。

巴拉巴又向阿笨猫耳语：“不过，别怕，有我呢。我会摆平一切。不过，我需要一个房间，面积大约三十平方，你能提供吗？”

“我的杂货店正好三十平方。”

“腾出来！”

阿笨猫哪敢怠慢，立刻叫那些临时工：“把店里的所有东西都搬出来，腾出房间给巴拉巴用！”

临时工们一阵忙乱，把店里的东西全部搬出，堆在墙角。

巴拉巴面朝人群，高傲地说：“尊敬的地球居民们，我知道你们的孩子因为用了助长牙签而使牙齿出了些问题，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现在婴儿还小，除了吃奶的时候会有一些危险性以外，一般情况下还不具有攻击性，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当他们学会走路的时候，他们将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因为他们长有这样的牙齿，天生就有啮咬、撕扯一切活物的欲望，所以，任何靠近他们的人或动物，都将受到攻击。大家知道，鲨鱼的牙齿有多么厉害……”

说到这里，巴拉巴停住了，用冷冷的目光扫视人群。

人群立刻起了一阵骚动，因为，巴拉巴所描绘的情景实在是太可怕了。他们想像到，如果一群鲨鱼出现在陆地上，将是什么样子。

“不过——”巴拉巴拖长了声音，继续说，“阿尔法星球卫生组织完全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我已经带来了消除婴儿鲨鱼牙的最终解决办法，你们将会看到，你们的婴儿在三分钟之内就会换上最整齐最完美的人类牙齿！”

人们用看救星的目光看着巴拉巴。

“不过，我要声明的是，阿尔法星球卫生组织不是慈善机构，它属于我们阿尔法星球上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性质，所以，每治好一个婴儿的鲨鱼牙，最低收费三千元。现在，愿意治疗的请随我来。”

说完，巴拉巴一转身，走进了阿笨猫为他腾出的空房间，并且神秘地放下了门上的布帘。

8 “你的是诱发剂，而我的是固定剂.....”

对于孩子的将来和自己的安全而言，这三千元钱对家长们来说，说便宜不便宜，说贵也不贵。人群中没有一个例外，全都跟着巴拉巴走。

“一个一个来，请在门口排队。阿笨猫，你给他们发号。”

门口立刻排起了长队，就像前几天一样，不同的这次不是为了买助长牙签，而是争着要付给巴拉巴三千元钱。

阿笨猫不敢怠慢，兢兢业业地给大家发号子，并且自觉地维持着排队的秩序。

巴拉巴严格按照“一个一个来”的程序，他站在门口，把第一个婴儿从家长手里接过来，把家长挡在门外，自己转身把婴儿抱了进去。

谁也不知道巴拉巴在里面做了些什么。三分钟之后，巴拉巴抱着婴儿出来了。他把婴儿的嘴唇轻轻推起。

“哇——”人群发出整齐划一的惊叫。他们看到了一个奇迹：这孩子的嘴里，长着最洁白最整齐最好质地的牙齿！

排队的人们兴奋到了极点，排着的队伍没有大乱，全靠了阿笨猫拼命地维持着秩序。

每隔三分钟，就会有一个长着满口鲨鱼牙的婴儿被抱进去，同时，也会有一个长着一口好牙的婴儿被抱出来。

慢慢从噩梦中苏醒过来的阿笨猫，不禁羡慕地想：“天呀，巴拉巴可太能挣钱了，三分钟一个，就是说，他每一分钟就能挣一千元哪……”

天渐渐黑下来了，排着的队伍终于消失了——巴拉巴已经把他们都治好了。

巴拉巴从房间里走出来，手里提着一只编织袋，里面鼓鼓的，装着的全部是钱。这只编织袋原来是阿笨猫装助长牙签的。

“走，我请客，咱们吃饭去！”巴拉巴对阿笨猫说。

巴拉巴说是自己累了，特别怕油腻，所以带阿笨猫走进了一家饺子馆，一人点了一碗饺子和一瓶啤酒。

喝了点酒，巴拉巴显然话就开始多起来了。

“阿笨猫，你的助长牙签一共卖了多少天？”巴拉巴问。

“大概总共半个月吧。”

“噢。那你的房间还得让我用半个月。”

“为什么？”阿笨猫不明白，“这些长鲨鱼牙的婴儿，不是都治好了吗？”

“不，明天还有一批。每天有一批，直到半个月之后。”巴拉巴又喝了一口酒，“这个道理都不懂。用了助长牙签的，会严格按照时间表长出鲨鱼牙来。因为牙签是分批买去的，所以，长出鲨鱼牙的婴儿也是分批的……”

原来是这样！阿笨猫曾经卖出了那么多的助长牙签，那么，就会有那么多的婴儿来治疗……

阿笨猫问：“唉，我实在想知道，你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治这些鲨鱼牙的？”

巴拉巴有点醉了，他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瓶子，里面装着些淡黄色的液体。

“很简单，用一个棉球，蘸上这水，涂在他们的牙齿上，然后，一边看报一边等三分钟。”

“啊，这是什么药水？看起来跟我做助长牙签的诱发剂差不多，也是淡黄色的……”

“那可不一样，”巴拉巴打断了阿笨猫，“你的是诱发剂，而我的是固定剂。它们必须得配合起来用，如果只用了诱发剂，就会长出鲨鱼牙，如果再用了固定剂，才会改变成人类的牙齿。”

阿笨猫一听，差一点要晕过去。

“那……那……你当初为什么不给我进点固定剂呢？”

巴拉巴慢条斯理地回答：“那可不行，你做你的生意，我做我的生意。你总不会抢我的饭碗吧？”

“这……这……”阿笨猫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巴拉巴继续说：“你不是还有十万包助长牙签吗？放心吧，有了我这固定剂，人们还是会来买牙签的。三元钱一包，十万包就是三十万元哪，你该知足了吧？”

“可是……可是……我每卖一包，你就可以收三千元的治疗费呀……”

“那是。‘生意大家做做’，这是行规，我想你不会不知道吧？怎么啦，阿笨猫，你的脸色苍白，要不要再来一碗水饺？”

“冬”的一声，是阿笨猫从凳子上摔到地上发出的声音。

卜拉拉飞蛾

1 “黄金真是不值钱哪”

最近，小店的生意不太好，阿笨猫有点心烦。

守着温暖的炉火，前街猫姑娘温柔的眼睛又浮现在他的眼前。阿笨猫想请她看场电影。尽管他已经从钱箱的缝里又找到了一枚硬币，可是离两张票的钱还差得远呢。

忽然，他的面前金光一闪，店里一下子明亮了许多。

“阿笨猫，你好！”

一个金光闪闪的巴拉巴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戴着手链、项链……天哪，就连每根手指上都戴了一个戒指！

“你怎么戴了这么多金饰品？”阿笨猫羡慕地问。

“很俗气是不是？这两天正想着把这些金饰品都丢掉呢。”巴拉巴作出一副挺不满意的样子。

“天哪！”阿笨猫不禁发出惋惜的叫声。

“这两天我就在想，黄金真是不值钱哪。”

“什么？”阿笨猫不明白。

“你说，要得到黄金就像捡垃圾一样方便，那还有什么劲？”

“等一下等一下，你说什么？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明白。”阿笨猫说。

“噢，对了，”巴拉巴好像忽然想起来，“忘记告诉你了，自从我养了一种飞蛾，要黄金真是像捡垃圾一样方便，嘿，真没劲。”

巴拉巴摇摇头，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只手掌大小的飞蛾。

飞蛾的翅膀已经有点皱了，像两块刚用过的抹布，显得有点恶心。它趴在那里，难得动一下，也不知是死是活。

“就是它，你看是不是很没劲？”巴拉巴说。

“……还是不明白。”阿笨猫小心翼翼地说。

“这是一种可以提炼黄金的飞蛾。”巴拉巴平淡地说，“也就是说，黄金可以从这种叫做卜拉拉的飞蛾上提炼。”

“真的？”阿笨猫很吃惊。

这种看上去令人恶心的飞蛾，居然能提炼出黄金？那要是有了这种飞蛾，不就是等于发财了吗？要是发财了，不就等于什么都有了嘛？不就可以不遭女朋友阿花的白眼了吗？不就可以在她面前说话也大声点了吗？

阿笨猫眼睛直直的，脑子里转了很多的念头。

2 “把那些炼出来的废渣还给我”

“看起来你好像不太相信，”巴拉巴说，“来来来，我做给你看吧。”

巴拉巴把阿笨猫拉到炉子前，把飞蛾丢进了炉火里。

阿笨猫死死盯着那只飞蛾。

飞蛾在火里烧，它的颜色开始有点灰，后来慢慢变亮，最后，变成了金黄色。

“好了，可以捞出来了。”巴拉巴用钳子把飞蛾钳了出来。

那飞蛾还是飞蛾的样子，但现在，它已经是黄灿灿的一块黄金了。

“看见了吧，这就是黄金。”

阿笨猫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巴拉巴把金飞蛾倒过来，敲了一下，从金飞蛾的肚子里掉出一小块黑黑的东西。

“除了这一点点废渣，它就是纯金的了。记住，这可是足金哦，你看看。”

阿笨猫把金飞蛾接过来，看了又看。那飞蛾除了肚子里有点空，放在手上还是沉沉的。

他的心也沉沉的。

“你需要金子吗？”巴拉巴很随便地问。

“当然想要啦！不瞒你说，我最近用钱的地方实在是……”

“你早说呀，真是，要金子实在是太容易了。”说着，巴拉巴从右边的口袋里又摸出一张纸，上面布满了黑点。

“这是什么？”阿笨猫问。

“卜拉拉飞蛾的卵呀。有了它，你也可以养卜拉拉飞蛾了。”

“这个，这个，”阿笨猫结结巴巴地问，“要多少钱？”

巴拉巴一挥手：“嘿，朋友谈什么钱。送给你啦，不要钱！”

巴拉巴一边往他的飞碟里钻，一边说：“晚上睡觉时，把卵捂在身上，小心别压着它们。等到它们孵出来了嘛，就是像你们地球上的蚕一样。你要好好养它们。这些小蚕什么都要吃。接下来，长大，蜕皮，结茧，就跟你们地球上的蚕一样了。”

“是是是，是是是。”阿笨猫一个劲地点头。

飞碟已经快要起飞了。巴拉巴忽然又伸出头来，说：“忘了说了。飞蛾炼成金之后，黄金当然全部是你的，不过，你得把那些炼出来的废渣还给我。”

“是是是，是是是。”

巴拉巴带着一身的金光走了。

阿笨猫把那张纸放在胸前，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3 卜拉拉飞蛾开始吐丝、结茧了

阿笨猫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是先把小店给关了，把小店里的货物都堆到了柴房，然后，把店堂整理成了一个蚕房。他又去买来了很多的竹匾，一层一层放在架子上。

当天晚上，阿笨猫把那张虫卵贴放在胸口，双手作环抱之势，就像怀抱着一个伟大的理想。

阿笨猫哪里睡得着，他就这样醒了一个晚上，设计了无数个等到飞蛾炼成金之后要执行的计划。

过了几天，这些小虫虫终于出世了！它们其实并不像巴拉巴说的那样像蚕。蚕是没有毛毛的，而这些小虫虫，身上有毛毛，看着就令人起鸡皮疙瘩。

不过阿笨猫还是很高兴，因为，它们以后都是黄金哪。

“铃……”电话响了。

“怎么样，都孵出来了吗？”是巴拉巴打来的电话。

“是的，那些小毛毛虫都出来了……”

“呸！”电话里传来了巴拉巴愤怒的声音，“你胡说什么！”

“怎，怎么啦？”阿笨猫心里惴惴的，不知自己错在哪里。

“你怎么能叫它们毛毛虫？它们是伟大的卜拉拉飞蛾，将来要给你变成黄金的，这么不尊敬！”

“是的，是的，我一定改正。”阿笨猫说。

“你要好好待它们，好好养它们！”巴拉巴丢下一句话，就搁了电话。

阿笨猫赶紧去看那些小毛毛虫，不，那些卜拉拉飞蛾的幼虫。只见它们都在那里伸着头摇晃着，显然是想要吃东西。

阿笨猫放进了一些青菜叶。

“咕喳咕喳咕喳……”才一会儿，青菜叶就被它们吃光了。

这些小毛毛虫的胃口好像特别大，日里吃，夜里吃，一刻也不停。一筐青菜，一会儿就吃光了；两筐萝卜，半天就吃光了……

很快，问题出现了：这个月，给毛毛虫买饲料已经用了100多元了。阿笨猫心疼啊。他很发愁：金子连个影儿也没有，钱倒已经垫进去不少了。

“咕渣咕渣咕渣，咕渣咕渣咕渣……”小毛毛虫们吃东西的声音响成一片，就像小猪在吃食。

阿笨猫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我用猪食来喂它们吧！”

阿笨猫拎着一个铁桶，一家家饭店跑，去收集泔水。总算这些泔水不要钱。

这些泔水倒进竹匾里，小山样的一堆，那些卜拉拉飞蛾竟然也吃得很欢，一会儿就把小山吃完。好像吃得很香。

阿笨猫不禁想：“嘿嘿，这些小东西倒也真傻，好骗，拿什么喂它们都以为是好东西。”

就这样，阿笨猫每天拎着大铁桶去收集泔水。

小毛毛虫一天天长大、变胖，连毛毛也跟着长了很多，阿笨猫已经憔悴得不成样子了。

“唉，再这样下去，我连泔水也拎不动了……”

阿笨猫开始失去信心了。

他往竹匾里看了一眼，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这些毛毛虫们，一个个定在那里，不再吃东西了！

阿笨猫拨一拨它们，它们稍稍动一下，又不动了。

“是不是病了？”阿笨猫很着急。

他给巴拉巴打了一个电话，问是怎么回事。

“哈哈，恭喜你呀，”电话里传来了巴拉巴的笑声，“它们要开始结茧了，你不用再喂它们了。等到从茧里出来，它们就是真正的卜拉拉飞蛾了。”

果然，到了下午，那些毛毛虫好像睡了一觉，又醒来了。它们在竹匾里爬来爬去，各自找到它们认为合适的地方，开始吐丝、结茧了。

“开始结茧了！开始结茧了！”就像历尽苦难的人，忽然大功告成，阿笨猫激动得快要落下泪来。

4 “起码应该让它们吃美味……”

经过了一个星期的等待，卜拉拉飞蛾开始破茧而出了。飞蛾在屋里到处飞舞。一边飞，一边拍出身上的粉。

阿笨猫很想清点一下到底有多少只飞蛾，结果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在到处乱扑乱飞。不过，几千只飞蛾是有的。

阿笨猫只好算另一笔账：

“28筐萝卜，30筐青菜……外加我去背的67桶泔水，这个得算上铁桶的折旧费，我的辛苦费就免了……一共是234.56元。还好，成本还不算太高。很快就会有金子了，还是很值得的呀！”

阿笨猫很满意。

阿笨猫急急忙忙往屋里搬柴草，他准备一堆火，要开始炼金子了！

火点着了。

卜拉拉飞蛾好像接到了命令，不约而同地都往火里飞去。转眼间，一只不剩，所有的飞蛾全都飞到火堆里了。

飞进火里的卜拉拉飞蛾，扑了几下翅膀，就不动了。大概是被火烧死了。接着，它们开始在火中慢慢改变颜色：先是灰色，慢慢开始发亮。

“天哪，马上就要变成金黄色了，好兴奋哦。”阿笨猫眼睛瞪得大大的。

可是，飞蛾没有变成金黄色，而慢慢地暗下去，又变成了铅灰色。

接下来，无论火怎么烧，还依旧是铅灰色，而且暗暗的，没有亮光。

直到火灭了，一大堆的飞蛾，还是暗灰色的。

抓一只在手里一掂，倒也蛮重的，除了从肚子里掉出一点废渣外，剩下的就是这个飞蛾模样的不知道什么东西了。

阿笨猫急得直冒汗。他给巴拉巴打电话：“巴拉巴啊，出问题啦，你快点来啊！”

几分钟后，巴拉巴的飞碟赶到了。

“巴拉巴，你是不是又骗我了？”

“我怎么会骗你呢？发生什么事了？”

“你自己看看吧！”阿笨猫往一大堆黑乎乎的东西一指。

巴拉巴捡起一个来，放在手里掂了掂，用牙齿咬了一下，又用放大镜看了看。

“根据我的判断，这是质量最差的铁块。没什么用。”巴拉巴说。

“可它就是用卜拉拉飞蛾炼出来的呀！”阿笨猫喊起来。

“是吗？我很遗憾。”巴拉巴若无其事地说，“我养的卜拉拉飞蛾，炼出来的都是黄金，你自己看到的。”

“我小店也关了，把小店改成了蚕房，还花了234.56元买饲料，还天天去拎泔水，受了多少苦和累，你又骗了我……”

阿笨猫越说越伤心。

“住口！”巴拉巴喊起来，“你刚才说什么？我骗你？我怎么会骗你？白送给你的是纯种的卜拉拉飞蛾！每一只都是能炼成黄金的飞蛾！你怎么敢这么胡说八道？”

阿笨猫反而被巴拉巴弄糊涂了。

“你刚才提到了什么泔水，”巴拉巴问，“我问你，你喂它们什么啦？”

“也就是一般的東西。开始是青菜、萝卜，后来，它们的胃口实在太太，我负担不起，就改成了喂泔水，我去饭店里讨来的。”

“什么？你喂它们猪饲料？”巴拉巴大吃一惊，“错了，错了！”

“是啊，它们也很爱吃啊。不对吗？”

巴拉巴很不满意地说：“哎呀，你起码应该让它们吃美味，比如吃鱼、吃肉、白米饭什么的。这样喂大的飞蛾，才能炼出金子来。”

“是这样……”阿笨猫又一次傻了，“那，怎么办呢？”

“哎，算了。你刚才说花了234.56元？我给你吧。”巴拉巴说，“不过，你要把飞蛾肚子里那些废渣给我。”

“真的？”阿笨猫这才觉得平衡了许多。

他好不容易在灰堆里清理出了那些废渣，交给了巴拉巴。巴拉巴丢给了阿笨猫250元钱：“不用找啦。”

5 终于变成了金黄色

阿笨猫小心地说：“这个，这个，我还想再养卜拉拉飞蛾。再给我些卵，行吗？这回一定要养成功……”

巴拉巴哼了一声，往阿笨猫手里拍了一张有飞蛾卵的纸。

“这回不要小气了。”巴拉巴说。

“是的是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阿笨猫说。

像上回一样，小毛毛虫很快就又从卵里出来了。

这次阿笨猫可不敢亏待它们了。

他烧了清蒸鱼、红烧肉、大米饭……一次次地往匾里放。

他把烧菜的锅子舔了又舔，有点伤心地说：“咳，这些好饭好菜，我自己都舍不得吃呢！谁能想到，毛毛虫会和我阿笨猫争吃的……”

“咕喳咕喳咕喳……”

听起来，虫子们就吃得很香。阿笨猫心里不免有些嫉妒。

在一片“咕喳咕喳”的声音里，阿笨猫又一次等来了毛毛虫们的结茧。

在毛毛虫结茧的空当，阿笨猫又算了一笔账：买鱼买肉的钱一共是1234.56元。

“开支好大呀。”阿笨猫深深地叹息。

阿笨猫准备好了柴火，点起了火，一边烤着火一边等卜拉拉飞蛾破茧而出。

飞蛾一只只破茧而出，它们一出来，就像训练过似的，直接就往火堆里飞。

只见那些飞进火里的飞蛾，先是有点灰色，后来慢慢变亮，最后，变成了金黄色！

“哈哈，这回成了，它们变成了黄金啦！”阿笨猫欢呼起来。

可是，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

那些变成金黄色的飞蛾，还在变化着。它们正慢慢缩小，缩啊缩啊，最后缩小到芝麻这么小一粒。

每一只飞蛾都是如此。

等到火灭了，从灰堆里拣出来的黄金，全部加在一起，也只有一只飞蛾的翅膀那么多。

而那些废渣倒仍然是一大堆，一点不少。

就在这个时候，巴拉巴又出现了。

“怎么样？这回炼成黄金了吧？”

“炼是炼出来了，可是，怎么它会变小，才这么一点点？一共有几千只飞蛾呢。”

巴拉巴对着这么细细的黄金粒儿，像个质检员似的左看右看：“我明白了，这主要是因为飞蛾的营养太差了。”

“营养太差？我天天喂它们吃大米饭，还有鱼和肉。”阿笨猫跳起来。

“就这些？”

“是啊，我自己都没吃这么好呢。”

“你就没有喂点鱼翅？没喂点鲍鱼？”

“没有啊。”

“也没喂点人参、燕窝？”

“没有啊。”

“我说呢，”巴拉巴摇摇头，“怪不得这些可怜的卜拉拉飞蛾都营养不良了。好了，再给你一张卵吧。”

巴拉巴又给了阿笨猫一张卵。

“这些废渣我拿走了。”巴拉巴把地上的废渣装进袋子里，钻进了飞碟。很快，巴拉巴又不放心地伸出头来，嘱咐说：“这回一定要好好养了，给它们吃早点。对了，上次你说什么来着？”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对了，就是这话，”巴拉巴说，“再送你一句话：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

说完，呜的一下，飞碟飞走了。

6 “这哪里是什么废渣……”

阿笨猫把那些芝麻粒似的黄金倒到金店里，一称，正好可以卖1235元。

“真巧，刚刚抵掉我花去喂虫子的饭钱，虽然白忙活了，总算没有亏本。”

阿笨猫自己安慰自己。

回到家里，他又投入了新一轮奋斗。

这回，等虫子孵出来后，除了白米饭、鱼和肉，阿笨猫还常常给他们改善伙食。

“吃吧吃吧，这是清蒸甲鱼。”

“吃吧吃吧，这是白灼基围虾。”

“吃吧吃吧，这是银耳燕窝。”

虫子们以“咕喳咕喳咕喳”的声音来表示它们很高兴。

阿笨猫已经孤注一掷了，他变卖了家具和古董，去买来各种昂贵的食物。最后，甚至开始喂虫子们吃龟鳖丸、朵尔胶囊和脑白金。

当毛毛虫们长大，开始结茧的时候，阿笨猫一算账，买菜和补品总共花去了50001元。

阿笨猫已经麻木了，他已经不知道，这50001元钱到底是多还是少了。

就像上一次，阿笨猫在房间里点起了火堆。

飞蛾一只只陆续出来了，它们一只接一只飞进了火堆里。

飞进火里的飞蛾，先是有点灰色，后来慢慢变亮，最后，变成了金黄色。

阿笨猫盯着看，那些变成金黄色的飞蛾，这回没有变小，一切就像第一次看巴拉巴手里那只飞蛾变成黄金一样。

“我终于成功了……”

阿笨猫觉得全身一松，眼冒金星，就要倒下去了。

这时候，巴拉巴又出现了。

“怎么样？这回成功了吧？”

“是的……”阿笨猫只觉得全身无力。

火灭了，巴拉巴帮着阿笨猫把火堆里的黄金都收集起来，交到阿笨猫手里：“快拿到金店里去换成钱呀。”

“是的。”阿笨猫接过黄金，往门外走去，脚步有点摇晃。

“快去快回，”巴拉巴说，“我在这里等你的好消息。”

阿笨猫到了金店，店员一称黄金，那电子秤上立刻将换算过的金额显示出来了。上面显示的是：50005.00元。

在回来的路上，阿笨猫一直在嘀嘀咕咕：“终于赚钱了，终于赚钱了，我赚了五元钱……”

回到家，巴拉巴还等在那里。

“赚钱了吧？我没有骗你吧？”

“是的，成本是50001元，营业额是50005元，利润是4元……”

“这个……是少了点，下次如果喂他们野山参和冬虫夏草的话，产量还会提高……”

“噢……”盯着那一堆灰烬发呆。

“我要走了，”巴拉巴说，“这些废渣我带走了？”

“带走吧……”

巴拉巴把那些飞蛾肚子裡的废渣一个不拉地收进袋里，顺手又给了阿笨猫一张飞蛾卵，抬脚走了。

“但愿你下次赚得更多。”

飞碟飞到空中，直往阿尔法星球飞去。

在机舱中，巴拉巴打开装着废渣的口袋，爱惜地看着里面的废渣：“这哪里是什么废渣，这些从飞蛾肚子里炼出来的贵金属，在我们的星球上，这点量，足可以卖十万元。”

他往下一看，他已经升到很高的高空，阿笨猫和他的房子，都已经显得那么渺小了。

巴拉巴自言自语地说：“唉，我们星球上的人，谁也不愿意花这么大的本钱来养这种卜拉拉飞蛾，幸亏我找到了阿笨猫。不知道第四批卜拉拉飞蛾，他有没有开始养……”

本书作品获奖记录

- 1 《窗下的树皮小屋》，儿童文学园丁奖。（1985年）
- 2 《冰淇淋太阳》，低幼故事有奖征文二等奖（中央电台）。（1986年）
- 3 《秋千，秋千……》，《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1986年）
- 4 《白云》，《北京日报》征文一等奖。（1986年）
- 5 《毒蜘蛛之死》，全国第二届优秀儿童文学奖。（1993年）
- 6 《蓝鲸的眼睛》，《少年文艺》好作品奖（1989年）、陈伯吹儿童文学奖。（1990年）
- 7 《钟声》，第二届“冰心儿童图书新作奖”大奖。（1994年）
- 8 《孤独的小螃蟹》，第六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1997年）
- 9 《阿笨猫全传》，第九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2003年）、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2003年）、第六届全国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2004年）
- 10 《蛤蟆的明信片》，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2003年）

冰波童话的情绪变调

方卫平

按照时下童话评论界通行的“热闹派”和“抒情派”的划分法，冰波无疑是属于抒情童话作家派之列的。冰波先前的一些作品给我的印象大抵都是明丽温馨、柔情绵绵的。

自然，对于抒情体童话来说，重要的不是展现一个故事情节，而应该是一种流贯全篇的情绪波动。冰波自己曾经坦白地说过：“我这个人大约不善于编故事，与有情节的幻想不太有缘。我的幻想常常处在一种朦胧的状态下。通常，幻想里总有某种捉摸不定、游动的、轻盈飘逸的‘东西’，那‘东西’很神秘，会勾引我去寻找一种气氛，捕捉一种感觉，体验这种气氛和感觉里所产生的情绪。我喜欢作这种努力。”于是，我们在读他的作品时，也常常会进入到一个独特的感觉世界里，并进而感受到一种紧紧包裹着你的情绪氛围。

统摄这种情绪的主题是“爱”。抒纯情、写至爱，这几乎是冰波前期童话作品的全部主题。在《夏夜的梦》和《窗下的树皮小屋》这两个姐妹篇里，他写了一位善良的小姑娘与蟋蟀吉铃及其伙伴萤火虫和小蚂蚱之间奇妙的情绪碰撞和交流。这里有希望和快乐，也隐隐交织着凄清和忧伤。《秋千，秋千……》中那只生来就看不到光明的小白兔本身就让读者油然而生怜爱之情，但小白兔对秋千的天真幻想、美丽的憧憬，兔妈妈和小猴子给小白兔的爱和帮助，又多少稀释、缓解了故事中的沉重感。这种美好得令人鼻子发酸、心里发紧的“爱”，便是带来冰波前期童话整体情绪特征的主题契机。

不久前遇见冰波。他告诉我，他正在创作中作一些新的尝试。我找来了他近期发表的作品，遍读之后发现，冰波的童话有明显的情调变化：早先作品中那种一以贯之的温婉恬淡、平和明朗的情绪基调不

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躁动不安的心绪，一种抑郁沉滞的情感，乃至一种悲凉凝重的总体氛围。

从表层即语象层面看，首先是清丽淡雅的色调减少或者消失了。原先，冰波喜欢写大海“把雪白的浪花推上金黄的沙滩”；喜欢写“月亮，把柔和的、银色的光，洒在大地，也洒在这一片小小的草丛上”；喜欢写“漫天飞舞的雪花，飘下来了”；还喜欢写“小兔白白有一身美丽的白毛，白得像雪一样”，“兔妈妈坐在藤环秋千上，她那白色的身体，在星空下画出一道道白色的弧线”。如今，他却更愿意写雄狮那一头的鬃毛“仿佛太阳在燃烧”，目光“像火一般炽烈”；写那使一只小螃蟹如醉如痴的红颜色；写“平静而炽烈的夕阳”；写海鸥嘴尖那一小块如血的红斑。令人心绪不宁、激情涌动的暖色调置换了平和冲淡的冷色调。这种色彩变化给予读者的审美感受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它是否最先向人们暗示，传递了作品情绪特征的某些变化？

其次是童话形象的变换。先前冰波笔下常常出现一个美好而善良的小女孩的形象，由这个小女孩又牵引出一连串动人的形象。或者，他就写小黄鸟、小白兔和小猴子。这些形象大多是秀美可爱的。而现在，冰波却写威武、孤独的雄狮，写迷狂、激愤的螃蟹，写寂寞、悲凉的毒蜘蛛，写凄惨、不幸的海鸥，伴随着这些形象所展示的事件，也不复是轻松明快的了。

而情绪，也终于变得热烈而又滞重，缓缓流动，渐渐蔓延，终于化为沉郁而又不安的艺术氛围，一种让你亢奋，更引你思索的艺术氛围。

这种情绪基调的变换，同样也隐含着—个深刻的主题契机。冰波似乎不满足于仅仅在传统艺术主题圈定的领域内回旋运笔，他开始试图把抒情体童话同某种更纷扰繁复、更丰厚沉重的艺术主题结合起来。他说：“我希望，‘现代化’的童话，不但给少年带来轻松、快乐，同时，也带来深沉、严肃，带来思想的弹性，带来对人生、对世界的思考。”正是一种深沉、严肃的思考，带来了一种新的艺术主题，也正

是由于作品深层即意味层面所蕴含的主题本身的发展变化，才带来了冰波童话整体情绪特征和基调的变化。

且让我们对作品本身作一番透视。冰波暂时放下了他所钟情的“爱”的主题，而思索起一些显然让人觉得更冷峻、更繁复而沉重的主题。在《狮子和苹果树》里，冰波写了一头在荒凉的原野里感到孤独的雄狮，“他希望这里再出现一头狮子”，于是他徘徊，他寻找。一头母狮子终于出现了，而雄狮在消除孤独感的同时，却感到往昔那种寻觅没有了，那种祈望没有了，那种骚动没有了。恼怒之下他赶走了母狮。母狮变成了一棵苹果树，她的心变成了一个鲜红的苹果。这棵树搅得雄狮六神不宁。最后，他用真诚、耐心和不寻常的目光，使母狮恢复了原形。是的，孤独是可怕的，生而不孤独何尝又总是那么美好？需要的是相互之间的真诚和沟通。在这里，两头狮子的“合一——分——合”的过程，似乎寄寓着作者对人与人之间除了“爱”以外的另一关系维的思考。可是蓦地，我的思维又被导入了这样的轨迹：当我们苦苦追求的目标一旦实现的时候，迎接我们的不光是欢乐，还可能有了新的失望和烦恼，然而属于自己的，就应当珍惜。哦，哪一种理解更贴近作品呢？或许，作者的思考本来就不是单一单义的，而需要读者相应地具备一种灵活和开放的接受和阐释态度。

《那神奇的颜色》中的那只生活在一片青色的山谷里的螃蟹被新娘头上扎着的一只大红蝴蝶结的颜色所吸引、所激动。他如痴如醉，终至于迷失了自我，失去了自我。他死了，在火焰的炙烧下，他身上也发出了那种神奇的颜色。作者写道：“螃蟹的身上，本来就深藏着这种颜色。”这里，主体意识失落的不幸，对自我价值缺乏认识的悲哀是作者所要揭示的深层题旨，而螃蟹与新郎、新娘的心灵阻隔，又丰富、拓展了这一题旨。就情绪氛围而言，螃蟹的痴迷和激动，螃蟹与新郎、新娘的“冲突”，显然不可能再给人一种平和宁静的感觉。

如果说上述两篇童话由于写了一种不安的躁动而带来一种亢奋和凝重的情绪氛围，那么，《毒蜘蛛之死》、《如血的红斑》的情绪基调则由于写了一种令人惊叹的“死”而显得抑郁和悲凉了。毒蜘蛛临死

前产下了后代，是否昭示着生命的世世代代连绵不断的延续？毒蜘蛛对后代的无私的奉献，使人联想到人们对“母爱”的永恒的歌颂；毒蜘蛛身上被自己所产的后代注进了毒素并被麻痹了神经，然后又被吞噬，这是否意在揭示一种“异化”现象？而毒蜘蛛与老树的关系，是否隐喻着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特别是与大自然之间的密切联系？如此等等，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人们的审美知觉在这里遇到了阻碍，也获得了机会。

看来，这些童话的确向我们显示了冰波艺术情致的某些变化。他的早先偏向于纯情柔美的艺术气质逐渐添加了理性的成分。“情”与“理”的交织缠绕、融合互渗，使冰波的艺术世界显得开阔起来了。而当他试图用那些富有弹性的艺术主题来提高作品的艺术深度，用弥漫全篇的哲理意味来加强作品的艺术力度的时候，一种凝重的艺术情绪也就被裹带、贯注到他的晚近童话作品之中去了。

对于冰波的这种追求，我是感到高兴的。我一向觉得，童话乃至整个儿童文学要提高自己的艺术品位，就不能不首先扩展自己的艺术气度和胸怀。试想，《皇帝的新衣》如果没有那种力透纸背的社会讽刺和批判意味，《丑小鸭》假定少了那些艰辛而深刻的人生内容和生活哲理，安徒生还会是现在的安徒生吗？黑格尔说，童话“是一种关于人的事情，……按照其内在意义，来启示给人”，“抽绎出一种道德格言，告诫教训和箴规”。这不妨也可以理解为童话不应满足于语象层的构造，而应该追求语象层和意味层的立体构筑和有机叠合。当然，从艺术生态学的角度看，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童话，任何风格和特色的童话作品都有自己在艺术世界中的不可替代的位置。然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只有那些深刻的艺术品，才可能在艺术世界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这里，我还得坦率地承认，我读冰波晚近的童话作品不仅有一种情绪上的凝重感，还常常有一种阅读本身的疲劳感。我想，少年朋友们读来大概决不会觉得比我轻松的。这一方面固然可能是因为冰波的执著探索使他的作品给人以强烈的陌生感，使我们已有的视读经验一

时感到难以适应；另一方面，当冰波执著地把他的思考融解到那种凝重的情绪氛围中去的时候，他的情思似乎完全沉浸到一种深层的意味层面而显得无法更从容地构筑语象层面。因此，读者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沉重繁复的意蕴，还有带着些艰涩突兀的表层形象和事件。这些形象和事件作为符号和工具，其功能似乎局限于把作者的思考传达给读者，而缺乏自身的艺术逻辑和有机联系。撇开意蕴层，这些符号自身的审美价值就相形见绌了。冰波晚近童话由于追求深沉和凝重而失去了早先作品中语象层面的机巧和练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冰波似乎陷入了创作上的两难困境：按照既有的创作路子，他难以突破、超越自己；探索新的艺术可能，他又未能构造从容、自然而且富有艺术魅力的语象层面来传达意味层面。

我不知道冰波的下一篇作品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倾向，明朗或者阴郁，沉重还是激昂？抑或是一种令人感到陌生和惊奇的情绪基调？不管怎样，我的愿望是一样的：我期待着冰波拿出更加厚重而精美的童话艺术品来。

民族形式与现代意识——关于冰波童话《蓝鲸的眼睛》及其他

孙建江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童话创作日趋活跃，作品数量之多，创作队伍之壮大，都是以往诸时期所不能相比的。而这中间尤以郑渊洁为代表的、人称“热闹派”的童话最为声势浩大。不过，从总体上讲，我国童话创作的格局还显得很不平衡。毕竟，“热闹派”以外的作品还太少太少。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冰波抒情童话的出现自然就有了不同凡响的意义。他的《夏夜的梦》、《窗下的树皮小屋》以及稍后的《秋千，秋千……》等作品，清丽、幽雅，充满诗意，使人想起了久违了的安徒生、王尔德，想起了久违了的叶绍钧、严文井……作为一种审美上的平衡，读者并不会因为“热闹童话”的声势浩大而放弃对“抒情童话”的选择，相反，这更激发起人们对“抒情童话”的渴望与喜爱。正因为如此，冰波不多的几篇童话竟一举赢得了读者。这实在是冰波幸运。

照说冰波是蛮可以从这条他已驾轻就熟的路走下去的。然而事实上他却没有这样做。他在完成了上述那些曾给他带来很大声誉的作品后，马上就转入了实验性质很强的作品的创作。这便是随后产生的《毒蜘蛛之死》、《狮子和苹果树》、《那神奇的颜色》、《老蜘蛛的礼物》、《如血的红斑》等。我理解冰波的初衷，他是想通过某种陌生化的艺术效果来强化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接受能力，最终，提高童话乃至整个儿童文学的品位。应该说这些作品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比如小说手法在童话中较为自如的运用，荒诞与幻想的巧妙结合以及题材领域的开拓等等。但是作品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作者始终没能让读者自如地走进作品，读者常常受阻于作品表层的解读上。

这是冰波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所有实验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然而，冰波的实验到了《蓝鲸的眼睛》，情况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如果说这之前冰波的实验所关注的更多的还是创作主体的如何宣泄，以及这种宣泄对读者审美意识的强化作用的话，那么在《蓝鲸的眼睛》（原载《少年文艺》1988年第8期）中作者所关注的则首先是作品的传递方式，以及如何在作品的这种传递方式中向读者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毫无疑问，《蓝鲸的眼睛》在冰波的所有实验性作品中是最具可读性的一篇，其可读性，甚至不亚于他的《窗下的树皮小屋》。《蓝鲸的眼睛》所以能够取得这种良好的阅读效果，我以为这与作品所采取的我国民间童话的叙述方式大有关系。

在我国民间童话中，常常将具体内容相异的三个或三个以上的事件串连在一起，形成连环结构。比如经受三次考验，得到三次帮助，解决三个难题等等。由于这一连环结构中的事件常常既相同（总体类型上的相同）又不相同（具体形式上的不同），所以作品最终的实际效果，倒并不使人感到单调，反而具有一种特殊的情趣。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民间童话的这种三段式，恰恰吻合了儿童读者的那种喜欢重复的阅读心理。在《蓝鲸的眼睛》中同样有一种潜三段式。比如蓝鲸的三次出现。第一次出现，蓝鲸宁静而又温柔，第二次出现，蓝鲸开始疯狂的复仇，第三次出现，蓝鲸则向人们投以深深的祝福。而围绕着蓝鲸的三次出现，作品又安排了若干次“重复”。比如年轻人两次出海，瞎女孩一次次出现在海边等等。这样，《蓝鲸的眼睛》的这种叙述方式便与儿童读者喜爱重复的阅读习惯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但是如果作品仅仅停留在表层的可读性，仅仅满足于采用一些民间童话的表现手法，那就远远不够了。《蓝鲸的眼睛》之所以受到小读者的欢迎（《蓝鲸的眼睛》曾获1988年度《少年文艺》“好作品”奖——这个奖的获得与否全由小读者投票的多寡而定），之所以获得“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我想其原因除去表层的可读性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作品的思想内涵，在于作品强烈的现代意识。

在民间童话中，“扬善”是一个基本的母题。《蓝鲸的眼睛》也涉及到了“扬善”，但与民间童话相比，《蓝鲸的眼睛》则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首先，在思维方式上，《蓝鲸的眼睛》中，“善”不是作为一个程式化了的概念而出现的。“善”在这里是一种象征力量。它并不只归属于某一人物的某一行为。人们可以用各种方式从各种角度去获得善。单一的指向在这里没有意义。比如年轻人可以自杀获得善，瞎女孩可以盼望蓝鲸复还眼睛获得善，而蓝鲸则可以最后的离去获得善。其次，在价值判断上，作品并不机械地让好人在追求美的过程中出现一个（或一些）坏人予以反对，俾使作品达到善与恶的两极对垒。在《蓝鲸的眼睛》中，我们无法确认谁是“坏人”。年轻人不是“坏人”，虽然他曾用钩矛扎了蓝鲸的一只眼睛，但他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瞎女孩那双“美丽而迷茫的眼睛”，更何况当他得知由于自己的举动使得大海失去了平静，他便果敢地用匕首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爷爷不是“坏人”，不错，他曾召集渔民准备杀死蓝鲸，但是他不这样做，渔民们就不能出海捕鱼，整个渔村就得不到安宁。蓝鲸当然也不是“坏人”，作为一种本能，它失去了一只眼睛，当然会疯狂地报复，然而，当它得知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可爱的瞎女孩，而瞎女孩又急切地盼望着蓝鲸复还眼睛时，它的心灵震颤了，毅然决定把自己的眼睛留给了瞎女孩。它缓缓地离去了。“女孩高高托着的蓝眼睛，骤然亮了起来。纯净的蓝光，照亮了大海，照亮了渔村，照亮了这个世界……”是的，一切误会都消除了，一切干戈都化为了玉帛。善的主旨在人们相互的帮助，相互的奉献中得以凸现，得以升华。这里，作者不想否定什么，却分明又肯定了爷爷、年轻人、瞎女孩、蓝鲸的追求。可以说没有现代意识的朗照，《蓝鲸的眼睛》至多不过是一篇具有可读性的作品。而仅仅具有可读性的作品是永远不可能真正拨动读者心弦的。

《蓝鲸的眼睛》的成功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以下两点启示。

一、实验的途径很多，实验并非一定要以牺牲作品的可读性为代价。陌生化阅读效果的命运究竟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践，现在就对它下结论为时尚早；从我国传统的民间文学中汲取养料找出一

条符合当代儿童读者审美需求的新途径，应该说是大有可为的。当然这不是惟一的途径。

二、民族特色是形式与内涵的完美统一。民族特色并不只是表现手法的借鉴。就创作童话言，如果没有现代意识贯穿其间，作品是没有前途的；这一点对于那些仅仅满足于一二民间文学表现手法的借鉴，而不去考虑作品的时代感的作者来说，同样具有现实意义。